

少年讀物叢刊之一

蘇蘇的做

童話

小癩痢



譯報圖書部發行

RW 674/13



241994

859.4
44041

C9.1

序

序

讀完了蘇蘇兄的小癩痢，使我想起了莊子的兩句話：「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我是跟着這一篇童話，把自己的心境，帶到孩子時代去了。我也彷彿變成小癩痢，拿着手槍去打東洋人，雖然受了彈傷，却還想念着祖國。

小癩痢是從窮苦中生長的；他頑皮而且強硬，他抱着顆富於正義的心；他慧直而且勇敢，好勝，却又不願以機詐取勝；這是中國農村社會中一個典型的孩子，我愛他，比愛我自己的孩子更愛。

在侵略國的日本，我會接觸過不少孩子，我也愛他們頑皮，強硬，慧直，勇敢，好勝；相互之間爭吵起來，誰也不肯對誰讓步。扭着臂膀廝打時，不把對手打落地，是不肯罷休的。這種堅毅奮鬥的精神，我佩服；但可惜缺少了一樣東西：那便是曲直的分辨——正義與公理的愛好。

侵略者教育孩子的方法，根本也不要這；有了是非曲直之辨，有了正義與公理的愛好，那會妨礙他們「皇室中心主義」的做父母的，也情願兒子不要這顆心；幸田露伴和杉榮是毀謗皇室和主張無政府主義被斫了頭的。日本孩子的頑強，已成爲支撐法西斯軍閥的骨脊的西了。

FUDAN

JEZ0000067149K

復旦大學圖書館



我在池袋的路上，看到過日本孩子打小毛狗的精神。狗如其沒有瘋掉，亂咬人，該沒有打牠的權利。可是這背上荷着方書包，短褲學生裝的小英雄，拿着石塊追逐着狗的勇敢，是可驚的。轉灣，打岔，全不放鬆。一塊塊石塊擲過去，打中了，狗伏下地來，嗚呀嗚的哀求着。我們的小英雄，却快樂地走近來，一脚把它踢得遠遠。然後打着哨，洋洋得意的走了。

我實在可憐這孩子殘忍心的長成。

我沒有機會參觀他們學校裏的教育，但我却看到過他們的「角力」。所謂「相撲」。那是在西荻窪，仲夏的一個晚上。在一個空場上，堆着沙，成了個土墩，一對對的赤膊的孩子，跳上墩來，手拊肩的相互角鬥着，彷彿黃牛鬥角似的。進着，退着，相互掙扎着。直等到誰仆倒地，才算結束一幕。指揮他們的，是大人們；評判他們的，也是大人們。大人們要求於孩子的，便是這無目的的無內容的鬥爭。這種鬥爭精神的發展，自然會變成野獸似的瘋狂。

日本法西軍閥對於中國不設防城市的施行濫炸，焚燒，屠殺，——野獸似的瘋狂，就是在這種教育下養成的。不以人的教育施諸孩子，而以獸的教育施諸孩子，人類的悲劇，再也沒有過於此了。獸性教育下的日本孩子呵，我爲你們悲哀。——那一晚上我是抱着這樣的心情，憂鬱地回到自己的宿舍。

我在另一篇文章裏也提起過日本的「孩子」。

「……未進早稻田以前，我住在市外西荻窪。這雖井之頭不遠的小村鎮，大概很少異國人的足跡，於是人們都把我當作動物園裏的珍獸，頗有另眼相看的情形。連一家買冰店的『子供』也常常跟我們來玩了。不知是受的什麼教育，一談總談到東三省的富庶與豐饒。『將來，我們也到那邊去過活。』展開地圖來看時，居然也和日本國土爲同一顏色。這對於我的侮辱，實在無任何侮辱而上之；然而爲了這孩子的家境的困窮，我却又爲他的受愚而憐憫。」

的確，我憐憫他們。他們的靈魂，是完全被軍國民主義教育所壓殺了。但在日常事件上，他們的靈魂，却是無比的美麗，也就是這買冰店的兩個孩子，一個十二歲的男孩，曾在一個月夜，來約我和他的年青的姊姊去踏月，雖然被我惡意的拒絕了，然而這忘却國界的人類的愛，我始終是眷懷着的。

現實的教訓，將比一切「人爲教育」更爲有力吧。我相信：在窮苦中長大的日本孩子，一定也能像我們的小癩痢似的，將奮然起來，摔掉這法西軍閥教給他們的一切「殺人的經典」，爲了自己窮苦的運命，爲了自己要作個「人的存在」，而奮鬥的吧！我們的小癩痢生活在七爺的壓迫下，在這民族革命戰爭的今天，不願接受父親遺一份遺產——將正直的人性逐漸磨光，自己跑上祭架當作犧牲的祭羊，一任別人宰割，吃掉，是這樣的一份遺產，他毫不經意的踢開了，跟在小隊長同志李國華後面，跑上了抗戰的大道，這是如何英勇的一面！在孩子們的奮鬥下，連父親也跟着上來了。兒子的時代，把父親的時代拖着前進了。這

才會歷史發展的必然的法則。

老聃說：「能兒子乎？」的確，我們是該向孩子學習了。純正，潔淨，勇敢，率直，不存一絲一毫的自私自利觀念，這該是每個參加抗戰的同胞所應有的精神吧！我希望中國的孩子們愛讀這冊書，也希望中國的成人們愛讀這冊書，然而，我更希望日本的孩子們能夠讀到這冊書。到了我們孩子成人時，日本的孩子該已打倒自國的法西軍閥，和我們握起手來了吧。

巴 人

目次

序

一	大家都罵小癩痢	一
二	小癩痢打架	五
三	小癩痢看戲	一〇
四	大人們是挺挺奇怪的人	一九
五	一個小宣傳家	二三
六	大家唱歌	二八
七	統一戰線萬歲	四二
八	「媽媽！你不要死！」	五〇

- 九 「來了，消滅他們！」……………五四
- 一〇 小主人……………六二
- 一一 「打死他！打死他！」……………六七
- 一二 活捉七爺……………七六
- 一三 鬼子飛機……………八三
- 一四 「炸彈呀！炸彈呀！」……………八九
- 一五 可惡的炸彈……………九二
- 一六 報仇！報仇！報仇！……………九六
- 一七 「不要哭！哭不是好漢！」……………一〇一
- 一八 歡送士兵同志們上前線殺敵……………一〇六
- 一九 老百姓要武裝起來……………一一六
- 二〇 鬼子殺來了……………一二一

二一	搶鬼子的洋鎗去·····	一一九
二二	小油鷄隊·····	一三四
二一	回家去做小偵探工作·····	一三九
二四	一個哭的鬼子兵·····	一四五
二五	兒童親善大會·····	一五一
二六	小叛兵·····	一六一
二七	八個漢奸殺頭·····	一七〇
二八	重要的文件·····	一八一
二九	夜襲·····	一八三
三〇	一個中國的小英雄·····	二〇五

後記

大家都罵小癩痢

小癩痢赤了膊，一條黑黑的短褲子，只把他的小屁股遮着，兩隻腳上全是污泥。他跳呀奔地，滿臉大汗，奔進屋裏來，沒命地大叫道：

「要打仗了！要打仗了……」

就一跳跳到一隻闊板凳上，捧起一隻紫紅色的瓦茶壺，正要喝他那麼一大口的當兒，却不料他的爸爸從房間裏奔出來，向他吆喝道：

「小癩痢——」

「你做爸爸的也作與罵我小癩痢的麼？這……可是爸爸來勢真是凶得很，一條粗而又黑的胳膊，在小癩痢的面前揮了一揮：

「你這小畜生！你跑到哪裏去了呀？你媽媽在生病，你難道不曉得麼？哼！當心點，看我把你的頭也打破！」

打破我的頭麼？好好你來打破它吧！他媽的這癩痢頭也够叫我受苦了！人人都不叫我的名字，我的名

字是挺挺好聽不過的，叫做，唔……啊呀！怎末，我難道把我的名字也忘掉了麼……這真算我懶懶，誰都叫我：小癩痢！小癩痢！小癩痢！小……却把我的挺挺好聽不過的名字也忘掉了……

唔！不要緊，問一問爸爸吧：

「爸爸……」

「小癩痢！快點倒一杯茶給你媽媽去喝！」

神氣什麼？你不過做了個爸爸呀！好好我小癩痢——啐！我怎麼自己也會叫起自己小癩痢來了呢？這，

……

小癩痢用右手打了下自己的癩痢頭，可是——哦！噴！打痛了自己的癩痢頭啦！哈哈！誰叫你自己叫自

己小癩痢的呢？

小癩痢倒了一杯茶，走進房間。媽媽見小癩痢來了，就啊呀嗚地說：

「小癩痢！你這小鬼！時勢不好，不要在外邊胡鬧呀！」

噢！媽媽在生病呀！生病的人是不作與罵人的呀——小癩痢非常不高興，把茶遞給了媽媽。小癩痢

轉身，就想跑，可是媽媽在背地裏罵他：

「小鬼！給我喝冷茶麼……」

「哦！今天算我小癩癩大觸霉頭，連媽媽也罵我起來了！是的，不要去管他，把我的兩手掩起我的耳朵來，這麼一來，不是什麼都聽不見了嗎？」

小癩癩雙手掩着耳朵，走出房間。在堂屋裏，他看見他的哥哥，高興得非凡，在跟爸爸說話。

「哈哈！哥哥這麼高興，一定有好聽的話，讓我把雙手拿下來，聽一聽吧。」小癩癩把雙手放下，只聽見他的哥哥說：

「爸爸東村李三，西村王六，他們都去的。——這是爲的國家呀！我們不去掘壕溝，等東洋兵打過來，那真不得了啦！東洋兵是挺挺凶狠的，殺人把刺刀往人肚子裏就是那末一戳……」

哥哥說到這裏，裝了一下手勢，小癩癩的小心兒就是卜通地一跳，可是小癩癩的胆子是很大的，小心兒一跳過後，就對他的哥哥說道：

「哥哥！我也要去掘壕溝，好不好？」

「小鬼！你有多少力氣呀！叫你去割點草兒給牛吃，你就要叫苦了……」

「噢！這算什麼？不去就不好了，罵人是作興的麼？好！我小癩癩不跟你們要好，我又要到外面去玩兒了呀！」

小癩癩一走到外面，就往西邊那條小河邊奔去。小河邊，有一條水牛在喝水，牠看見小癩癩來了，就抬

頭起來——Ma-Ha-Ha

嗨！嗨！你也罵起我來了麼？你是我什麼人媽的！打你一頓——小癩癩就立刻拾起一塊小石子，正想向牛扔去的時候，却不料孫老頭兒，這老壞蛋却從車棚裏鑽出頭來吼道：

「小癩癩！你敢扔我的牛？我一定得打碎你的癩癩頭！」

一邊說着，一邊鑽出車棚來了！嘿！那老頭兒真是個老壞蛋，手裏還拿着條打牛的鞭子哩！是的，腳底明白，還是快點逃走吧！

小癩癩就往東邊稻田裏逃去。可是逃到糞坑邊，忽然聽見有人叫他道：

「小癩癩——小五車！小畢三！小赤佬……」

誰叫我——哦！嗨！罵起我來了！他媽媽的！我要打死他！打死他！一定的……

二 小癩痢打架

小癩痢向四面狠狠地瞧了一眼，可是不見人呀！這是什麼道理？難道青天白日見鬼麼——吓我小癩痢就不相信鬼的！真的，鬼你有看見過麼？是什麼樣子的？你說！你說……

小癩痢對着蕘坑正「你說你說」的當兒，忽然響亮的叫聲又傳進到他的耳朵中來了：

「小癩痢！小五車！小畢三……」

噢！原來是你麼？你這小猢猻！你也罵起我來了麼？不是吹牛，我小癩痢什麼人都不怕，難道還會怕你這小猢猻麼？好！你想躲起來麼？你想躲在墳山後邊，這樣，我就不會看見了麼？可是，來不及了！哈哈！小猢猻還是識相點，自己爬出來吧！免得我把你捉住，要你當作烏龜爬，那不是太難爲情了麼？

於是小癩痢就喊起來：

「小猢猻！識相點！爬出來！要不然，我就要剝去你的皮！快點！快點！爬出來！爬……」

小癩痢正在那麼大聲喊叫的當兒，忽然有一塊小石子，飛到他的小癩痢頭上來。

「啊！啣哦呀！——誰，誰扔我的誰……」

小癩痢兩手去捧着他的被拐痛了的小癩痢頭，轉過身子去，想看一看誰拐痛他的頭？可是他的後邊，又有一陣罵聲送過來了：

「小癩痢！小五車！小畢三！小赤老……」

啊！你這小癩痢！你還要罵我嗎？好！我立刻過來抓牢你！你想逃麼？逃不掉的好好！——小癩痢正想去捉小癩痢的時候，可是他摸了一摸頭想：——到底誰拐痛我的小癩痢頭的呢？

小癩痢正在焦慮之中，他的癩痢頭像一個球兒一樣地，轉來又轉去。忽然，有一塊泥塊從天空中掉了下來，不至不偏，恰巧丟在小癩痢的頭頂上！

啊！這一定是小癩痢，這一定是他拐的他媽媽的！我不打死你這隻小癩痢，我就不是小癩痢了！

小癩痢怒氣沖沖的，就向墳山那邊奔去了。可是，後邊，立刻有一種吵啞的聲音追過來：

「小癩痢！小五車！小畢三！小赤佬……」

噢！這不是大毛狗麼？爲什麼大毛狗也罵起我來了？大毛狗不是跟我很要好的麼？唔！他一定是做了「漢奸」了他媽媽的！不要臉……

小癩痢站停了脚步，心裏很氣。向着蕪坑那邊，他怒叫了起來：
「大毛狗！不要臉的！你這私通外國的漢奸！我來打死你！」

可是墳山後邊，又有一塊小泥塊飛過來了，這下子却沒有扔中小癩痢，只扔在小癩痢的面前，小癩痢嚇得跳了一跳，立刻轉過身去，大聲叫道：

「小癩痢！不要逃！有種不要逃……」

一邊叫着，一邊就立刻拔起脚步，向墳山那邊奔去了。可是後面，大毛狗却又罵了起來：

「小癩痢！小五車！小畢三！小赤佬……」

不去管他，把小癩痢捉牢了再講吧。哼！我一定要打死你這隻可惡的小癩痢！

小癩痢一衝就衝到墳山上，小癩痢却料不到小癩痢會奔得那末快，現在一見小癩痢跳在他的面前了，立刻轉過身去想逃，可是脚被那枝柳樹根一絆，就阿撲地摔了一交！小癩痢眼快脚快，立刻跳起身來，撲到小癩痢的身上：

「好！你這壞東西！你想逃麼……」

小癩痢騎在小癩痢的背上，他的小拳頭就向小癩痢的屁股上打去，小癩痢大叫道：

「大毛狗！救命呀！大毛狗……」

「你叫大毛狗麼？我不怕大毛狗來了，我就打大毛狗！」

這時墳山上竄過一條人影兒來，那正是大毛狗，大毛狗叫道：

「小獼猴！不要怕救兵來了！救兵來了！」

大毛狗就一跳跳到小癩癩的背後，大毛狗用力將小癩癩向後拉，小癩癩掙扎着，可是在他屁股下的

小獼猴的背部，猛烈地向上一拱，啊呀！大家看呀！小癩癩就向旁邊跌過去了！

小獼猴真靈活，立刻爬起身來，趕去騎在小癩癩的身上，一邊嘴裏叫着：

「小癩癩！你還要強麼？」

一邊小拳頭像下雨一樣打到小癩癩的屁股上去！

小癩癩只是大罵：

「大毛狗！你私通外國，你是漢奸！兩個打一個，是兒子打爺，是兒子打爺呀！」

大毛狗跳過來，舉起小拳頭，在小癩癩的小屁股上狠命地打了一拳，叫：

「不是爺打兒子呀！」

小癩癩只是「好好好」地，他用盡平生力氣，把背向上一拱，啊哈！小獼猴真沒用，就被小癩癩拱到地上去了！

大毛狗正想逃，可是小癩癩早已跳起身來，一跳就跳到大毛狗的面前，小癩癩就把大毛狗抓着了：

「打死你這個不要臉的漢奸……」

小癩痢的小拳頭正高高地舉起來，想向大毛狗頭上打去的時候，忽然從村子裏，傳來一陣鑼聲：

「噹噹噹噹噹……」

三 小癩痢看戲

「噹噹噹噹噹噹……」

噢！這不是打鑼的聲音麼？！是怎末一回兒的事呀！哈哈！還有銅鼓的聲音哪！

「咚咚咚咚咚咚……」

小癩痢高舉起來的手放下來了！他搔着他的小癩痢頭，向着鑼鼓響着的村子那邊望去。

小癩痢什麼都忘掉了，他對大毛狗說：

「喂！大毛狗，一定是那些先生們又來做戲了！我們去看戲吧！」

大毛狗也忘掉剛才小癩痢要打他的事，只是張着他的小嘴巴，呆呆地向着村子那邊優望着。現在一聽見小癩痢在對他說話，他吃了一驚，可是頓時高興了起來：

「去看戲呀！去看戲呀！」

小獼猴也跳呀蹿地，真像一隻小獼猴，也喊着：「去看戲呀！」就立刻奔向村子裏去了。

小癩痢跟大毛狗也就跟着奔了去。

村子裏的方場上，早已圍着一大堆的人兒了！小癩癩像一隻嚇慌了的貓兒一樣，只是向着人堆中擠去。不一會，他已擠到大家的前面去了！

他看見一個拿着銅鑼的老頭兒，旁邊站着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夥計，哈哈！小癩癩還看見那小夥計的頭上，也有大塊大塊的癩癩疤哩！小癩癩想：

「他媽媽的！天下世界原來還有一個小癩癩麼哈哈……！」

小癩癩正在那麼想呀想的當兒，忽然那個老頭兒說起話來了：

「開了場子，就叫我這姑娘來唱隻小調兒吧！我的姑娘是我去年從蘇州買來的，長的標緻，穿的漂亮，……」

小癩癩向老頭兒胳膊那邊一瞧，啊！真的，還有一個姑娘站着哩！可是——呸！那老頭兒吹牛皮，那姑娘長的一點都不標緻！不相信，你看，她的臉皮是黃黃的，可是，她的眉毛又爲什麼那樣細呢？啊呀！不好看，有點怕人是的，她穿着一件破舊褂子，也好算漂亮麼？不是吹牛，要是叫那老頭兒去瞧瞧我那哥哥的翠姐兒，哼！那才是標緻哩！衣服也穿的挺挺漂亮的……

老頭兒又叫了起來：

「香姑娘……來唱一隻小調兒，讓幫場子的老爺們開開心腔兒……！」

那才對呀！你老頭兒儘吹牛皮，誰要聽你的戲呢？啊哈！那老頭兒拉起胡琴來了。啊！好聽！好聽！嘻嘻！香姑娘唱起來了！啐！她也會唱「毛毛雨」的麼？洋學堂的朱先生不是也會唱的麼？噴！香姑娘真聰明，她也會唱的哩……

「好！一一好……」香姑娘一唱完，大家都叫起來。

小癩癩也跟着大家拍手叫好。

「好好好！一一一一好！」

「小癩癩你爲什麼要叫六個「一」呢……」

「噴！這關你屁的事！我叫一百個「一」字，也不關你的事呀！算你是大了我十歲，你神氣麼？」——小癩癩向蘭生哥白了兩白眼，把小香子吐了出來。「啐！」一聲，又重去看他的戲了。

那老頭兒老是那副傻勁兒，哇啦哇啦地說話。頸脖子上的青筋，像小蚯蚓那麼，一動一動地。唔！是的，說不定他的頸脖子裏就躲藏着一百條小蚯蚓也說不定的呀！——哈哈！那才有趣哩！

「啊！那老頭兒在說什麼？說東洋小鬼麼好……」

老頭兒說：

「……現在咱們大中華民國給東洋小鬼欺侮得可憐；咱們雖然是走江湖的，可是也有一點兒愛國

的心眼兒。除非他奶奶的小舅子，昧了天良在當漢奸。所以我就把親眼看見的事情，編了隻小調兒來唱，叫做「九·一八」……」

「九·一八」「九·一八」是什麼呢？他媽媽的那老頭兒啼裏嘩啦地說了一大堆，倒底說了些什麼話兒呀？我小癩痢只聽懂了什麼「大中華民國」什麼「漢奸」什麼「東洋小鬼」是的，東洋小鬼不是在上海打仗麼？唔是的，他們是壞東西！打他們出去！

可是，這算什麼呢？大家把銅板拋給那個老頭兒啊！大毛狗也丟了一個，他媽媽的我小癩痢難道沒有銅板麼？不要神氣！我也來丟一個銅板你看！

小癩痢想摸一個銅板，可是——他媽媽的我衣裳也沒有穿呀！怎末會有銅板呢？他媽媽的！

大毛狗，不要神氣！你是「漢奸」！對了，那老頭兒也說過的，不要神氣！算你有一個銅板！

可是那老頭兒高興地叫了起來：

「香姑娘呀！瞧老爺先生們够捧你的場子呀！錢不少啦！唱吧！」

老頭兒就拉起胡琴來了。哈哈！香姑娘也唱起來了，是的，是唱得多麼的悲慘呵！

香姑娘又唱了下去：

九月十八又來臨，

不分黨派大家一條心，

先要復國土，

再來講和平，

親善合作不要聽，

抗日救國要齊心！

中國人民四萬萬，

快快起來要趕走東洋兵！

對的我們中國有四萬萬老百姓，小小的東洋會打不過他麼？香姑娘唱得對！唱得真是對呀！

可是，怎末啦？怎末咳起嗽來了？喂！香姑娘！不要咳嗽！唱下去呀！啊！你唱的真是好聽極了。啊！唱下去呀！

他媽媽的那老頭兒怎末又要來唏哩嘩啦了？滾你的蛋！讓香姑娘唱下去吧！可是，哦！怎末會兒的事呀？

那老頭兒爲什麼要拿起一條鞭子來了呢？啊呀！那老頭兒發瘋了！他高高地舉起鞭子來，啊呀！他不是要打

那可憐的香姑娘了麼？

小癩痢的小心兒不覺卜通卜通地跳起來了。他看見那老頭兒的鞭子狠命地向香姑娘的身上撲去，

香姑娘悽慘地叫了起來，老頭兒又大聲怒吼道：

「來呀！來幾個鷓子翻身呀……」

可是香姑娘還是不來個鷓子翻身。於是，那老頭兒又狠狠地打了她一鞭。這時，有一個青年人忽然大叫起來：

「放下你的鞭子！」

那老頭兒可真也是個壞東西，他對那青年人怒叫道：

「請你少管些閒事吧！」

這一下，那個青年人却跳到老頭兒的跟前去了！大家爭呀爭地，忽然，大家打起架來了！可是好！那個青年傢伙本事可真大呀！那老頭兒快要被他打倒了！啊啊！果真打倒了！跌在一隻木箱子上！好好！

「好！打得好！」大家都叫了起來。

可是香姑娘却走到那個青年傢伙的跟前哭一樣地說：

「好先生！請你放了他吧！」

噢！爲什麼要放那可惡的老頭兒呢？香姑娘他不是用鞭子打你的麼……哦！原來你們是爸爸跟女兒麼？可是，爸爸作興拿鞭子很命地打他自己女兒的麼？不作興的那個是壞爸爸！打倒他！

香姑娘哭起來了！啊呀！可憐的香姑娘！她在對那青年人說：她跟她的爸爸兩個兒兩天沒有吃過飯

了！可是，那個老頭兒怎末可以叫她來幾個鴿子翻身呢？是那爸爸真是狠心！那青年傢伙就問香姑娘道：

「是呀！誰叫你們弄！這般田地的呢？」

啊！你們看，可憐的香姑娘，她差不多要哭出來了！她說：

「東洋鬼子呀！可恨的東洋鬼子，奪了我們的家鄉，搶了我們靠着活命的田地，最可恨的，我的媽，也被他們殺死了！」

什麼？香姑娘！你的媽媽給東洋鬼子殺死了麼？啊！那怎末辦？可是不要哭呀！香姑娘！看我小癩癩來替你報仇吧！我明天就到上海去，我去打仗！我去替你報仇！香姑娘！不要哭！不要哭吧！

哦！可憐的香姑娘！你們從東三省逃出來的麼？哦！你跟你爸爸沿途賣唱，就這樣過着活的麼？是的，你說得對，你爸爸以前是很慈愛的，爲着要活命，不得不賣唱；要賣唱，就不得不用鞭子來撻你！啊！可憐的香姑娘！……

可是，那老頭兒這末大的年紀了，他怎末也哭起來了呢？是的，他實在也可憐呵！你們聽，他在叫他的女兒了，是叫得那麼地悲慘：

「香姐兒呀！我的女兒呀！」

咳！可憐，香姑娘！那可惡的老頭兒，也可憐，都是東洋鬼子害他們的！

那青年傢伙可也真強，他把拳頭揮呀揮地。可是，喂！不要揮到你自己的高鼻頭兒上去呀！他學着那老頭兒的樣，也唏哩嘩拉地叫了起來：

「我告訴你們，使你們挨冷受餓，無家可歸的，都是日本帝國主義……」

奇怪，大夥兒都叫起來了：

「不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他媽媽的小獼猴也在大叫特叫麼？瞧我的我小癩痢不是吹牛，叫起來可比你小獼猴要響亮得多哪！小癩痢正想大叫起來的時候，那個青年傢伙，舉起老頭兒那條鞭子，又在希哩嘩拉起來了：

「你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你就應該用這個武器！我們是有我們的武器，那就是空着的兩隻拳頭，也是我們的武器呀！」

可是，那老頭兒只是喪氣地說：

「這有什麼用？他們有飛機大炮呀！」

聽了那話，青年傢伙氣得要發瘋了，他高高地舉起兩個拳頭來，揮着高叫：

「飛機大炮有什麼用？只恐我們大家能齊心起來，這力量比什麼都大呀！」

「對呀……」

大夥兒又都叫起來了！小癩痢瞧了一眼小獼猴，連忙也跟着大夥兒叫了起來：

「……大家聯合起來！齊去打倒我們的大仇人！」

嗨！小獼猴，你聽見我小癩痢喊叫的聲音麼？我的高，還是你的高？

當然是我的高囉！不相信，叫大家都不要喊，讓我們兩個人來喊，看誰喊的高？哼！小獼猴，滾你的蛋去！

小癩痢難道會喊不過你麼？

四 大人們是挺挺奇怪的人

這一天，小癩痢快活極了！可不是，過去，有這末爽快快地看下半天的戲過麼？沒有過！從沒有過！

是的，小癩痢想起來了：在今年新年裏，鎮上來了一個戲班子，爸爸就帶了小癩痢去看戲，可是，天哪！他們做的是什麼鬼把戲呀？只見做戲的穿着紅紅綠綠的很寬大的袍子，臉孔上，有的塗着紅顏色，有的塗着黑顏色，有的塗着青顏色，有的……啊呀！小癩痢也記不清楚了！他們講的話，小癩痢不懂！他們唱的歌，小癩痢不懂！他們做出點什麼道理來，小癩痢也不懂！只見：穿着紅紅綠綠的做戲人，拿着木棍，木槍，唱着，叫着，跳着。有一次，有個黑臉孔的傢伙，拿着根長槍，就向小癩痢的胸前刺過來，小癩痢嚇得連忙喊起「救命」來。爸爸還打了他的小癩痢頭，罵他：「叫什麼？」他媽媽的那傢伙要用槍刺死我，叫我怎末不要喊救命呢？

「啐！我小癩痢從此以後，再也不要看那鬼戲文了！我要看香姑娘跟那老頭兒做的戲！」

小癩痢跳呀蹯地，回到了家中。爸爸不罵他了，媽媽也不罵他，媽媽並且還笑微微地問小癩痢道：

「小癩痢！戲文好看麼？」

「戲文麼？啊！真好看！媽媽！你明天也去看看吧！他們明天還要做哩！媽媽！他們做東洋人壞坯子殺我們

中國老百姓，後來，我們中國老百姓連起黨來，一下子把東洋人壞坯子，唔，唔，唔……是的，媽媽！他們把東洋人壞坯子叫做東洋鬼子的；唔，是的，媽媽，他們把東洋鬼子殺光了！

小癩痢看見媽媽瘦瘦的，黃黃的臉孔，浮上來一個慈愛的笑。啊，媽媽，你再笑那末一笑吧，是的，那種笑，我小癩痢好像在什麼時候看見過似的哩。

小癩痢側倒着頭兒想着……

啊！想着了！

是的，小癩痢六歲的時候，媽媽抱着他，拍着他，哄着他；後來，小癩痢要睡去了，可是，不知怎地，小癩痢却睜開了眼來，那一剎時，他看見——媽媽那慈祥的笑容！

可是以後，小癩痢就再也沒有看見過那樣的笑了！是的，媽媽爲什麼不那麼再笑呢？小癩痢這下子却怎也想不出來了！

可是現在，小癩痢又看見媽媽那麼地笑了起來，小癩痢看着心裏快活，他問：

「媽媽你開心麼？」

「是的，我聽着你講，我開心！」媽媽沒氣力地說着。

「那末，媽媽，我再來講個戲你聽吧！」小癩痢拍拍手，跳着脚叫道。

於是小癩痢又講了起來，小癩痢講那個可惡的爸爸，用鞭子打他親生的女兒。小癩痢越講越氣，他握緊小拳頭來，叫着：

「媽媽！那爸爸真正壞！我不歡喜他！」

「那末唔！小癩痢！你歡喜我麼？」

噉——小癩痢回過頭去瞧了一眼他的爸爸。他的爸爸手裏拿着根桿烟管，坐在一隻長長的小板凳上，一口藍藍的烟兒，正打從他的嘴巴裏噴出來，可是，烟朦朧中，小癩痢看見一個有鬍子的嘴巴，笑了開來。噢！爸爸也對小癩痢笑了！真是奇怪。大人們是挺挺奇怪的人，幾個鐘頭以前，他們都罵小癩痢，可是現在，他們又都笑了起來，聽小癩痢來講戲文了！

「說呀！小癩痢！你歡喜我不？」

爸爸的眼珠子，看去，好像貓兒的眼珠子一樣地可愛。小癩痢立刻撲到爸爸的懷裏去，爸爸也立刻抱緊了小癩痢，小癩痢翻過身來，一把把爸爸的鬍子拉着，他說：

「爸爸！我歡喜你！」

「你歡喜我麼？可是，我也要常常打你的呀！」爸爸的手去撫摸着小癩痢的癩痢頭。

小癩痢從爸爸的胸懷裏跳出來。是的，爸爸也要打小癩痢的。記得有一天，七爺派八官到他家裏來討

債，後來八官去了，爸爸就打起小癩痢來了！是的，打得也很毒哪！

可是，小癩痢，還是歡喜他的爸爸的。——於是，小癩痢又撲到他爸爸的胸懷裏去了。他閉着眼睛，他真是快活。現在，爸爸，媽媽，都歡喜他了！他，當然也歡喜爸爸跟媽媽的。可是，哥哥呢？啊，是的，哥哥呢？小癩痢又從爸爸的胸懷中跳出來，他問媽媽：

「媽媽！哥哥呢？」

媽媽，又在低低地呶呀唔了！於是，爸爸回答道：

「哥哥跟東村李三，西村王六，去替我們中國兵掘壕溝了！」

「真的麼？」小癩痢快活地跳了起來，他說：「爸爸！我也要！我也要去……！」

爸爸的嘴巴正張開來，要說什麼的時候，忽然，門外邊，大毛狗哇啦哇啦地在叫。

「小癩痢快出來！快出來！快出來唱歌呀！」

五 一個小宣傳家

「噢！這不是大毛狗在叫我麼？啊！我去唱歌麼？我不上大毛狗的當了！大毛狗怎末會唱歌呢？大毛狗只會做漢奸是的，我出去，我出去揍他一頓！剛才我不是忘掉揍他了麼？」

小癩痢就拔腳向門外奔去。爸爸在後面喊過來：

「小癩痢！要吃晚飯了！不要去了！」

可是，小癩痢一邊奔，一邊叫着說：

「曉得了！我馬上就來好了！」

小癩痢奔出了門，只看見一個十四五歲的陌生人，右手握着一面旗，左手，却搭在大毛狗的肩膀上，他的眼睛，東瞧瞧，西望望；他的臉孔，笑嘻嘻地。

「噢！那個人是誰呀？我們村上可沒有看見過那個人呀！噯！你瞧，他穿的是外國褲子。嗨！這到底是什麼地方來的人呀？」

小癩痢畏畏縮縮地走過去，那個傢伙却笑開了臉，把搭在大毛狗肩膀上的手兒，拿了下來，向他招招

手道：

「喂！小朋友！我們來唱歌好麼？」

小癩痢點點頭，默默地走了過去。可是，他還是對着那個陌生的傢伙瞧着。

瞧了一會，小癩痢跳了起來，他差一點沒叫了起來。哦！原來那傢伙是個做戲的小夥計呀！可是——小癩痢連忙把頭兒向那傢伙的頭上瞧去。——「喂！怎末會兒的事哪！我剛才看戲的時候，明明看見他頭上有大塊大塊的癩痢疤，可是，現在呢？怎末沒啦？這可奇怪呀……」

小癩痢呆望着那陌生傢伙的頭兒，忽然那傢伙把頭兒一抬，就哇啦啦地叫了起來：

「啊哈！小朋友來得很多啦！」

小癩痢抬頭向四面一望，啊果然不錯，小朋友來得很多了，有十幾個，小獼猴也在內，金妹這小妹子也來了麼？可是，吓！蘭生哥怎末也來了呢？他不怕難為情麼？那麼大的年紀了，軋在我們小孩子的淘伴裏。吓！

可是那陌生的傢伙說話了：

「小朋友！我叫李國華，我今年只有十五歲，我在上海讀書，很是快樂。可是，東洋鬼子真是可惡，無端端地打到上海來，於是，我的學校被他們的大砲轟掉了！我的家住在閘北，我跟我爸爸、媽媽，逃難出來的時候，差一點被東洋飛機扔炸彈下來炸死！小朋友！我很恨東洋鬼子！我要打倒他們！可是，我一個人打得過他們

麼……」

一個人怎末可以打得過他們呢？起碼要十個人，那才可以打退東洋兵哩！——小癩痢就叫了起來：

「一個人打不過的，要十個人就打得過哩！」

「哈哈哈哈哈……」蘭生哥笑了起來，一邊笑，一邊還說：「小癩痢熱昏了！小癩痢的癩痢頭出了毛病了！十個人可以打得過東洋兵了麼？哈哈哈哈哈……」

「你快跟我滾開！你這末大的年紀來這裏幹麼哪？滾開滾開！——小癩痢想罵出口來，可是，那個李什麼的小傢伙却說了起來：

「十個人是打不過他們的！我們要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們都聯合起來，那才好哇！那才能够打得過他們了！而我們中華民國也就能夠得救了！」

「唔對的，對的，別小瞧他呀！他今年只有十五歲，可是他的話却比蘭生哥——真的，蘭生哥是個什麼東西呢？——比蘭生哥說得有道理得多哩！唔好你講下去呀！」

李國華講了下去：

「所以，小朋友們！我年紀雖然小，爲了要救我們的中國，我就跟了大人們，一淘到這裏鄉下來，我希望我們小朋友們大家團結起來，團結起來打倒東洋強盜！」

「團結起來」是什麼意思呢？哦！對了，那傢伙把手兒抱了一抱，那一定是連在一黨的意思了！啊！哈！連在一黨——團結起來！

「小朋友們！做了亡國奴是很苦的！一不趁東洋強盜的心，他們就要把我們老百姓活活殺掉！他們只準我們七家人家合用一把刀！他們路跑得累了，他們就隨便叫我們一個人過去，要你跪下去，讓他們坐在我們的背上！所以，小朋友們！我們願意做亡國奴麼？」

那，那——那怎末可以做亡國奴呢？——大家叫：

「我們不願意做亡國奴！」

「不願意做亡國的，就要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喂！喂！「蝕本帝國豬泥」是什麼哪？——小癩痢不懂！可是，別去管他吧！跟着大夥兒叫呀：

「打倒蝕本帝國豬泥！」

「好！」那小傢伙真是個小英雄，怎末他的話說不完了！他又說了下去：

「小朋友們！今天晚上，你們吃過夜飯，大家到這裏來，我來教你們唱歌，好不好呢？」

「好好！」大夥兒叫了起來。

小癩痢叫得連脚也跳了起來！哈哈！那小傢伙真好！教我們唱歌麼？好！我一吃好夜飯，馬上來就是了！好！

我現在馬上就回家吃夜飯去了！

小癩痢連忙奔回了家去！

六 大家唱歌

小癩痢一吃好夜飯，把碗向桌子上一扔，啊呀！那隻碗滾過去了，可是小癩痢眼快手快，連忙把右手伸過去，把碗捉着了！哈哈！沒有打碎哩！可是爸爸却罵他道：

「小癩痢！做隨便那樁事體，要當心！」

「你怎末又罵起人來了？我不跟你爭吵，我馬上要去唱歌了呀！」

小癩痢就向門外奔去了！爸爸喊他道：

「你不要洗浴了麼？」

「忽什麼，浴吃肉我要的呀！」

真的，洗浴吃肉，我都不我要去唱歌呀！」

小癩痢一奔奔到方場上，啊呀！怎末已經有了很多的人了！小癩痢非常懊惱，他在肚子裏咕哩咕嚕着：都是爸爸不好，不給我早點吃夜飯！對了，媽媽也是壞東西，她爲什麼忽然要生病來了呢？要曉得：東洋強盜打過來，不論大人小人都不可以生病的！真是，啐……

小癩痢看見金妹，問她：

「金妹！歌沒有唱過麼？」

金妹搖了一搖頭，她的兩根小辮子也就晃動了起來。小癩痢笑了起來，說：

「金妹，蹺辮子！」

「打你的嘴巴！你說什麼？」金妹的手舉起來了！

「我說：金妹，小辮子——嘻嘻！」

小癩痢向金妹裝了一個鬼臉，金妹嚇得尖聲地叫了起來。蘭生哥——這鬼東西怎末又來了？喂！你不問問你的年紀的麼？老面皮！可是蘭生哥却笑了起來，對小癩痢說：

「大家看呀！看小癩痢吊金妹的辮子呀！」

啊！蘭生哥真不是人，這算什麼話兒？我小癩痢要吊金妹的辮子麼？不是吹牛，我小癩痢是不像你蘭生哥，看見巧姐兒就笑，呸！不要臉的……

金妹要去打蘭生哥，可是李國華那傢伙來了！他笑着對大家說：

「小朋友們！真是對不起得很！我來得遲了！」

喔！來得遲有什麼要緊呢？只要你今天晚上來就是了！這傢伙真是客氣得很。唔！大概上海人都是這

樣客氣的吧？

小癩痢一看見那傢伙，不知怎地，小心兒總是卜通卜通地跳個不停！那傢伙的臉孔怎末老是笑着的呢？
啊哈！難道他的臉孔生成笑的麼？哈哈！那不是很有趣麼！你看，他又笑了，笑着對大家說：

「喂喂！小朋友們！大家排起隊來！長的排在右邊，短的排在左邊！」

大家就排起隊來了！

真是不要臉！蘭生哥也排起隊來了！這末大的年紀，當然是排在第一個了。小癩痢却排在末脚第三個！他把癩痢頭伸出來，向蘭生哥吐了一吐小紅舌頭！於是，啊啾！吐了一口痰在爛泥地上！

那傢伙，唔！叫李什麼呢？是了，叫李國華，他又說道：

「大家排好現在，大家的手攙起來！」

大家就攙起手來。小癩痢要去攙金妹的手，金妹却不肯，於是小癩痢叫：

「金妹！讓我攙起來！」

大毛狗笑了起來道：

「你們兩個人真要好，排在一淘！」

「大毛狗不準你說話！你是漢奸你……！」

小癩痢沒有說完，李什麼國華的又說了起來。哈哈說話末說話好，為什麼還要拍手呢？

「喂，喂（拍拍）小朋友們（拍拍）不準（拍拍）說話（拍拍拍拍）快點把（拍拍）手攙起來（拍拍拍拍拍）」

金妹沒法，只得把手給小癩痢攙起來。小癩痢把小紅舌頭向金妹一吐，鼻子就縮緊起來，於是「哼」地一聲，就笑了起來。

那傢伙又說了：

「大家攙成一個圓圈子呀！」

啊哈好玩兒哪！洋學堂裏讀書的學生們，也是手攙手兒，攙成個圓圈子的呀！啊哈好玩兒哪！李國華又叫了起來：

「手不要攙了！」

咦，為什麼不要攙手了呢？——小癩痢正在驚疑之間，李國華又說了起來：

「大家排成半個圓圈再坐下來呀！」

咦！一忽兒又要排成半個圓圈，一忽兒又要坐下來，坐下來幹麼呢？

「小朋友們！」那李什麼的站在大夥兒的面前，說了起來：「現在我們來唱歌吧！」

「啊哈！要唱歌，原來要先排隊，再攙手，再搭個圈子，再分成半個圓圈，隨後坐下來。啊！這不是太討厭了麼？可是，那個傢伙又說了：

「現在，我們來唱個『救中國』的歌兒，好麼？」

「好好！大夥兒快樂地叫了起來。」

於是，那傢伙把兩隻手張了開來，用力地一揮，說：

「我唱一遍，你們就跟一遍！」

「好！」

「那末現在唱，聽好——救救救中國——好唱！」

大夥兒就唱了起來：

「救救中國好唱！」

「哈哈哈哈！」李什麼的笑起來了。

「噢！這算什麼呢？你笑什麼呢？——可是李國華却偏偏要笑，他笑着說：

「喂喂！『好』字跟『唱』字，你們爲什麼要唱出來呢？這是我耍你們唱的意思呀！好！現在重來！」

「啊呀！那傢伙不是在發羊癩瘋了麼？看呀！他的兩隻手又張開來了！啊！兩隻手一揮，是不是要打人呀？」

可是他却唱了出來：

「救救中國——好唱！」

「好唱！」

小癩痢不唱，却那末地說了出來，弄得大家又都笑起來。可是那傢伙却搖搖頭說：

「再來再來聽好——救救中國——好唱！」

大夥唱了起來！

「救救中國！」

有人不當地喊出了一個「好」字來，不過馬上就縮住了！

可是那李什麼的，卻沒有聽見，他快樂得兩隻發羊癩瘋的手兒，不住地拍着他的大腿兒——拍拍拍地，於是叫：

「啊呀！啊呀！唱得對！唱得對！好再來唱一遍吧！」

他的兩隻手一張於是一揮，他唱了起來，大夥兒也和着唱了起來：

「救救中國！」

他又把發羊癩瘋的手兒，拍了一記大腿說：

「現在，來唱第二句吧！聽！——齊向前走！齊向前走！——唱！」

「一一向前走！」大夥兒這麼地唱了起來。

「不是一一，是一齊。一齊向前走，就是一淘向前而走的意思！」那傢伙解釋着說。

於是大家跟着他唱，從第一句起：

「救！救！救！中國！一齊向前走！」

「啊！對的！對的！現在來唱第三句吧！」

他的手又向空中一揮，揮了下來。小癩痢連忙把頭兒縮進了他的頭頸。真的，不要被 he 打着了一記呀！

李國華唱了起來：

「努力呀！努力呀！努力呀！努力呀！——」

什麼噲哩呀噲哩呀！啊呀！不會唱的！不會唱的！——可是有幾個人却唱了起來：

「糯米呀！糯米呀！糯米呀！——哈哈哈哈哈！」

唱得大家笑了起來，連李國華也笑了起來，他說：

「不對的！是努力呀！努力呀！不是糯米呀！糯米呀！（哈哈）努力呀！努力呀！就是用足力氣呀！用足力氣！」

呀！小朋友們！救國怎末可以不用足力氣呢？」

救國當然要努力呀努力呀的呀——小癩痢想：爸爸種田不也是要努力呀努力呀的麼？

那傢伙兩隻手向天空中一揮，於是又唱了起來：

「努力呀！努力呀！努力呀！——好唱！」

「努力呀！嚕哩呀！努力呀！糯米呀！努力呀！嚕哩呀……」

「好好好好！」那傢伙跳起腳來了，大叫道：

「只有四個努力呀！大家記牢，只有四個！四個……」

曉得啦！曉得啦！只有四個努力呀！

他唱了一遍，大家又唱了起來。這下子却唱對了！可是還有人唱着「嚕哩呀」「糯米呀」。小癩痢就叫了起來：

「是努力呀！不是糯米呀！糯米在你們的家裏，這裏只有努力呀！」

小癩痢跟着就叫了起來：

「曉得的！曉得的！不要你哇啦哇啦！你神氣，你來教！」

嚕啲！小癩痢常常爲什麼跟我難過呢？好有種立起來，我照樣打你——小癩痢要立起來了，可是李國華却溫和地說：

「好了，大家不要吵了，我們再唱下去吧！」

小癩痢想唱好歌，我一定要換小獼猴一頓！

李國華的兩隻手，又發起羊癩瘋來了！說：

「聽我唱！」

於是唱了起來：

「救國要奮鬥！」

怎末救國要奮鬥的麼？救國又不是垃圾，要奮鬥幹麼呢？唔！對了，李國華！你不是這樣說過！救國要我們老百姓的麼？爲什麼一忽兒救國又要起奮鬥來了呢？

「喂！哈哈！奮鬥是什麼意思呢？」小癩痢忍不住了他裂開小嘴巴問。

「什麼奮鬥？」

李國華那傢伙的眼珠子，向小癩痢突了出來。小癩痢見了一嚇。喂！不要彈眼突睛呀！有話好說的呀！怎末，你還要彈麼？

你是不是要給我打一仗好來吧！我小癩痢的身體雖然不是銅牆鐵壁，可是一定打得過你的呀！

小癩痢正在磨拳擦掌的當兒，李國華的眼珠子却縮了進去，他笑了出來道：

「噢！不是奮鬥呀是奮鬥——鬥——鬥——曉得麼？奮鬥就是努力！努力就是用足力氣！救國是不是要奮鬥的呢？」

救國當然是要奮鬥的呀！救國就是打東洋鬼子！打東洋鬼子可以不奮鬥的麼？可以不努力的麼？可以不用足力氣的麼？

「哈哈！哈哈！」小癩痢笑了起來，自個兒對自個兒說：「今晚真正好，我學會了很多很多古裏古怪的字眼兒了！哈哈！」

「不要笑小癩痢！」金妹向小癩痢白了兩白眼睛。

小癩痢却偏偏要笑：

「哈哈！哈哈！哈哈！」

可是李國華拍拍手叫：

「好啦！好啦！唱起來呀——救國要奮鬥！」

「救國要奮鬥！」

大家還是唱「奮鬥」！可是李國華却不說什麼，他一定以為大家唱了「奮鬥」了！他快樂地拍着手，

叫道：

「對對！『救國要奮鬥』這句要唱兩遍聽得麼？」

「聽得啦！」大夥兒叫了起來。

「那末唱唱看！」

李國華的手又發起羊癩瘋來了！大家看着他揮着手，於是跟他唱了起來：

「救國要奮鬥——救國要奮鬥！」

「啊對對！」

李國華真忙，現在又拍起大腿來了，他說：

「現在再唱下去，下面一句是：救——國——救——國——救——國——救——國——好——唱！」

喂喂！慢點慢點呀！有幾個救國呀！可是大夥兒却性急地唱起來了：

「救國——救——國——救——國……！」

「啊！不對！不對！」李國華拍着大腿大叫道。

不對就不對了！爲什麼要拍大腿兒呢？可是他又唱了起來，大夥兒也跟着唱了起來！可是，還是不對！

好再來唱一遍吧！還是不對！唉！鄉下小孩子真笨！任你才笨！現在不是唱得很對了麼？並且還從第一句唱起

哩！李國華又拍起大腿兒來了，說：

「很對（拍拍拍拍）很對（拍拍拍）……」

現在只有末一句了是：

「要——奮——鬥——」

怎末又要起奮鬥來了麼？噢！對了！要奮鬥！不是奮斗！

「要——奮——鬥——」

李國華又拍起大腿兒來，快樂得老是跳着腳說：

「現在大家從頭來唱一遍吧！」

「好好！」大夥兒高興地叫了起來。

於是從頭唱起，一直到——要奮鬥，不要奮鬥，唱好了，李國華又拍起大腿兒來，叫道：

「啊呀！（拍拍拍）大家（拍拍拍）都（拍）學會了（拍拍拍拍）好！今晚就教你們這一隻歌！明天我再來教你們好麼？好！明朝會明朝會呀！」

喂！明朝會就明朝會好了！你爲什麼要那末性急地走呢？慢點走吧！喂！慢一點兒呀！可是大夥兒却叫了起來：

「明朝會明朝一定要來教我們的呀！」

「好好！一定來教你們的！一定！」

李國華向大家揚了揚手，走了！

蘭生哥說：

「上海來的小孩子，倒底聰明哩！」

小癩痢說：

「你那末大的人了，也不及他！」

可是蘭生哥沒有聽見那話，因為大夥兒走散開去了！

大夥兒各自回家，大夥兒唱着剛才新學會的歌兒：

「救——救——救中國！——齊向前走！努力呀！努力呀！糯米呀！努力呀！救國要奮鬥！——救國要奮鬥！——救

國——救——國——救——國——救——國——要——奮——鬥——嘍……！」

小癩痢也跟着大夥兒唱「救中國」歌，一直唱到了家裏。他一踏進門，忽然想了起來：

「啊呀！我忘掉了！我不是要摸小獼猴一頓麼？」

可是現在來不及了！來不及了！我現在出去，不是還可以捉得住他的麼？他正要回轉身向門外走

的當兒，他的爸爸却叫住了他：

「小獼猴！」

噢！這算什麼？我要去摸小獼猴，你爸爸却喊着：「你幫小獼猴麼？可是爸爸又喊他：

「小獼猴！快給媽媽倒杯茶來！媽媽的肚子又痛了！」

唉！就算小獼猴運道好吧！可是，我明天一定要揍他！

七 統一戰線萬歲

明天了！

小癩痢吃粥的時候，想哈哈！今天我一定要揍小獼猴一頓了！對的，大毛狗也要揍他一頓，因為他是漢奸！蘭生哥我也要揍他！可是，不要臉的他爲什麼要生得比我年紀大，氣力大呢？哦！有了！我會拾起一塊小石頭，偷偷地扔他的頭兒的！噢！噢！還有，還有那個可惡的孫老頭兒！他不是那末凶狠地對我說過這樣的話麼：

「小癩痢！你敢扔我的牛？我一定得打碎你的癩痢頭！」

吓！你這臭老頭兒！總有一天，我要用大石頭來打碎你的禿頭兒的呀！

小癩痢拚命地吃粥，可不是，他的仇敵真多呀！今天這一天，怎麼能夠把那許多仇敵都打倒呢？

唉……

小癩痢把粥吃好了！他把碗筷向桌子上一丟，就提起污黑的小腳來，他又向門外跑去了！可是他的爸爸在後面喚住他：

「小癩痢不要走！媽媽生病，你要倒倒茶呀！」

誰叫媽媽生病的呢？！我不管！我要去揍小獼猴！

小獼猴向門外奔去了！爸爸在後面發怒地喊：

「小獼猴！小鬼打……」

哈哈！你要打我麼？好！你來看看我來跟你比賽跑！看誰跑得快？要是你比我跑得快，你就會捉住我，那末，你不是就可以打我了麼？可是，我會給你追得着的麼？

哈哈！哈哈！

爸爸沒有追出來！小獼猴忽然想起那隻「救中國」的歌兒來了！啊呀！唱一遍吧！不唱要忘掉的呀！小獼猴唱了起來：

救——救——救中國！

一齊向前走！

努力呀！努力呀！……

一一好！好！好！一一好！唱歌大家！小獼猴！是唱歌大家！

小獼猴忙轉過頭去，哈哈！原來是小獼猴跟大毛狗呀！好！我真要找你們呢？那末，來吧！我們來打一仗吧！小獼猴衝向小獼猴跟大毛狗去，嘴巴裏叫：

「有種不要逃！我們來打一仗吧！」

大毛狗要逃，可是小獼猴叫住他道：

「大毛狗！不要逃！」

一邊，小獼猴退了一兩步，把兩腿張了開來，拳頭握緊着，等小癩狗衝過來。

小癩狗一看見小獼猴擺開陣勢，預備打一仗，心裏非常快樂！可不是，小獼猴要是也像大毛狗那樣逃走，事情不是很討厭了麼？

大毛狗見小獼猴準備跟小癩狗打，他也就站停腳步來，可是他又不肯走上前去，恐怕小癩狗先揪着他打。大毛狗想：讓小獼猴跟小癩狗先打起來，等到小癩狗打得吃力了，我再去打——大毛狗就等待着。

小癩狗一衝衝到小獼猴的面前，就立刻站停了下來，喘着氣問：

「你昨晚唱歌的時候，神氣我，是不是？」

「什麼神氣不神氣！要打就來打一仗吧！」小獼猴向小癩狗上下看了看。

小癩狗按捺不住氣，就一撲撲到小獼猴的身上，可是小獼猴眼快手快，連忙向橫裏一躲閃，小癩狗撲不着小獼猴，又因為用力太猛，却一撲撲到了大毛狗的身上。

小癩狗想：也好，把大毛狗先揍吧！大毛狗是漢奸——小癩狗就一把把大毛狗的褲帶揪住了，小癩狗

笑着說道：

「好！你這漢奸！我先來揍你一頓吧！」

小獼痢把大毛狗揪住了他的腳去鈎着大毛狗的腳，要給他一個「開子」吃吃。大毛狗叫了起來：

「小獼獼！快來幫——」

可是「幫」字下面的「忙」字還沒有喊出來，大毛狗却「嘩嚕哇」地叫了出來。原來大毛狗被小獼痢的腳鈎倒地上去了！

小獼痢正要騎到大毛狗的身上去的時候，忽然小獼獼飛也似地奔過來了！小獼痢連忙從大毛狗的身上跳起來，迎着小獼獼打過去，兩個人就立刻扭着在一塊兒了！

大毛狗跌痛了小屁股，只是坐在地上罵小獼痢。小獼痢跟小獼獼打得非常凶猛，兩個人正打得不相上下的時候，忽然有一個熟悉的聲音，衝着他們的耳朵來了：

「喂！喂！不要打！不要打！」

小獼痢跟小獼獼就立刻停了下來，只見李國華那傢伙笑嘻嘻地走來了。他走到他們的跟前說：

「爲什麼要自己人打自己人呢？我們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我們要團結起來，一齊打東洋強盜去！」

可是小獼痢說：

「大毛狗是漢奸，小猢猻就跟東洋強盜一個樣子，所以我要打他們！」

「誰是漢奸？」李國華驚叫起來。

「就是他！」小癩痢指着坐在地上的一大毛狗道：

李國華向大毛狗瞧了一眼，大毛狗嚇得叫起來：

「我不是漢奸，小癩痢強凶霸道，才是東洋強盜，才是漢奸！」

小癩痢一聽見大毛狗那話，立刻心頭上升起一萬丈的怒火來，他捏緊拳頭，又要奔過去打大毛狗了！

李國華忙把小癩痢攔住了。

「喂！小癩痢！做人是不作興吹牛皮的！做人是要老老實實才好呀！你們都不是漢奸壞坯子，你們都是救國的小英雄！我們現在要在統一戰線之下，——哦！是了！統一戰線就是除掉漢奸賣國賊，四萬萬同胞都要聯合在一起，共同抵抗侵略我們的東洋強盜！小朋友！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我們要像親兄弟一樣地團結在一起！小朋友！曉得麼？」

小癩痢搔搔他的癩痢頭，他想：那傢伙年紀不大，可是說出話來倒很有道理呀！可不是，東洋強盜打來了，我們還可以自己人打自己人麼？我們要統一戰——戰什麼呢？哦！哦！是了！我們要統一戰線起來！統一戰線起來！打倒東洋強盜！

小癩痢想呀想地，只是搔着他的小癩痢頭！

小獼猴却摸摸他的小屁股道：

「都是小癩痢要打呀！」

大毛狗也說：

「都是小癩痢，他害我屁股也跌痛了！要是這時候東洋強盜來了，叫我怎末好跟他們努力呀奮鬥呢？都是小癩痢不好！」

可是小癩痢只是白了兩白眼晴，他很想說幾句話，可是說不出來！可不是麼，誰叫他去打小獼猴跟大毛狗的呀！——一想到這裏，小癩痢恨不得跳上天去，鑽進地裏！

小癩痢沒法，只得又去搔他的小癩痢頭了，一會兒，他却又去搔他的小屁股。小癩痢站在李國華的跟前，真好像站在一隻大火爐跟前。他真想逃走，可是，這不會給大毛狗跟小獼猴笑的麼？……

小癩痢正在沒可奈何的時候，忽然有一陣粗大的聲音在叫他了：

「小癩痢小……！」

啊呀！阿彌陀佛呀！這不是爸爸在叫我麼？我就乘此機會點快逃走吧！於是小癩痢就說：

「啊呀！爸爸在叫我了！」

小癩痢就拔脚奔去，一直奔到爸爸的跟前，只見爸爸的臉孔，好像要下雷雨的天空一樣地可怕，爸爸一把把小癩痢的小耳朵拉着，吼了起來：

「小鬼頭！你不要住在家裏了麼？媽媽的茶不好去倒倒的麼？」

就這樣，爸爸拉着小癩痢的小耳朵，吼呀罵地，一直把他拉到了家裏，罵到了家裏，爸爸這才算把他放了下來。可是爸爸轉過身去，就拿起一塊大木柴來，又向着他大聲喝道：

「你，你還要出去瞎鬧麼？」

小癩痢嚇得倒退兩步，兩隻手捧起他的小癩痢頭來，真的，不要給爸爸打碎呀！小癩痢一直退到破柵邊，就站停下來。他胆怯怯地說：

「爸爸！我們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呀！我們要統一戰線起來呀！我們要統一戰線起來打退東洋強盜呀……」

「什麼？什麼？你……」

爸爸呆住了，爸爸不懂得小癩痢的話，什麼是「統一戰線」呢？——爸爸是不懂得的！

爸爸想：

「這小鬼頭在外邊，跟下鄉來做戲的人軋在一淘，倒學着一點文氣了！你看，講話不是講得連我做爸

爸的也不懂起來了麼？
 唉！小癩痢本來是聰明的，要是我有錢，送他到洋學堂裏去讀幾年書，是一定有出息的一定的！可是，我就沒有錢呀！」

唉！爸爸就把大木柴丟掉，聲調兒也變得溫柔起來了。爸爸說：

「小癩痢！媽媽在生病，我又很忙，你要侍候侍候你的媽媽才好呀！唔唔！唔唔！我不是不許你出去，不過，不過……」

爸爸抬起頭來了：

「不過，不過你要常常回到家裏來一下，問問媽媽，要不要喝茶曉得麼？」

小癩痢把捧着他的手放了下來，全身一輕鬆，他肚子裏笑了起來。哈哈！「統一戰線」真
 有道理！我跟爸爸一說「統一戰綫」，爸爸不是把大木柴丟了麼？哈哈！——「統一戰綫」真是有道理呀！

統一戰線萬歲！

小癩痢就往媽媽的房間裏直奔去！

八 「媽媽！你不要死！」

小癩痢一奔奔到媽媽的房裏，就大聲大氣地問媽媽道：

「啊呀！媽媽！你不要喝杯茶呢？」

可是媽媽不理睬他，只是：

「唉呀！哼啊！唉呀！哼啊！」

小癩痢聽了媽媽那種呻吟的聲音，小心兒就像抽緊繃來一樣，有種說不出來的難過。媽媽是多麼可憐呵！媽媽生病，是病得那麼重！

小癩痢眼睛一剎，面孔上就癢癢地，有着兩條小蟲兒在爬似地，他用手到面孔上去一摸，啊呀！原來小癩痢在流眼淚水呀！

小癩痢走到媽媽的牀邊，哭着說：

「媽媽！媽媽！你不要喝一杯茶呢？」

媽媽的頭本來是向着裏牀的，現在聽到小癩痢在叫她，才慢慢地轉了過來。媽媽生病躺在牀上後，小

癩痢就從來沒有仔仔細細地看過媽媽的面孔一次。現在小癩痢淌着眼淚水，向媽媽的面孔一看：啊呀！媽媽的面孔是多瘦呀！你看，顴骨突出着，嘴巴兩邊倒掛下去，好像在發怒。稀白的頭髮，亂蓬蓬地，覆蓋到灰黃的額前。小癩痢看呀看地，不覺得有點兒害怕起來，他連忙倒退了三步。他忽然想着一件事情了：——是今年上半年，六太婆死了，放在板門上，小癩痢因為從來不會看見過死人。人家說：死人是怎樣怎樣的怕人，可是他總不相信，他對人家說：

「死人有什麼可怕呢？他又不會罵人，又不會打人，怕他幹麼呢？」

可是大家總怕死人，金妹就不敢在棺材旁邊玩耍。小癩痢就想：

「大家怕死人，我一定要去看一看死人！」

可是要看死人，總不作與把棺材劈開來看的呀！哈哈有了！現在六太婆放在板門上，爲什麼不去看一看呢？

小癩痢就偷偷地走到六太婆躺着的板門旁，只見六太婆畢挺挺地向天躺着，腳邊有一盞豆油燈，幽幽地點着。而在六太婆的面孔上，却有一張黃紙頭遮着。這些，小癩痢覺得也並不可怕呀！他想：看一看六太婆的臉吧！坐在六太婆腳旁的七孀娘，這時候剛巧有什麼事出去了，小癩痢就一個箭步跳上前去，把遮在六太婆臉上的那張黃紙頭拉了開來，小癩痢把頭衝向前去一看，可是就立刻大叫起來：

「啊呀！我的媽呀……」

就兩腳掙作三步逃了出來，他手裏還拿着那張遮在六太婆臉上的黃紙頭哩！他一直奔回到家裏，面孔嚇得灰白。爸爸問他爲什麼，他這時才發覺手裏的那張黃紙頭，於是連忙丟在地上。可是風「呼呀」地吹來，黃紙頭在地上打轉轉兒，小癩癩好像又看見那個可怕的面孔：露出黃黃的牙齒，彈出圓圓的眼睛；嘴巴兩邊倒掛下去，好像在哭，又好像要吃掉小癩癩似地，顴骨突出着，還有一條小蟲兒在那上面爬呀爬地。小癩癩不敢再看那張在地上打轉轉兒的黃紙頭了！他跳到桌子上去，只是「媽呀！媽呀！」地大叫着。後來，給爸爸打了一頓！再後來晚上，他躺在牀上，全身發起熱來。大家都說：

「小癩癩給六太婆打了一記耳光！」

從此以後，小癩癩就怕起死人來了！

可是今天，他看到媽媽的面孔，很像死人，他嚇得真想往外逃跑的時候，媽媽却開口低聲地叫住他：

「小癩癩！你來！來呀！」

小癩癩哭喪着臉，對着媽媽胆怯地看着，就巴巴的走了過去。媽媽睜開沒有神采的眼睛，眼淚水就跟着淌了出來。媽媽說：

「小癩癩！媽媽死了，你要乖點！媽媽只有你一個親滴血！你要替媽媽爭氣！七爺把我們的日倉去，尔豈

大了，要搶回來！唉……」

媽媽越說越沒有力氣，小癩痢什麼都忘掉了，他的兩隻骯髒的手，就去拉着媽媽的兩隻枯瘦的手，他哭着叫道：

「媽媽！你不要死！你不要死！你死了，爸爸要打我的媽媽！媽媽！你不要死！你不要死！你不要死……」

爸爸聽了小癩痢的哭叫，以為媽媽死了，所以急急地跑進來，把小癩痢拉了開去，對媽媽說：

「小癩痢的娘！小癩痢的娘！你怎末啦？……」

媽媽喘着氣說：

「沒有什麼？我只是對小癩痢說：要替我們爭氣，把七爺搶去我們的田，搶它們回來……」

爸爸這才算放心來，他沉默了好一會，才憤憤地說：

「你也不要去想那些田了！東洋兵也快要殺來了，一殺來，誰的田會都沒有了！」

什麼？東洋兵要殺來了麼？一殺來，誰的田會都沒了麼？啊呀！這是什麼話呀！——小癩痢急得什麼似地，只是對着爸爸望着。沒一會，他忽然向外邊奔了出去。

「對的！去告訴李國華，說東洋快要殺來了！東洋兵一殺來，我們誰的田都會沒有了！啊啊……」

小癩痢往前奔着，可是奔得太快了，在稻場上被石頭絆跌了一大交……

九 「來了，消滅他們！」

啊啲……

可是不要緊！年紀輕輕，跌一交有什麼希奇呢？將來打起東洋強盜來，就是給打中了一彈，我小癩痢是也不會哭的！

小癩痢一骨碌地爬起來，他想奔，可是啊啲！膝蓋跌破了！嚇！你看：血紅紅的，在流出來了！

唉！誰叫我小癩痢要跑得那末快呢？小癩痢皺起眉頭來，自家埋怨自家。可是，東洋強盜要殺來了，哪能可以不跑得快點去告訴大家呢？讓大家來想個方法，好對付東洋強盜呀！

是的，膝蓋薰出一點兒血是不緊要的！忍着痛奔吧！

小癩痢又奔了起來。

奔到剛剛跟大毛狗小獼猴打架的地方，可是，一個人也沒有了！——啊呀！那末是好呀！小癩痢發起急來了！可不是麼？要是東洋強盜殺來了，誰都沒有曉得，不是要吃他們的虧麼？唉！他們都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呀？唔！難道他們也曉得東洋強盜要殺來，都逃走了麼？

小癩痢搔起他的小癩痢頭來，心裏越想越憤恨，他把搔小癩痢頭的手，捏緊起一個小拳頭來，發怒地叫道：

「都是沒種的小蟲兒！聽見東洋強盜來了都逃走了！我小癩痢就不逃！看他們東洋強盜拿我怎末樣要殺我麼？——不怕！——唔！不過，不過，殺起來，殺起來是很痛的吧？唉！可是做人總要有種氣，就是痛，也得要硬！硬！硬！給東洋強盜看，讓他們曉得我小癩痢是個好小子……」

小癩痢正在這末想的當兒，忽然聽見一陣唱歌的聲音，好像從那個謝家的大墳山後面發出來似的。嗨！你聽大毛狗唱得多響呀！啊呀！原來他們都在大墳山後面唱歌麼？唉！我小癩痢爲什麼要呆在這裏儘想着被東洋強盜捉去殺的事情呢？快點奔去告訴他們吧！

小癩痢一奔奔到大墳山的頂上，見大毛狗、小獼猴、李國華都在那邊；金妹也在那邊；真是天曉得，蘭生哥也在那邊呀！他們大家都坐在大墳山腳邊，嘻嘻着嘴巴，好像很快活，在唱着歌哩！

小癩痢從大墳山的頂上一跳就跳了下去，大聲叫道：

「你們還在這裏唱歌麼？東洋強盜快要殺來了！」

坐在地上的人，都立刻跳了起來，金妹嚇得哭了，蘭生哥連聲問道：「真的麼？」大毛狗這小胆鬼這會兒却抖起來啦！他把一件破小衫脫了下來，大叫道：「好！打東洋強盜呀！」小獼猴跳來跳去大叫道：「金妹

老面皮呀！金妹怕東洋強盜呀！金妹嚇得放起連環屁來了呀！」

只有李國華這傢伙，態度很鎮靜，他舉起右手來，叫大家不要吵鬧。大家就立刻靜了下來。李國華就問小癩痢道：

「喂！小癩痢！吹牛皮是不作興的，你從那裏聽來，說是東洋強盜要殺來了呢？」

小癩痢看見李國華像煞有介事地問他，並且還說，吹牛皮是不作興的，這算什麼話呢？難道我小癩痢會吹牛皮的麼？——小癩痢這下子却不怕起李國華來了。他憤憤地說：

「我會吹牛皮的麼？我明明從我爸爸那裏聽來的，我媽媽說：『沒有什麼，我只是對小癩痢說：要替我們爭氣，把七爺搶去我們的田，搶它們回來！』爸爸聽了媽媽那話，就嘩啦啦地說：『你也不要去想那些田了！東洋兵快要殺來啦！一殺來，誰的田會都沒了！』嗚嗚！李國華！你聽見麼？我爸爸不是明明說：『東洋兵快要殺來了！』李國華！我小癩痢會吹牛皮給你聽的麼？那不明明是我爸爸說的話麼？我好心來關照你，你却說我吹牛皮，真是，真是，……」

真是什麼呢？真是「操你媽的」！可是一個好孩子是不罵人的，你看李國華有罵過人麼？——小癩痢就索興不說下去了！

大家都笑了起來，李國華並且還帶着笑說：

「哦！原來如此！那末，東洋強盜還沒有打來呀！」

蘭生哥也把臉兒笑得紅紅地說：

「要麼東洋強盜打到小癩痢的家裏去了！」

「你說的是什麼話呀？不要臉的這末大的年紀了，還要跟小孩子們玩兒，真是，真是什麼呀？真是一樁你媽的！」——這下子小癩痢却發怒了！可是小癩痢這小子却變好起來了。他什麼話都沒有說出來，罵出來，只是看着大家發笑，肚子裏發着恨，可是耐着脾氣。唉！小癩痢覺得很悲哀，什麼人都瞧不起他，連大毛狗也咧開臭嘴巴笑，打他癩不好，因為東洋強盜打來，大家要統一戰線起來！可不是，爸爸也爲了統一戰線，就不打小癩痢了麼？」

可是誰都沒有瞧不起小癩痢，小癩痢說錯了話，難道叫人不要發笑麼？」

李國華見小癩痢兩隻眼睛裏，淚水汪汪，就走前一步，拍拍他的肩膀，溫和地說：

「小癩痢，你真好！你這樣愛我們的中國，你曉得東洋強盜殺來了，急急忙忙奔來告訴我們。不過，小癩痢，你却弄錯了！東洋強盜還沒有殺過來。可是，總有一天的，東洋強盜要殺來的，因為，我們這裏離開上海很近，假使萬一上海守不住，東洋強盜不是會殺過來的麼？」李國華說到這裏，轉過身子就對大家說：「小朋友們！東洋強盜假如真的殺來了，我們怎樣呢？」

李國華向大家看着，大家不響。小癩痢看看李國華，又看看大家，他有點胆小，他不敢再說話了，恐怕一說出來，大家又要笑他。

李國華像要打架那末地，把右手握起個小拳頭來，向空中揮了一揮，大聲問道：

「我們怎樣呢？」

一看見李國華那副有勁兒的樣子，小癩痢全身起了一陣顫慄，他全身的血液，像都向他的小癩痢頭上湧去。他再也顧不到說錯話，說錯就說錯好了，可是，我說還是要說的呀！你們要是笑的話，那末，就讓你們去笑吧！——小癩痢滿臉血紅，也學着李國華的樣子，右手握起個小拳頭來，向空中用力地揮了一揮，於是大聲地叫道：

「我們要打東洋強盜！」

大毛狗把他脫下來的破小衫，本來是拿着在臂彎裏的，一聽見小癩痢那末大聲地喊了一聲，就連忙把破小衫向地上一擲，也叫道：

「對！……」

小獼猴跳了起來，也叫道：

「打！……」

可是蘭生哥這不要臉的大人兒却笑了起來道：

「哈哈哈哈哈！小癩痢！你有多少力氣呢？你一個小鬼頭也可以打東洋強盜！小人不行的！瞧我的你瞧！」

蘭生哥把右胳膊兒伸出來，嘿！那末粗，那末黑，上面還有點兒黑毛毛，他用勁把拳頭兒一捏緊，啊呀！那手臂上就有一塊塊的筋肉突出來了！蘭生哥驕傲地說：

「小癩痢！你來，打我！拳，包你的拳頭要發痛！」

小癩痢不去打，他只恨恨地對蘭生哥瞧着。他偷偷地把自己的手臂一看，唉！像細柴一根！小癩痢不覺得有點難過起來了！

可是李國華說起話來了：

「蘭生哥！你的話說得不對的……！」

哈哈！蘭生哥！你有一天會說錯話兒的麼？小癩痢的臉上頓時笑了開來，他什麼都忘記了，惟過也不難過了，只是看着蘭生哥收回他那條粗黑的手臂兒，瞧着兩隻眼睛向着李國華。大毛狗和小獼猴也很高興。只有金妹，一直站着，呆呆地聽着大家說話。

李國華又說了下去：

「蘭生哥！你不要看輕我們小孩子吧，我們的小手兒雖然沒有你的粗，可是我們十條小而瘦的小手兒聯合起來，却要比你的粗了……」

「哈哈哈哈哈！說得對呀！」大毛狗笑了起來。

蘭生哥的臉兒却紅起來了，小癩痢更加高興。嗨！你怕難為情麼？哈哈哈哈哈！小癩痢也笑出來了，小癩痢呢？他跳了兩跳，說：

「不要看輕我們小鬼頭呀！」

蘭生哥只是紅着臉兒，他們說的話，全裝着沒聽見。李國華又說了：

「不管大人也罷，小人也罷，總之一句話：打東洋強盜是要大家聯合起來打的！這樣力量才會大呀！至於說我們小孩子沒有用吧，那是大大的不對！東洋裏有個大官兒，他就說過這樣的話：『我們怕中國，因為中國有五千多萬的小孩子，他們都要打倒我們東洋。』蘭生哥、東洋大官兒也怕我們中國的小孩子哩！爲什麼呢？因為我們中國有五千多萬小孩子，都抱定決定，要打倒東洋的緣故！」

小癩痢一聽到這話，精神更加興奮起來了。大毛狗把右手在胸前拍了拍，蹶起一隻大姆指來，小癩痢霍地一跳，拉着金妹大叫：

「打呀！打呀！」

金妹被拉得差一點兒跌交，大叫道：

「小獼猴！小赤佬！」

蘭生哥這下子更沒話說了！小獼猴這時覺得誰都沒有瞧不起他。大毛狗、小獼猴，不是站在小獼猴一邊，幫着小獼猴笑蘭生哥麼？小獼猴於是就走到大毛狗跟小獼猴那一面去了！

李國華又說：

「大人們要跟小人們聯合起來，要是東洋強盜殺過來，我們就起來抵抗他們，消滅他們！」

「好啊！他們要是來了，我們就消滅他們！」

可是消滅是什麼意思呢？小獼猴跟大家一起跳着喊着，忽然想了起來。可是，不管他跟大家喊叫吧！於是他又跟着大家跳着喊着：

「來了，消滅他們！」

一〇 小主人

他媽媽的誰怕了東洋鬼子，誰就不是好漢！我們中國有五千多萬小孩子，哪個說不要打東洋鬼子呢？——都要打的都要打的！

可不是麼？那個可憐的香姑娘，她的媽媽被東洋鬼子殺死了，只得跟着她的爸爸，東漂西蕩，玩把戲吃飯，還要給爸爸用鞭子毒打哩！

唉！可惡的爸爸！放下你的鞭子！把那條鞭子去打東洋鬼子吧！

小癩痢，越想越有勁兒，他的小癩痢頭上，一陣一陣地冒出汗兒來。哈哈！我們小孩子，想不到有那末大的力量麼？大得連東洋鬼官兒也害怕起來了麼？哈哈！

小癩痢捏緊着那個瘦瘦的拳頭，揮了一揮，正要想痛痛快快地喊一聲：「來了，消滅他們！」的時候，却不料李國華那傢伙又說了：

「所以小朋友們！我們不要看輕我們自己，我們是中國的小主人呀！」

喂喂！李國華，你既然也是中國人，那末爲什麼你說的話，我小癩痢老是聽不懂呢？唉唉！這是什麼緣故呀？

小癩痢搔搔他的小癩痢頭，想問一個明白，可是他立刻又想到剛才大家笑他的事來——可不是麼？要是問錯了話兒，不是又要給人笑了麼？

唉！還是不要去問吧！

可是，不問個明白，不懂呀！「小豬人」這是什麼意思呢？難道我們小孩子都是小豬獾麼？不對的呀！小豬獾會救國的麼？小豬獾只知道吃飽了東西睡覺，睡醒了覺，就「嗚哇嗚哇」地又要吃東西了！唉唉！我猜得不對的！一定是不對的呀！

那怎末辦呢？

問一問吧！

可是問錯了，不是要給人笑的麼？

笑就讓人家去笑吧！可是我總懂了「小豬人」的意思了。唉！這真是要命，我爲什麼要生在鄉下呢？要是生在上海，不是可以跟李國華一樣聰明了麼？唉唉！我笨得來真像一隻小豬獾呀！

小癩痢又搔了搔他的小癩痢頭，於是結里巴里地問李國華道：

「啊呀！小獼猴吃癩啦！哈哈！一個人是不作與專門取笑別人的呀！」

現在，李國華問大毛狗了，大毛狗這小壞蛋也羞紅着臉說：「不曉得！」金妹恐怕李國華要問到她，她別轉屁股要逃走，可是李國華却没有去問她，他只是說：

「小朋友們！小癩痢很好，有什麼不懂的地方，他就問出來！你們都要學他的樣才好哩！不作與笑人家的，曉得麼？」

金妹沒有逃走，蘭生哥的臉孔也羞紅了，可是他却裝着用兩隻手揩汗。李國華規規矩矩地又說了下去：

「小主人就是小東家，懂麼？」

什麼？小東家？我們是中國的小東家麼？哈哈！中國是我們的麼？可是，啊呀！可惡的東洋鬼子呀！他們要滅亡我們的中國，這怎末可以呢？一定要打倒他們！不要消滅他們！」

李國華又說：

「小朋友們！我們既是中國的小主人，哦哦！是的，是中國的小東家，那末，我們應該要多麼愛護我們的中國呵！我們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是的一定要打倒蝕本帝國豬泥！可是，一蝕本帝國豬泥！是什麼呢？小癩痢正又要想問個明白的時

候，忽然村子裏傳來一陣一陣嘩啦啦嘩啦啦的人聲音。
是的人們爲什麼要那末嘩啦啦嘩啦啦呀？……

一一 『打死他！打死他！』

啊呀！那是多麼可怕的聲音呀！人們都像發瘋了，發瘋一樣地罵着：

「打……呵……呵……打……」

打打什麼呀？莫不是東洋鬼子真地打來了麼？可是，不怕來了，消滅他們！

金妹嚇得又想哭了，她真是個沒用的人呀！喂喂！金妹！不要哭！哭不是好漢呀！要是東洋鬼子真的來了，那末，挺起你的胸膛來，打他們個屁滾尿流！

這時，大毛狗走到小癩痢的背後，拍了一拍他的屁股道：

「小癩痢！東洋鬼子來了，我們衝過去好麼？」

小癩痢正要想走到金妹的跟前，去括括她的老面皮，現在一聽到大毛狗的話，真是高興得非凡。他轉過頭去對小獼猴道：

「小獼猴！你有種？有種的跟我去，去打東洋鬼子呀！」

「什麼？你以為我怕東洋鬼子麼？去去打……」

小獼猴還沒有說完話，就一跳，奔着去了！

他媽媽的！你先奔着去了麼？慢點！是我小癩痢叫你去的好呀！你應該跟在我的後面才對呀！可是，啊呀！大毛狗，也跟着去了！難道叫我奔在他們的後面麼？不對的！打東洋鬼子去，應該讓我奔在大家的前面的！

小癩痢就飛開他的小瘦腿，追着小獼猴跟大毛狗去了！

後面，金妹，蘭生哥，和李國華，也跟着向村子裏奔去了。

大家一奔奔到村子裏，只見一大堆的人兒，大家你推着我，我推着你地，擠來擠去，大家凶暴地大叫道：

「打死他！打死他！」

有的人還拿着鋤頭扁担，叫得更加可怕了：

「大家不要擠！讓我一扁担來打死他呀！」

可是人還是你推我，我推你地，擠來擠去。

小癩痢站停下來，弄得莫明其妙。他去問問七叔叔：「打的是什麼人哪？」可是七叔叔不回答他，只是大叫着：

「打死他！打死他！」

小癩痢非常發怒，狠狠地打了一拳七叔叔，可是七叔叔還是大叫着：

「打死他！打死他！」

唉！你們發瘋一樣地叫什麼呀？你們倒底是要打死什麼人呀？

小癩痢往人堆裏儘擠着，他想去看看個究竟。可是小癩痢却怎么也擠不進去。他實在發起怒來了，他媽媽的你們爲什麼不讓我小癩痢擠進去呀？於是他大聲怒叫道：

「讓開點呀！讓開點呀……」

還沒有叫出第三句，他的小癩痢頭上拍地一聲，被人打了一記。小癩痢抬起頭來，想罵一句：「你媽媽的！」可是，啊呀！幸虧沒有罵出來呀！是爸爸呀！唉！爸爸的面孔爲什麼漲得那麼紅呢？哨他的大手掌又要打上來了麼？喂！慢一點，統一戰線呀……

「拍！」

爸爸不管統一戰線了麼？爸爸又把小癩痢打了一記，並且還罵他道：

「小鬼！不給我快點回家去麼？你會給人打得粉碎的！快快回家去！」

不！我不回家去！可是，哨你第三記又要打上來了麼？好！你不講統一戰線麼？我倒我等給你講道理。

小癩痢從人堆裏溜了出來，回過頭去，只見爸爸高高舉起他的粗黑胳膊兒，也在發瘋一樣地叫：

「打死他！打死他！」

他媽媽的你們倒底打死什麼人哪？你們爲什麼不讓我擠進去看一看呢？

小癩痢正在怨恨的時候，只見從村南奔過五六個人來，小癩痢定睛一瞧，啊哈！李國華也在裏面哩。他們一邊奔着，一邊揮着手大叫道：

「不要打！不要打死他呀！」

唉！不要打，不要打誰呢？

人們聽見那喊叫聲，大家就把頭兒向村南望去。不一會，那五六個人飛奔過來了，還是那末地大叫着：「不要打！不要打死他呀！」

立刻那五六個人飛奔到大家的跟前了，大家立刻都停止了擠軋，停止了叫嚷。那五六個人中間的爲頭的一個，喘着氣對大家高聲說道：

「各位愛國的同胞們！我聽見你們捉到了一個漢奸，他在一家人家的井裏放毒藥，被你們捉到了，你們想打死他，這很好。不過，這裏我要向各位愛國的同胞們有一個提議，那就是先審一審他，然後再處死他！……」

小癩痢向那個說話的人一看，啊呀！那個人不是香姑娘的爸爸麼？你看，他的手裏還拿着那根打香姑娘的鞭子哩！

「放下你的鞭子！」小癩痢叫了起來。

可是誰都沒有去聽他的喊叫。這時人羣中有人叫了起來：

「不要審不審了！打死他算了！他是放毒藥的漢奸呀！」

哦！原來是打死放毒藥的漢奸麼？是的，剛才香姑娘的爸爸說點什麼話呀？唉！小癩痢只留心了他的手裏的那根鞭子，却忘記了聽他的話了。

可是香姑娘的爸爸又說了，他右手裏的鞭子向天空中一揮說：

「不，先審一審好，因為他一定還有同黨，我們如果把他先打死了，不是他的同黨我們就不曉得什麼？」

人們都沉默了，大家只是呆呆地望着香姑娘的爸爸。不一會，就有一個拿着一把鋤頭的人叫了起來：「對的對的！你先生的話說得對的！我們一定要他招出同黨來！他媽媽的他要是不招出來，我就一鋤頭來鋤死他媽的！」

接着，就有許多人都叫了起來：

「好好先審他先……！」

有人又叫了起來：

「那末誰審呢？」

有人就叫道：

「請剛才說話的那位先生來審他！」

「好……呵……」

小癩痢也跟着叫了起來：

「好……呵……」

於是，小癩痢看見一個身材不高的，上身赤着膊，下身穿着一條藍布短褲子，他的年紀只有三十歲左右，他的頭因為在泥地上滾着，所以頭髮變得污灰灰了。他的背上滿是一條一條的扁担痕印。小癩痢覺高叫了起來：

「打死他！打死他！」

可是，爸爸的面孔又在他的眼前搖動了！他連忙向李國華那邊逃了過去。他看見那個漢奸的臉孔上全是鮮紅紅的血，他的兩隻手被人反綁着，他哭着向香姑娘的爸爸的面前跪了下去，大叫道：

「青天大老爺呀！饒命呀！」

香姑娘的爸爸就厲聲地問他道：

「你老老實實說話，我們就饒你的命！你要是不老實說話，那末我們就要立刻打死你！」
「啊啊！青天大老爺呀！我一定說老實話！」

「那末說，」香姑娘的爸爸又大聲說道：「誰叫你來放毒藥的？」

「這，這……」那漢奸哭着，說不下去了。

「快點說！說老實話！饒你的命！」香姑娘的爸爸又逼了一句。

「是，是，是七爺，七爺叫我來放的……」

那漢奸的話還沒有說完，人羣立刻騷動起來了，大家就紛紛地罵道：

「真的是七爺麼？」

「他是幫七爺種田的呀！」

「他媽的七爺是漢奸呀！」

「打死七爺！」

「……………」

香姑娘的爸爸把鞭子向空中揮了一揮，對大家大聲吼叫道：

「大家不要吵呀……」

大家果真靜下去了，於是香姑娘的爸爸又問那個漢奸道：

「你曉得放毒藥是犯法的事麼？」

那漢奸又哭着說：

「青天大老爺呀！我沒法呀！我欠了七爺一百塊錢，他說：你不去放毒藥，我就要把你捉到衙門裏去重辦！青天大老爺呀！你想想：我家裏有老，有小，我如果吃了官司，他們不是要活活地餓死了麼？」

小癩痢到這時才認出那漢奸，就是南村的麵粉八。唉！麵粉八呀！你爲什麼要做漢奸呢？七爺叫你做漢奸，你就做漢奸了，那末七爺叫你吃尿，你就去吃尿麼？

可是這時大人們又都吵了起來：

「打死七爺……」

「活捉七爺……」

「……」

香姑娘的爸爸又向大家吼叫起來：

「現在既然招出七爺來，那末，我們去捉七爺來！」

「好……捉七爺來……捉……」

鐵黑的鋤頭都舉起來了，黃黃的扁担也在天空中舞動。七叔叔把那漢奸押着，大家跟着香姑娘的爸爸，浩浩蕩蕩地奔向七爺的家裏去了！

一二 活捉七爺

鐵黑的鋤頭，和黃黃的扁担，在天空中舞動着。人們發怒的喊叫聲，把田野也震動了！

「打……打……呵……呵……打……」

小癩癩擠在暴怒了的大人們中間，揮着小拳頭，也跟着暴怒了的大人們，瘋狂地喊叫着：

「呵……呵……呵……呵……呵……」

哈哈！七爺這老烏龜是個挺挺不好的人，可是現在要去活捉他了！哼捉着他，要把他活活地打死打死！

不要臉的七爺平時神氣活現，原來是個漢奸呀！裏通外國，跟東洋鬼子連黨在一起，放毒藥，要毒死我們全村的人麼？老黑心打死他，不要饒他！

是的，可憐的媽媽，喲！她不是對我小癩癩說過麼：「小癩癩！媽媽死了，你要乖點！媽媽只有你一個親滴血！你要替媽媽爭氣！七爺把我們的田搶去，你長大了，要搶回來！」啊！媽媽！七爺搶去我們的田麼？不要緊！現在，我們要去活捉七爺了！活捉來把他打死呀！

小獼痢想到這裏，非常高興。他舉起小拳頭來，正要大聲喊叫起來的時候，忽然大毛狗奔到他的跟前來，拍着小手兒歡笑道：

「喂喂！小獼痢！去活捉七爺了！」

這時，小獼痢不知從什麼地方也躡了出來，一躡躡到小獼痢跟大毛狗的跟前，也大聲叫道：

「去活捉七爺了！」

小獼痢跟大毛狗拍手跳脚地也歡叫了起來：

「去活捉七爺了！」

小獼猴握緊拳頭，憤怒地叫道：

「他媽媽的七爺！這老烏龜打過我的爸爸，因為我爸爸欠了他的臭銅錢，付不出利息，嗨！也有今天。」

這一天麼？我們要去打七爺了！」

大毛狗也憤怒地叫着：

「七爺幾次三番要討我的姐姐去做老婆，我媽媽不肯，說七爺會把我姐姐賣掉的，可是因為我們也欠了他的錢，他逼得我們沒法。後來，爸爸只得把姐姐給了七爺。到現在已經有半年多了，我沒有看見過姐姐一面。現在，我一定要去救出我的姐姐來！」

小癩痢只是發瘋一樣地叫道：

「他搶去我們的田，我要去奪回來……」

忽然，大人們更加暴怒地叫了起來：

「打……呵……呵……打……」

小癩痢覺得全身的汗毛管兒都豎起來了。他只看見小獼猴跟大毛狗，沒命地跟着大人們一起喊叫着。小癩痢於是也喊叫了起來。

原來七爺的家宅到了。

只見香姑娘的爸爸站在七爺家宅前面的階石上，向暴怒了的大人們嘶聲地喊叫道：

「各位同胞們！請大家平一平氣，我們……」

香姑娘的爸爸還沒有說完話，暴怒了的大人們，發出像天崩地翻一樣的聲音道：

「打……呵……呵……打……呵……」

一邊喊着，一邊就從七爺的大門中衝了進去。

小癩痢站在後面，只見七爺屋子的大門，好像一隻大嘴巴，把那些暴怒了的大人們，很快地一批一批地吞進去了！接着，就聽到乒乒乓乓的聲音，七爺的屋子在被搗毀了！

小癩痢要想叫大毛狗小獼猴一齊奔到七爺的屋子裏去。可是一回頭，都沒有了。小癩痢非常氣憤，就自己往七爺的屋子裏奔去了。

可是奇怪得很，七爺屋子的大門，又把暴怒了的大人們很快地傾吐出來。小癩痢聽見大人們喊道：

「逃走了！逃走了！」

「這老烏龜逃走了！」

什麼？七爺逃走了麼？不能的！不能讓他逃走的！我小癩痢要打他呀打……

香姑娘的爸爸又站到階石上去了，揮着打香姑娘的鞭子，向圍在階石四邊暴怒的大人們喊道：

「各位同胞們！現在這個大漢奸逃走了，我們應該怎末辦？」

嘩啦啦地，鐵黑的鋤頭，和黃黃的扁担，在天空中憤怒地舞動着。暴怒了的大人們，大家都在喊着叫着，

什麼話兒也都聽不清楚。

忽然有一個很高很高的聲音叫了出來：

「打死那個放毒藥的麵粉八！」

「打呀……打死他……呀……」

暴怒了的人們頓時又騷動起來了！可是香姑娘的爸爸把右手裏的鞭子，儘向天空中揮着，大聲地喊

叫道：

「各位同胞！我主張放了他……」

立刻人羣中像爆雷一樣地吼叫起來：

「什麼放他麼……」

「不打死他麼……」

「……………」

香姑娘的爸爸，把鞭子沒命地向空中揮動着，一邊，踩着脚嘶聲地叫道：

「喂……喂……大家不要吵……喂……喂……大家聽我講……」

大人們總算靜了下來。香姑娘的爸爸滿臉大汗，又大聲叫道：

「各位同胞！剛才我們審問那個小漢奸的時候，他不是說七爺逼着他放毒藥的麼？其實，他也是跟你們一樣，平時受着七爺的壓迫。我們不要把小漢奸打死，如果小漢奸肯覺悟的話，如果小漢奸肯立刻參加我們的救亡運動的話，我們非但不應該把他打死，並且還應該幫助他！各位同胞！像七爺這樣有錢有權的人，要做漢奸假使給我們捉到了，我們是非把他打死不可的……」

大人們都沒有響出一句話來。香姑娘的爸爸又說了下去：

「同胞們！我們從今天起，要時時刻刻防備不要險的漢奸，來破壞我們的後方。英勇的將士們在前方殺賊，我們老百姓就要在後方幫助軍隊，嚴防敵探以及漢奸的活動！今天我們不打死剛才捉到的那個小漢奸，我們就要希望其他受騙的小漢奸們，快快覺悟，共同來參加保衛家鄉的救亡運動……」

「好……好……好……」

鐵黑的鋤頭和黃黃的扁担，又都高高地舉起來了，在空中舞動着。大人們都爆雷一樣地喊叫着。

這時候，只見麵粉八走到香姑娘爸爸的旁邊，向大家連連地拜着，哭着叫道：

「我實在受了七爺的威迫，做出那樣傷盡良心的事來！今天大家既然饒了我的狗命，我一定要跟大

家一淘救國……」

「好……好……好……」

小癩痢也高高地叫了起來。他媽媽的麵粉八爲什麼不早點想明白呢？唉！麵粉八實在是個好人呀！今年端午節，我在石橋畔玩耍，他不是還給我吃過一隻小粽子的麼？是的，挺挺壞的是七爺，搶了我家的田，現在還要做漢奸！吓！打死他！可是，爲什麼給他逃走了呢？唉……

人們都在走散了。小癩痢想到七爺的屋子裏去玩一玩。是的，聽人家說：七爺家裏有電燈的，並且還有會唱戲的，擺在大桌子上的，人家叫他做什麼無錫，錫什麼的呀呀！忘掉了！

小癩痢剛走到大門口，却不料迎面就碰着他的爸爸。啊呀！爸爸面孔上爲什麼有血呀？小癩痢還沒有向爸爸問的時候，爸爸就發怒地向他叫道：

「小鬼！你沒有給人踏碎麼？快跟我滾回家去！再在這里，我就要打死你了！」
你要打死我麼？我是漢奸麼？漢奸才配打死我！小癩痢不是漢奸，是救國的，你既然也是救國的，我們就應該統一戰線起來呀……

可是，啊呀！爸爸打過來了！

小癩痢就立刻向後逃走，一直逃到了家裏。嘴裏結里巴里地說：

「爸爸一點也不講統一戰線呀！」

一三 鬼子飛機

是的，你不要看輕小癩痢呀！小癩痢的頭頂上雖然生滿了癩痢瘡，可是他個聰明的孩子呀！你認為他只會唱「救中國」歌麼？不！他現在會唱「義勇軍進行曲」、「打回老家去」、「救亡進行曲」、「救國軍歌」，還有什麼呢？還有很多很多就是了！

你看，他現在又從家裏出來了。哈哈！天氣已不很熱了，他穿了一身蠟蟻布的短衫褲，可是請你給他數一數看，那短衫褲上有多少個補釘呀！啊呀！一共有十五個補釘哩！屁股上一個要算是挺挺大的了。

現在你看，他一邊走着，一邊在唱着歌兒哩。

他唱的是什麼歌呢？你聽——

工農兵學商

一齊來救亡！

拿起我們的鐵鏈刀槍，

走出工廠田莊課堂。

到前線去吧！

走上民族解放的戰場！

小癩痢唱得正起勁的當兒，忽然天空中發出一陣震動的聲音來：

「嗚嗚……嗚嗚嗚……嗚……」

小癩痢抬頭一看，只見天空中有六七架飛機，灰色的雙翼上，貼着兩張紅膏藥。嗚嗚……嗚嗚嗚……發出凶暴的野獸一樣的聲音。小癩痢握緊他的小拳頭，向天空中揮動着，憤恨地高叫道：

「有種飛到地上來！我操你的媽啦來打倒……」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

忽然從小河那邊傳來一陣的喊叫聲，小癩痢低下頭來一看，原來是大毛狗，小獼猴，還有金妹，他們也對着天空中的鬼子飛機，發瘋一樣地狂叫着。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小癩痢這下子却不叫「打倒蝕本帝國豬泥」了，是的，他變得很聰明了，並且也變得更加的勇敢了。他一邊合着小河那邊大毛狗他們的叫聲，一邊奔了過去。

他媽媽的鬼子飛機向稻田那邊飛去了。喂！你不要逃！不要逃呀！來！有種飛下來！

小癩痢一奔奔到大毛狗他們那邊，他憤憤地對大家說：

「我們去追鬼子飛機，好麼？」

「好去追！」小獼猴直向着天空望着，預備追去了。

「去追牠們！去追牠們！」大毛狗，腳已經跨開了。

「追得着牠們的麼？」金妹雖然那末說着，可是她也預備開步追了。

小癩痢不理會金妹的話，只是叫着：

「追呀！追呀！」

小癩痢就開始向稻田裏奔去了。小獼猴，大毛狗，跟金妹也一齊跟着追去。

鬼子飛機還在天空中盤旋着，並且一點一點地飛低下來了。

「有種飛到地上來！我操你的媽啦來！打倒……！」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東洋烏龜死下來！」

「死下來！」

「……」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憤憤地高叫着。在稻田裏，蘭生哥拿起鐵鋤頭來，向天空中一揮，像老黃牛一樣地叫了起來：

「我鋤死你媽的！」

小癩痢一見是蘭生哥，不知怎的，心裏總是對他有點不高興。——「吓！這末大的年紀了，老跟着我們小孩子們玩兒哩！」

嗚嗚……嗚嗚嗚……嗚……

鬼子飛機還不飛走麼？很好！很好！有種飛到地上來！一定要打倒你們！於是大家又一陣子的亂跳亂嚷：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東洋烏龜死下來！」

蘭生哥這下子却發起狠勁來了，他把鐵鋤頭向天空中一拋，大聲叫道：

「我鋤死你媽的！」

嗚嗚——

格格格格格格……

「啊！媽吶！這是什麼呀？」

小獺痢立刻向稻田裏倒了下去，大毛狗跟金妹只是在稻田裏亂奔亂跑着，小獺痢嚇得什麼似的，雙手把自己的頭兒抱着，團團地在稻田裏轉着。

嗚嗚……嗚嗚嗚……嗚……

鬼子飛機飛走了，沒會兒，只見天空中只有六七粒黑點兒了。再沒會兒，鬼子飛機已經鑽進雲頭裏去不見了！

小獺痢抬起頭來，向天空中一看，見鬼子飛機沒了，就一骨碌地跳了起來。大毛狗跟金妹蹲在稻田裏，呆呆地望着天空。小獺痢跳着叫：

「逃走了！逃走了！」

小獺痢把頭兒向蘭生哥那邊望去，只見蘭生哥還躺在稻田裏。小獺痢「啐」了一聲，大聲叫道：

「挺不要臉的！鬼子飛機開了幾鎗，你就嚇得昏去了麼？」

可是蘭生哥翻了一個身，忽然發出一陣呻吟的聲音來：

「啊！唉！啊！唉……」

小獼猴正想跳過去，可是——

嗚嗚……嗚嗚嗚……嗚……

啊！鬼子飛機又飛來了麼？剛剛不是逃走了麼？
唵！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可是，鬼子飛機真地又飛來了！

你聽，牠們在叫着：

嗚嗚……嗚嗚嗚……嗚……

一四 「炸彈呀！炸彈呀！」

「啊呀！鬼子飛機又飛來了！又飛來了！……」小癩痢大叫着，他立刻又倒到稻田裏去。對的，裝死好了！鬼子飛機一看見你死了，牠就不會開鎗了。

可是，大毛狗跟金妹，又像無錫人團團轉地在稻田裏亂奔亂跑，小獼猴把雙手老捧着頭兒。他媽媽的抱着頭兒有什麼用哪？

嗚嗚！……嗚嗚嗚！……嗚嗚！……

鬼子飛機又在低飛下來了。他媽媽的有種飛到地上來，不要吊在天空中！

唉！大毛狗他們爲什麼還在亂奔亂嚷呢？躺下來呀！只要裝死好了！一裝死，鬼子飛機就不會開鎗了！

嗚嗚！……嗚嗚嗚！……嗚嗚！……

小癩痢什麼都不顧了，抬起頭來，對大毛狗他們大叫道：

「大毛狗！金妹！小獼猴！你們快躺下來裝死呀！快躺下來呀！……」

嗚嗚！……嗚嗚嗚！……嗚嗚！……

小癩痢連忙把他的小癩痢頭向稻田裏鑽去。真的，鎗彈兒不要打在我的癩痢頭上呀！可是，鬼子飛機却又飛高去了。

大毛狗跟金妹已躺在稻田裏了，小獼猴却逃到棺材旁邊去躲起來了。

嗚嗚……嗚嗚嗚……嗚嗚……

媽的鬼子飛機遠去了麼？

小癩痢抬起頭來，偷偷地向天空中瞥了一眼。只見有一架鬼子飛機直着頭兒直飛下來了。啊呀！「嗚嗚嗚」的聲音，現在聽來是更加可怕了呀！直刺進小癩痢的耳朵中去，他全身的汗毛管兒也都嚇得豎起來了！他喊着「媽呀！」就連忙把頭兒又鑽向稻田裏去。

可是，一聲翻天覆地的聲音，立刻接着爆發了出來。

蓬！

格格格格格格

小癩痢的身體好像立刻飛到天空中去了！

啊呀！我的媽呀！

小癩痢的腦袋有點兒糊塗了，只看見近村子那邊冒起一陣黑烟來。不一會，泥土粒塊像下雨一樣地，

尙小癩痢的身上落下來！

啊呀！我的媽！這是怎末會兒的事呀？

可怕的聲音，有哭的，有叫的，都一齊爆發出來了！小癩痢隱隱約約地好像聽見有人這樣叫着：

「炸彈呀！炸彈呀！」

什麼？這是鬼子飛機丟的炸彈麼？啊！媽！呵！可是，不怕！可是——

嗚嗚……嗚嗚嗚……嗚嗚……

啊呀！又有一架鬼子飛機直着頭兒在衝下來了！

嗚嗚嗚嗚……

啊呀！我的媽！

蓬！

格格格格格格！

小癩痢好像又飛到天空中去了！

啊呀！媽！……

小癩痢就什麼也聽不見，什麼也看不見了。

一五 可惡的炸彈

小癩痢好像覺得有人在推着他似地，並且，還有人好像在他的耳朵邊叫着：

「小癩痢！小癩痢！」

唔唔！是誰叫我呀？我小癩痢怎末老是醒不轉來呀？唉！真是太疲勞了！我還要睡一忽兒哩！

「小癩痢！小癩痢！」

爸爸是挺挺壞的人，老是一大清早來喊我的，可是，我告訴你：我還沒有睡醒呀！我還要睡一忽兒哩！

「小癩痢！小癩痢！」

啊！不對！鬼子飛機不是剛才大丟炸彈麼？啊啊！逃呀！快點逃呀！

小癩痢睜開眼睛來，只見李國華，大毛狗，跟小獼猴，還有，胆小的金妹，都站在他的身邊。李國華却蹲着，用手推着他的身體。

「蘭生哥炸傷了！」

李國華插上來說：

「不，蘭生哥被鬼子飛機放下來了的機關鎗打傷的……」

「啊呀！蘭生哥被鬼子飛機放下來了的機關鎗打傷了麼？啊啊！我還當他嚇昏了哩……」小癩痢發急地說着。

可是小癩痢跟大毛狗却又取笑他道：

「哼哼！你才嚇昏了呀！」

小癩痢的臉上，立刻覺得又有一陣子的熱辣辣。唉！我這個人真沒有胆量呀！怎末會嚇得昏過去的呢？現在，不是給小癩痢跟大毛狗，啊啊！是的，還有金妹那小婊子，一同來取笑我了麼？可是，你們呢？哈哈！我肥起來了，大毛狗跟金妹，在稻田裏團團轉，小癩痢老是亂跳亂嚷，後來躲到棺材旁邊去了！忘掉了麼？……

李國華对大家揮着手說：

「好了！好了！大家誰都不要取笑誰！」

小癩痢就默默地向蘭生哥躺着的那邊走去。可是，蘭生哥已經不在那邊了。他驚奇地問道：

「蘭生哥呢？」

「蘭生哥被人扛去了」金妹回答。

李國華告訴他城裏一聽見鄉下被鬼子飛機轟炸，所以立刻就派救護隊來施救。並且還告訴他鬼子飛機丟了兩個炸彈，一個在七爺家的附近，近一個在村子附近的竹林裏。在七爺家附近炸死了十多個人，因為去捉七爺的人還沒有完全散掉。

小癩痢聽了李國華的話，心裏一怔。啊呀！爸爸不是也在那邊的麼？他會不會被鬼子飛機炸死呢？啊呀！
啊呀……

小癩痢正在「啊呀啊呀」的當兒，忽然孫老頭兒向他奔過來，喘着氣大叫道：

「啊呀！小癩痢！你在這裏麼？找得我好苦呀！快點！回家去！不好了！啊！快點！」

什麼不好了？啊！不是爸爸被炸死了？啊！……

小癩痢幾乎要哭起來了。他就立刻飛開兩腿，向家裏奔去了。他的小心裏只是罵着：

「可惡的炸彈呀！」

一六 報仇！報仇！報仇！

小癩痢一奔到家裏，只見百葉窗倒在地上，並且有一個屋角被炸彈震開了一個大洞，滿地都是泥粒，屋子裏凌亂得不堪，好像誰把屋子翻過了一個身子。

「啊呀！家裏怎麼會弄得這樣了呢？」

小癩痢正在這末驚詫的當兒，他的爸爸從房間裏奔出來，一看見小癩痢，就又驚又喜地叫道：

「啊呀！你沒被炸死麼？」

可是爸爸却立刻憤恨地罵他道：

「小鬼！你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已叫孫老頭兒去叫你了！」

小癩痢只見爸爸的臉孔，又灰又黑，頭髮亂得像一堆草柴，老是皺着眉頭，像要哭出來，又像要打人一樣地。小癩痢的小心裏非常害怕，他從來也沒有看見過爸爸那種樣子。

可是，小癩痢的小心裏也快樂了起來。可不是麼？爸爸沒有被炸死呀！要是爸爸被鬼子飛機炸死了，那末我小癩痢怎麼辦呢？媽媽又是病着。唉……

「小癩痢……」

爸爸像打雷一樣地吼了一聲，小癩痢駭了個一大跳。啊呀！你做爸爸的作興嚇唬兒子的麼？要是嚇出了毛病怎末辦呢？

可是爸爸還是像打雷一樣地吼道：

「小癩痢還不到房間裏去嗎？你媽媽快要死了！」

啊！爸爸！你說的是什麼話呀？什麼媽媽，媽媽要，要死，死了麼？不會的！一定是你爸爸吹牛皮呀！媽媽的病雖然厲害，可是已經生了幾個月了！爲什麼過去不死，現在要死呢？唉！一定是你爸爸吹的牛皮呀！

小癩痢雖然那末想着，可是他的兩隻腳，已經一步一步地向媽媽的房間中走去了。

小癩痢一走進房間，黑濛濛的，又是沒聲沒息的。是的，今天爲什麼會變得這末特別了？小癩痢腳底下的泥土地，變得又硬又冷了！唉！這房間也變得空洞洞了！小癩痢覺得有一條冰冷冷的小蟲兒，從他的頸項，沿着背脊，一直爬到他的屁股下去了！

噢！爲什麼媽媽不「唉！噢！啊！」了呢？噢！媽媽一定是睡着了。可是……

啊！小癩痢出聲地哭了出來：

「媽媽媽媽！」

他一直奔到媽媽的牀邊。

天窗外透進一方塊的亮光來，可是媽媽睡在青老布的帳幔裏。帳幔裏，黑濛濛地，隱隱地看出媽媽的孔，瘦得都是骨頭，眼睛可怕地睜得很大，眼珠子一動也不動，嘴巴一張一張地。

小癩痢不相信爸爸的話，是的，媽媽是不會死的！媽媽不是已經生了幾個月的病了麼？

小癩痢伏在媽媽的頭旁邊，輕輕地叫道：

「媽媽要喝杯熱熱的茶麼？」

可是媽媽一聲也不響。

小癩痢向媽媽的面孔看着：只見媽媽的眼睛可怕地睜得很大，眼珠子一動也不動，嘴巴一張一張地。

爸爸不曉得在什麼時候進了屋子，站在小癩痢的背後，悲慘地說道：

「小癩痢娘現在小癩痢來了！你好，好，好閉起眼睛來了……！」

啊呀！爸爸哭了麼？這末大的年紀也哭了麼？

爸爸呀！唔！唔！地又說：

「小癩痢！跪下來！跟媽媽磕三個頭！」

小癩痢不覺得哭了出來。

「啊呀媽！你……」

小癩痢跪在媽媽的牀邊，哭着，磕着響頭。

「媽！……」

小癩痢又站了起來，看看媽媽。

「啊！媽！你，你真的要死麼？不，不要死！我，我不要你死呀！爸爸一點也不講統一戰線！鬼子飛機又要丟炸彈，還要放機關鎗呀！媽！不要死！我不要你死！……」

媽媽的嘴巴一張一張地，小癩痢好像聽見媽媽這末說：

「……痢……報……仇！」

報……仇……是的，媽！報仇！報仇！我要報仇！

小癩痢哭着叫了出來：

「報仇！」

爸爸也傷心地說：

「是的，我們要報仇！我們受的苦太多了！太深了！唉唉唉……」
爸爸這末大的年紀，可是，哭得像個小娃娃，小癩痢也哭了起來。

爸爸說：

「小癩痢！你媽媽被鬼子飛機丟炸彈嚇死的……」

小癩痢哭着大叫道：

「報仇！報仇！報仇！」

媽媽的眼睛閉攏了，嘴巴也不再張開來了！

媽媽是死了！

小癩痢更加哭得悲傷，叫得響亮：

「報仇！報仇！報仇！」

一七 『不要哭！哭不是好漢！』

媽媽早已埋葬了！

爸爸老是皺着眉頭，還不時輕輕地歎一口氣。

小癩痢呢，拖着鼻涕，滿臉都是淚痕，小嘴巴噘了起來，倔強地點了一點頭兒，說：

「我一定要報仇——咳——」

有一天，在吃午飯的時候，爸爸對小癩痢說：

「小癩痢！你到外婆家去住吧！」

小癩痢搖搖頭，說：

「不要！我要跟爸爸在一起。」

爸爸悲苦地望了望小癩痢，於是歎一口氣說：

「唉！小癩痢！你的哥哥聽說已去當兵了……」

啊啊！哥哥去當兵了麼？哥哥不是跟着東村李三，西村王六去掘壕溝的麼？怎末現在去當兵了呢？啊啊！

不是再好也沒有麼？哥哥不是可以揹着鎗，跟東洋鬼子拚命了麼？啊啊啊啊……

小癩痢從木板橋上跳了起來，叫道：

「爸爸！我也要當兵我……」

爸爸的悽苦的臉上，浮出一絲慘笑，他搖搖頭兒說：

「你這末小的年紀呀……」

可是小癩痢說：

「不，我不小，我有十歲了……我要替媽媽去報仇……」

爸爸於是又歎了一口氣說：

「小癩痢！你還是到外婆家去住吧！我想離開這裏，我要到……」

可是小癩痢哭了，他說：

「不！爸爸！我不要到外婆家去！外婆家的舅舅是很凶的，要打我的！我不去！我要跟着爸爸！爸爸到什麼

地方去，我也到什麼地方去……」

爸爸長長地歎了一口氣，再也沒有說出什麼話來了。

這時候，外邊有人在喊小癩痢。

「小癩痢！小癩痢！」

小癩痢連忙用衣袖揩了揩眼淚，爸爸拾起頭來，對小癩痢說：

「有人在喊你，你去玩吧！現在，你也沒有什麼事好做，因為你媽媽已經死了！唉……」

小癩痢一聽見爸爸說到媽媽的死，他的小心兒就像被尖刀割了一下一樣地疼痛；又看見爸爸說那話時的一副悲痛的樣子，小癩痢禁不住地又哭出來了。

外邊喊的聲音：

「小癩痢！小癩痢！」

可是小癩痢只是想的，媽媽死了後，唉！爸爸忽然很講統一戰線了。是的，爸爸很痛苦，爸爸一定日日夜夜地思念着媽媽的，正跟我日日夜夜地思念着媽媽一樣……

外邊的喊叫聲音還是不斷地：

「小癩痢！快點出來呀！出來看……」

爸爸催促小癩痢說：

「小癩痢！人家又在喊你了，你爲什麼不去呢？」

唔是的，一定是大毛狗在喊我。啊，看什麼呀？一定又有上海來的什麼先生們在唱歌做戲了。

小癩痢就一步一步地走了出去。——唉！李國華爲什麼要離開這兒呢？他是個很好的人呀！

一走出門，只見大毛狗正要想撞進小癩痢的家來。現在，一看見小癩痢出來了，就奔了上去，拉着小癩痢的手，正想告訴他一點什麼的時候，可是他看見小癩痢滿臉淚痕，就放低聲音說：

「小癩痢你又在哭了麼？唉！別哭，你不是說過報仇麼？哭是報仇麼？李國華離開這兒的時候，他不是對你說過：『小癩痢！不要哭！哭不是好漢……』」

小癩痢連忙搶上來說：

「啊啊！大毛狗！我沒有哭！我沒有哭！誰說哭的誰……！」

大毛狗這才笑了出來，高興地說：

「不哭就好了！那末，我們到鎮上去吧！小獼猴叫我來喊你的哩。」

小癩痢有着淚痕的臉上，立刻泛上一層歡笑：

「鎮上又有上海來的什麼先生們做戲了麼？」

「不，」大毛狗說：「來了很多很多的大兵哩。」

「什麼？大兵？大兵又來了麼？」小癩痢高興地問道。

「是的呀！小癩痢！我們去唱歌！」大毛狗快樂地說着。

小癩痢什麼都忘掉了。啊是的，大兵是很有趣的。不像過去的大兵，樣子可真可怕哩。可是現在的大兵呢，完全不同了。哈哈！他們也會唱歌，唱的比我們的好呀！哈哈！他們還嘩嘩啦嘩嘩啦大聲喊叫，跟我們天天嘩嘩啦嘩啦大聲喊叫的一樣的哩。

啊！大兵，大兵，我歡喜你！我歡喜你！我要做個小兵哩！你教我操鎗法，好麼？

小癩痢快活得什麼似地，拉着大毛狗的手，叫道：

「大毛狗去呀！」

大毛狗也拉着小癩痢的手，也叫道：

「小癩痢去呀！」

小癩痢跟大毛狗，就飛也似地向鎮上奔去了。

一八 歡送士兵同志們上前線殺敵

小癩痢跟大毛狗一口氣地奔到了鎮上。

啊呀！鎮上是多熱鬧呀！人們都擠來趕去，好像在「看會」的日子一樣。到處都是雄壯的歌聲：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

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小癩痢跟大毛狗馬上跟了上去：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追着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

冒着敵人的礮火，前進！

冒着敵人的礮火，前進！

前進！前進！前進！

跟着，立刻有人高聲地喊了出來：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小癩痢跟大毛狗也跟着高聲喊了起來：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啊！這比看會還要熱鬧呀！你看哪！青兩邊的屋子也都歡跳起來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把大街的天空也都遮着了！啊呀！紅的顏色是鮮紅紅的，是鮮紅紅的呀！在歡躍的鄉下人的頭上飄揚着。

小癩痢像條小鯽魚，在那鮮紅紅的美麗的顏色下面，活潑地游泳着。他拉着大毛狗，向着鎮橋頭奔去，因爲那邊，有一塊很大的空地，是常常開大會用的。

小癩痢一邊奔着，一邊對大毛狗說：

「喂！喂！大毛狗！等等我們要唱歌的麼？」

「要唱歌的呀！小癩痢說的。鎮上那個洋學堂裏的戴先生要我們唱歌。嗚呼！我們要對大兵同志們說：——大兵同志們！看看我們的鄉下小孩子，來唱隻歌兒送你們上前線去吧！」大毛狗喘着氣這樣說。

「啊！是的，不要看輕我們鄉下小孩子，我們是比城裏的小孩子有種氣得多哩！」小癩痢驕傲地說着。

他們是奔跑在鮮紅紅的美麗的顏色之下，他們是奔跑在歡樂的歌聲，跟激昂的口號聲之中，他們是奔跑在歡跳起來的街兩旁的屋子中間，他們是也奔跑在自己的無限的喜悅裏呀！

他們奔跑着，奔跑着，奔跑着……

啊呀！忽然從天空中傳來了一個大霹靂，那大霹靂把小癩痢差一點沒摔了個大交兒！你聽，是那末大的一個霹靂震響呀！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小癩痢回過頭去，恨恨地對大毛狗說：

「大毛狗！你真沒用，爲什麼不跑得快一點哪？他們已在開大會了！」

小癩痢拚出最後的一口氣來，向着那塊天空地奔去。

啊呀！一個浪濤沸騰的灰色的海呀！大兵同志們的灰色的帽子，在耀亮的太陽光下幌動了。喂！你看哪！那烏亮亮的長鎗現在忽然都舉起來了！啊呀！那大霹靂一樣的震響又轟了出來：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小癩痢被那大霹靂震到大熔爐裏去了！他的小癩痢頭上的幾簇硬硬的黑頭髮，都一齊挺豎了起來。小癩痢跟大毛狗一擠就擠到一隻從久大木行裏去搬了很多的木頭來搭成的戲台旁邊，小獼猴跟金妹，還有許多東村西村那裏來的小孩子們，都在那裏。小癩痢跟大毛狗就一直擠到小獼猴跟金妹那裏。

「啊呀！小癩痢你來了麼？害我等你等得要急死了！今天東村西村他們都唱歌給大兵同志們聽的，我們南村的不要失面子才好呀！我已經跟我們南村的小朋友們說過了，我們要比東村西村的小朋友們唱得好啊！小癩痢你來做指揮，指揮我們唱好麼？」小獼猴氣急急地，就一連串地說了那末一大泡話兒。

「好好！我們一定不要失面子給他們！」小癩痢板着面孔，很神氣地說着，一邊向東村西村的小朋友們狠狠地瞟了一眼。

「媽的！你們也要來跟我們比唱歌麼？」小癩痢在肚子裏那末罵了一句。

戲台上有洋學堂裏的先生們，有鎖上的陸海珊先生，嘿，嘿，還有幾個大兵同志哩。——那些人，都在戲台上，一跳一跌地，——唔！一跳一跌地什麼呢？——啊！是了，一跳一跌地在演說呀！

洋學堂裏的戴先生走來了，他輕輕地對小癩痢他們說道：

「喂！等等你們東村南村西村三村的小朋友們，一淘來唱歌呀！等那位先生演說完了就要唱了。啊！你們快點預備起來吧！」

戴先生一說完話，大兵同志們立刻吼了起來：

「歡迎小朋友唱歌……呵……！」

小癩痢的小心兒忽然卜通卜通地跳起來了。唉，媽的！這玩意兒可真難呀！這好像李國華要我到戲台上去做戲一樣的難呀！

可是戴先生在叫：

「喂喂！小朋友們請上台來呀！」

於是大家一個挨一個地走上了戲台，面向着大兵同志們。戴先生輕輕地問大家：

「誰來做指揮呢？」

小朋友們都呆呆地不說話，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小獼猴想：把點顏色給東村西村看看。於是他對戴先生說：

「小癩痢！小癩痢！」

一邊小獼猴就伸出頭來，對小癩痢點了三點頭，把嘴巴撇了三撇，那意思就是說：

「顯顯我們南村的本領呀！」

小癩痢會意了，他拍拍胸脯對戴先生說：

「我來！我來！」

戴先生非常快樂，就連連地說：

「好好！小癩痢！那末站出來指揮吧！」

小癩痢就站了出來，戴先生又輕輕地說：

「小癩痢！向大家鞠一個躬呀！」

小癩痢於是向後一轉，向大兵同志們鞠了一個躬。

「哈哈！哈哈！一個小癩痢……」大兵同志們有的笑了起來。

噢！大兵同志們！作興的麼？我來唱歌給你們聽，你們作興取笑我的麼？噢！……

可是戴先生又輕輕地在給他說了：

「好！現在指揮起來唱歌呀！」

噢！真是沒法呀！小癩痢於是又向後一轉。媽的！大兵同志們！你們取笑我，我放個屁給你們吃吃！

你們吃得下麼？哈哈……

於是，小癩痢就學着李國華的樣子，把兩隻手平平地放在自己的胸前，圓起他的小嘴巴說：

「聽——Do——Do——Do——Do——好——唱——」

起來了：
於是他的兩隻小手兒也像李國華那麼地發起羊癲瘋來了。他一揮一揮地小朋友們就一齊跟着唱

繪口對外

齊步前進！

不傷老百姓，

不打自己人，

我們是鐵的隊伍，

我們是鐵的心。

維護中華民族，

永作自由人！

唱到這裏，下面的大兵同志們都跟着唱了：

繪口對外，

齊步前進！

維護中華民族，

永作自由人！

小癩痢正想對大家說唱第二段的時候，却不料台下的大兵同志們，已經性急地唱起來了。於是小癩痢的手只得再羊癩瘋下去。大家唱着：

裝好子彈，

噴噴敵！

一槍打一個，

一步一前進！

……

等到唱好後，大兵同志們都把烏亮亮的步鎗，高高地舉了起來，歡快地高叫着：

「好呵！……呵！……好呵！……呵！……」

台上的小朋友們，聽了戴先生的話，向着大兵同志們鞠着躬，有的鞠一個，有的鞠兩個，小癩痢不知怎麼，却鞠了五個躬！哈哈！熱昏啦！

大家在大兵同志們的叫好聲中，羞赧得逃下了台去。

於是，又是大人們的——的什麼呀！啊！是了，的演說呀！

小癩痢對着小癩痢，翹起大姆指來，笑嘻嘻地道：

「好小癩痢小……」

東村西村的小朋友們，也都用着羨慕的眼睛來看小癩痢，小癩痢真是快活得了不得。

小癩痢什麼都沒有聽見，他只是快活着，快活着……

可不是麼？小癩痢變成個聰敏的「小鬼」了！

小癩痢快活呀快活的，忽然大會散場了！大兵同志們排好隊，把步鎗托在肩胛上，開步就走了！

大家熱烈地歡叫着：

「歡送士兵同志們上前線殺敵！」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

有的唱起救國軍歌來了。

大兵同志們排着長長的隊伍，從鎮梢頭走進鎮去，他們都雄壯地唱着「義勇軍進行曲」。小癩痢快活得什麼似地，只是跟着大兵同志們走着，一邊也跟着大兵同志們唱着「義勇軍進行曲」。啊！是的，他早把大兵同志們的取笑忘掉了。啊！是的，這不是取笑他，這是大兵同志們歡喜他呀！哈哈！小癩痢……

一九 老百姓要武裝起來

老天的心裏也在難過了。唉！你看，月姐姐的臉孔是多灰白呵！可惡的那濃密的烏黑的雲堆兒，還不時把月姐姐的臉孔凶暴地遮去哩。

啊呀！大地立刻掉在黑暗的深淵中去了！——伸手見不出五指。可怕呀！可怕呀！不要怕！你聽：在草窩下，不是有着激昂的說話聲音麼？

「媽的！來了，消滅他們！」小癩痢老是那末說的，小拳頭揮呀揮的！——可惜，烏黑黑的，誰也沒有看見他那股子的傻勁兒。

大毛狗嘆了口氣，好像要哭了出來，他好像向媽媽討不着五香豆吃一樣地不快活，他說：「我們中國怎末會失敗的呢？上海，不是失守了麼？現在，鬼子不是快要到我們這裏來了麼？」小糊癩發起火氣來了，他跳了起來道：

「你媽媽的！你老是唉呀唉的，鬼子來就來好了，我們怕他們麼？來了，消滅他們！」

大毛狗見小癩痢那末神氣，心裏頓時不服氣起來了。他的聲音也頓時變得硬起來了。他說：

「你有洋鎗麼？」

這下子，把小獼猴問吃癩了。唉！沒有洋槍怎末行呢？沒有洋槍可以消滅鬼子的麼？唉！這，這怎末辦好哪？

小獼猴正在那末發急的時候，小獼猴忽然想到上海來的那些先生們說的話了，他就又揮着小拳頭，嘩啦地說道：

「向政府去拿呀！我們老百姓要武裝起來！武裝起來！」

小獼猴一聽小獼猴的話，快活得什麼似地，立刻也向大毛狗叫道：

「對了！向政府去拿呀！我們老百姓要武裝起來！武裝起來！」

哈哈！小獼猴心裏真是快活極了！他媽媽的大毛狗要吃癩我麼？可是現在呢？大毛狗要吃癩了！唉！幸虧小獼猴說了出來。唉！小獼猴看他一頭生滿了癩痢頭，可是他倒比誰都聰明呀！唉！我為什麼不及小獼猴呢？啊啊！是的，我笨呀！可是，我為什麼要笨呢……

小獼猴正在「我為什麼要笨呢」的時候，却不料大毛狗又冷冷地說出了一句話來：

「那末政府在什麼地方呀？」

政府在什麼地方麼？——咧！這，這倒問得有道理。唉！他媽媽的今天大毛狗故意要跟我小獼猴搗

蛋麼？
 唉！政府在哪地方呢？對了，小癩病一定曉得的！

小獼猴於是把手臂向小癩病的身上撞了撞。

月姐姐又露出她的悲愁的灰白的臉來了。可惡的！那濃密的烏黑的雲堆兒呀，你也像鬼子一樣是個昏蛋呀！對了，你下來下來看，一定消滅你！像消滅鬼子兵一樣的消滅你！

可是，他媽媽的大毛狗也像濃密的烏黑的雲堆兒那末可惡的是大毛狗也是個昏蛋！他看看誰都沒有回答，他又得意地問道：

「哈哈！政府在哪地方呢？小獼猴！你說，你說呀！」

小獼猴的小心兒好像有條小蟲兒在叮咬他，他望了望大毛狗那隻圓圓的得意的臉孔，於是，又用手臂去撞了撞小癩病。可是小癩病不說什麼，他轉過臉去望了一眼小癩病。啊呀！怎末啦！小癩病要發神經病了麼？他的瘦瘦的臉兒，看去非常可怕，他的兩隻大大的眼睛，直瞪着大毛狗。啊！是的，小癩病要發怒了。

大毛狗看了一眼小癩病。黑暗中，見小癩病凶惡地正在瞪着他，他就冷冷地笑着問小癩病道：

「喂！小癩病！你曉得政府在哪地方呢？」

這下子，小癩病却捺不住他心裏的火氣了，他霍地跳了起來，就破口大罵道：

「你媽媽的！我們老百姓不要武裝麼？不要武裝麼……！」

小癩痢跳到大毛狗的跟前，拳頭在大毛狗的臉孔上揚了揚。

可是，大毛狗現在已不是從前的大毛狗了，他也霍地跳了起來，裝出要打架的姿勢道：

「怎末你不講統一戰線了麼？你要打架了麼？」

小癩痢一聽見「統一戰線」四個字兒，拳頭也就軟下來了。他媽媽的！「統一戰線」這鬼東西是挺不好惹的呀！可不是麼？要是自夥淘裏打起來，還能打鬼子麼？唉！我爲什麼火氣要那麼大呀！唉！險險兒統一戰線給我破壞了呀！

小癩痢就退後兩步，又坐了下來，嘴裏噤哩咕嚕地說道：

「那末，我們老百姓難道不要武裝了麼？」

大毛狗也坐下了地，說：

「誰說不要武裝呢？」

「那末好了，你還要胡說八道什麼呢？」小猢猻又得意地說了起來。

可惡的！濃密的烏黑的雲堆兒，又把悲愁的灰白的月姐姐遮沒了！大家沉倒着頭兒，一聲也不響。好久，大毛狗又嘆了口氣，好像要哭出來似地說道：

「唉！上海大守了……」

小癩痢又火氣起來了，他叫道：

「你老是唉呀唉地，你傻曉得，我們是長期抗戰呀！上海失守就失守好了！只要我們長期抗戰下去，不跟鬼子講和，我們就會把鬼子打敗的呀！」

「對！所以我們老百姓要武裝起來，長期跟鬼子打過明白！」小獼猴也說得挺神氣的。

「武裝起來！老百姓都要武裝起來，武裝起來打鬼子！」小癩痢更神氣地說着。

大毛狗點了點頭，心裏想：對的！老百姓要武裝起來！武裝起來打鬼子！

二〇 鬼子殺來了

忽然，大毛狗的爸爸在黑暗裏兇暴地喊道：

「大毛狗！你這小鬼！你不想死回家去了麼……！」

大毛狗的爸爸是一定還要罵下去的。可是有一個粗裏粗氣的聲音衝着他說：

「啊！是你麼？順九哥！你尋大毛狗麼？我在尋小獼猴呀！唉！那些小鬼！年辰不好，也不曉得住住在家裏，儘是在外邊亂鬧！唉……！」

大毛狗跳了起來，聲音也發抖了，他說：

「啊呀！今天一定又要吃生活了！」

可是正在這時，忽然聽見小獼猴爸爸的聲音，嚇得小獼猴也連忙跳起來，他罵着山門道：

「媽的！我們小鬼一定要住住在家裏的麼？」

小獼猴雖然沒有爸爸來喊他，可是他也跳起來說道：

「爸爸爲什麼都是不講統一戰線的呢……！」

可是誰都沒有去聽他的話。小獼猴拉拉大毛狗說道：

「我們逃吧！我們逃到家裏去吧！」

兩個人——小獼猴跟大毛狗，就在黑暗裏一閃，立刻不見了。剩下小癩痢一個人，嘴巴裏結裏巴裏地說道：

「爸爸爲什麼都是不講統一戰線的呢……」

可是，小癩痢想：只有我的爸爸現在却很講統一戰線了。是的，爸爸們爲什麼不跟我們兒子們講統一戰線呢？

小癩痢怎也想不通。

小癩痢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回家去。

一走進門，只見堂屋裏耀亮着黃黃的燈光。小癩痢忽然覺得悲傷起來。唉！是的，自從媽媽死了之後，爸爸老是坐在那黃黃的燈光裏，低着頭兒，一聲也不響，不一會，兩隻肩胛就聳動起來了。——嗚嗚！爸爸那末大的年紀了，可是哭了起來了。

小癩痢不知怎地，也常常哭了起來。

小癩痢站停了脚步，想：爸爸不知道在不在哭呢？正在這末想的當兒，堂屋裏忽然響起了一陣聲音來，

接着是爸爸咳嗽的聲音，爸爸走出堂屋來了。

「啊呀！是小癩痢麼？這末晚了，你還不睡覺麼？」

小癩痢怕見那黃黃的燈光呵！好像在那黃黃的燈光裏，就有着他的媽媽的臉孔。可是爸爸却又對他說了：

「小癩痢！頭呆腦作什麼呀？唉！乖點！你是沒有娘的野小子了！你要乖點，你要聽爸爸的話，你快點去睡覺吧！」

小癩痢走進了堂屋，——不，他走進了那黃黃的燈光裏去了。唉！媽媽！你現在睡在墳山裏怕不怕呢？爸爸又去坐在那隻闊板橋下，低垂着頭兒。忽然嘆口氣說：

「唉！唉！要是東洋赤佬真的打來了，我們怎末辦呢？」

一聽見「東洋赤佬」，小癩痢立刻把媽媽忘掉了。他的精神也立刻興奮起來。媽的東洋赤佬來就來好了，有什麼要緊呢？難道用得着嘆氣的麼？怎末辦法？很容易，來了，消滅他們！

爸爸又不說什麼了，爸爸又是低垂着頭兒。啊呀！那黃黃的燈光呀，又在小癩痢的眼前耀晃了。唉！我的親愛的娘！……

小癩痢的頭兒也低垂了下去。

好久，爸爸才抬起頭來，拿起油燈，對小癩痢說：

「小癩痢去睡覺吧！」

小癩痢默默地站了起來，默默地跟了爸爸走進房間裏去。爸爸把油燈放在靠牆的破桌子上，爸爸又一邊嘆氣一邊說話了：

「唉，風聲很不好，上海失守，東洋赤佬遲早要殺來的殺來的！」

小癩痢立刻神氣地昂起頭來。——殺來就殺來好了，爸爸，你不要怕，你不要怕呀！」

於是，爸爸睡了。小癩痢睡在爸爸的腳旁邊。

不一會，小癩痢睡去了。可是小癩痢却立刻做起夢來了。

「啊呀，東洋鬼子真的殺來了！哈哈，東洋鬼子真是矮得笑死人哩！喂喂，東洋鬼子，不必怕我小癩痢的，來跟我比比看，看誰高大呢？」

哈哈！一個東洋鬼子果然拿着一根比他自己還要長三倍的洋槍來了，他站在小癩痢的旁邊，哈哈！他的烏龜頭只是在小癩痢的肩胛下哩！

哈哈！哈哈！這末矮的小東西也要來打我們中國麼？真是天曉得！

可是，啊呀！那東洋鬼子却舉起比他長三倍的洋槍來了，他非常迅速地倒退三步，對準着小癩痢，小癩

痢却發急起來了，他連忙大聲叫道：

「喂喂！作興的麼？我跟你比比長短，你就要開槍了麼？好好有種氣等一等，讓我武裝起來，跟你打過明白！」

可是那東洋鬼子真沒有種氣，「砰」地一聲，啊呀！他真地開起槍了！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啊呀！你槍開不完了麼？——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噢！怎末啦？誰在叫救命呀？

啊！不是爸爸在叫我麼？

「小癩痢！小癩痢！起來！起來！」

唔唔！怎末會事呀？噢！噢！誰在推我呀？啊！爸爸在叫我麼？

「小癩痢！小癩痢！起來！起來！不好了！不好了！東洋赤佬打來了！打……！」

啊！啊！到底是怎麼會兒的事呀？——小癩痢睜開眼睛一看，只見爸爸一邊推着他，一邊恐懼地看着屏

門外邊。見小癩痢醒來了，就又抖擻抖擻氣地說：

「小癩痢！小癩痢！快點起來呀！東，東，東洋赤佬打來了……！」

「啊什麼？真的是東洋鬼子打來了麼？不，剛才我……哦！這倒底是怎末會免的事呀——小癩痢跳了起來，爸爸給他抖呀抖的穿着衣服。」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啊作興的麼？我跟你比比長短，你就要開槍了麼？可是，啊呀！是真的在開槍呀！唉！那個跟我比長短的東洋鬼子呢？哦！這，這真是……」

「救命呀！救命呀！……」

「啊！那是多麼可怕的喊叫呀！」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啊呀！作興的麼？真的開槍了麼？」

「鬼子殺來了！東洋鬼子殺來了！」

「什麼？殺來了麼？不要緊！不……」

可是爸爸給小癩痢一穿好衣服，就立刻把他揹在背上，奔出大門往外逃了。

「啊呀！你看哪！那天空通通紅了！是的，在火燒呀！」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啊！媽喲……」不知誰那末悽慘地叫了一聲，立刻跌倒地上去了。唉！是的，一定是被打中了一槍了。爸爸攆着小癩痢，只是向稻田裏沒命地逃着。小癩痢這時候什麼都不想，只是想：這算是東洋鬼子打來麼？

可是忽然小癩痢從天空中掉下地來，啊！哇呀！小癩痢摔到一丈把多路去了！可是小癩痢連忙站起來，啊！呀！可是，又是怎末會兇的事呀？爸爸呢？小癩痢喘着氣大叫道：

「爸爸！爸爸！」

爸爸在「啊！喲！噫！噫！」地，小癩痢就依着聲音摸索着去，可是槍聲又密密集集地響過來了：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逃的人像潮水一樣地湧過來了，嘴裏大叫道：

「快點逃呀！後面東洋鬼子殺來了呀！」

「爸爸……！」

「逃呀……殺來了呀……！」

小癩痢不知怎地，只昏昏地拉着一個人的衣角，跟着就沒命地逃着。

大家逃到一條河邊，爭先恐後地向幾條船上跳上去。小癩痢糊里糊塗地，也跳到了船上。

船很快地向對岸開去了，小癩痢忽然想起了爸爸，於是「哇」地哭了出來：

「爸爸呀……」

忽然有人也哭了出來叫道：

「媽媽啲……」

於是——爸爸呀媽媽啲大家哭着。

船開到了對岸。

二二 搶鬼子的洋槍去

不知誰把小癩痢踩了一腳。小癩痢「啊呀」地叫了一聲，從沉睡中驚醒過來了。

太陽照滿了一地，小癩痢睡在一家人家的屋檐下，人們來來去去的似乎很忙碌。小癩痢揉了一揉眼睛，忽然想起了昨夜逃難的情形來。

唉！爸爸呢？爸爸會被東洋鬼子殺死的麼？啊啊！啊啊！不能夠的！不能夠的！要是爸爸被東洋鬼子殺死了，那叫我小癩痢怎麼辦呢？唉！小癩痢沒有了媽媽，又沒有了爸爸，啊啊！那是多麼可憐呀！啊啊！……

是的，媽媽不是說過「報仇」的話麼？可是我小癩痢報過仇了麼？唉！多難為情呀！我小癩痢沒有報過仇呀！唉！我不是神氣活現地對人說過麼？「來了，消滅他們！」可是現在他們來了，我却跟着大家逃也來不及呵！唉！唉！是多難為情呀！

可是，可是，爸爸呢？……

小癩痢懶懶地站了起來，肚子裏忽然「咕哇」地叫了一聲，啊啊！肚子餓了。可是，可是，爸爸呢？……

小癩痢「哇」地哭了出來。

「爸爸呀！爸爸呀！」

小癩痢哭呀哭的，忽然他的耳朵邊有一種很微小的，可是却很有力量的聲音震響着：

「不要哭！哭不是好漢！」

啊呀！怎末啦？我在哭麼？唉！真是不要臉呀！可是，可是，我的爸爸不見了！爸爸不見了！不作興哭的麼？

噯——噯——爸爸不見了！爸爸不見了！——噯——噯——噯——噯——噯——噯——噯——噯——噯——噯——

忽然，他看見小癩痢走向他來了。啊呀！小癩痢呀！你也逃出來了麼？啊啊！你也不消滅他們而逃出來了

麼？是的，不是我小癩痢一個人逃出來，連小癩痢也逃出來了呀！

小癩痢高高地叫了小癩痢一聲：

「小癩痢」

可是小癩痢只是呆呆地走向他來，一點一點地走近來了。啊呀！小癩痢也在哭麼？唉！小癩痢不是好

漢！可是，我小癩痢呢？我不是也哭過的麼？不過，我不見了爸爸不作興哭的麼？

小癩痢走到小癩痢的跟前，開口就說：

「小癩痢！我的媽媽不見了！」

什麼？小癩痢的媽媽不見了麼？啊啊！怪不得小癩痢也要哭了呀！唉！都是東洋鬼子呵！他媽媽的消滅

他們！可是，可是，可是什麼呀！可是——難爲情呀！沒有消滅他們就逃走了呀！

小獼猴的臉孔覺得一陣燒熱，不知怎地，他哭也似地對小獼猴說道：

「我的爸爸不見了！」

小獼猴也吃了一驚，對小獼猴同情地瞥了一眼，他結里巴里地又告訴小獼猴說道：

「小獼猴！金妹死了！吃了東洋鬼子一槍死了！」

小獼猴駭得跳了起來，叫道：

「金妹麼？」

小獼猴哭了出來。

小獼猴也流着眼淚。

唉！不要臉！是的，哭不是好漢！小獼猴現在又想起了大毛狗，就問小獼猴道：

「那末大毛狗呢？」

小獼猴搖搖頭兒說道：

「不曉得！」

小獼猴又想起了金妹。是的，金妹有兩根小辮子，蹺呀蹺的，金妹罵過我，金妹也打過我；可是，我不是拉

過金妹的小辮子的麼？啊！是的，金妹還給我吃過五香豆，我不是也給她吃過糕的麼……

可是現在呢？——金妹死掉了！金妹吃了東洋鬼子一鎗死掉了……

啊！啊！那末，我的爸爸呢？啊！爸爸呵……

小癩痢禁不住又哭了出來。

小癩痢一跳也不跳了，他的鼻涕一直掛到了嘴巴邊，他的眼睛裏儘是滾着眼淚水。

小癩痢越哭越傷心。可是，忽然他憤恨起來了，他立刻停止了哭，用衣袖粗暴地揩了揩流眼淚水的眼睛，他握起小拳頭來大聲地說道：

「小癩痢！我們要報仇！我們要消滅東洋鬼子！」

啊！小癩痢這話真有勁兒呀！小癩痢有眼淚水的眼睛裏，忽然閃出一道亮光來，他也握起個小拳頭來大聲叫道：

「是的！我們不要心裏難過！我們不要流眼淚水哭！我們要替我們的媽媽爸爸報仇！我們要把東洋鬼子消滅！」

小癩痢拉着小癩痢的手兒，輕輕地說道：

「小癩痢！我們回家去！我們回家去搶東洋鬼子的洋槍去！」

「好去！」小獼猴精神十足地叫着。

「那末現在就去！」小獼猴拉着小獼猴走了。

「好！我們現在就去！」小獼猴也就跟着小獼猴走了。

二二 小油鷄隊

小癩痢跟小獼猴有沒有回家去呀？
沒有！

沒有麼？真不是好漢！

不過，慢慢着——

小癩痢跟小獼猴正要偷偷地走回家去的時候，忽然在一顆大樹下碰到了孫老頭兒——他媽媽的孫老頭兒不是要敲碎小癩痢的小癩痢頭麼？是的，不去理采他！打倒他！可是，唉！孫老頭兒不是漢奸呀！是的，凡是不是漢奸的中國人，都要統一戰線起來！統一戰線起來！打倒東洋鬼子！打倒他媽媽的不要臉的漢奸！是的，還是不要去理采他吧！我們走我們的路，他走他的路，大家都不關！

可是，孫老頭兒却叫起小癩痢來了：

「啊呀！你是小癩痢呀！唉！小癩痢你的爸爸呢？」

爸爸麼？——小癩痢沒法，只得立停下來，看了一眼孫老頭兒。啊呀！孫老頭兒好像又老了一百歲了！唉！

唉！他把嘴巴癢呀癢的，慈祥地看着小癩痢。小癩痢忽然眼睛一酸，他覺得孫老頭兒是個善良的老伯伯。是的老伯伯呵！小癩痢的喉嚨裏有塊小石頭兒在鬧别扭，不讓小癩痢爽快地說話。可是，小癩痢却倒底的結里巴里地說了出來了：

「爸爸……爸爸……不見……不見……不見……不見……不見了！」

孫老頭兒一聽那話，駭了個大跳，兩隻眼睛彈了出來，他也結里巴里地說道：

「不……不……不見……見……了麼？」

小癩痢默默地點了點頭兒。唉呀！喉嚨裏的那塊小石頭兒要衝出嘴巴來了！

孫老頭兒的老臉孔上，頓時現出要哭的樣子來，他搖了搖頭，輕輕地嘆了口氣，走上一歩，用他的枯瘦的老手，在小癩痢的癩痢頭上摸了摸，悲嘆地說道：

「唉！可憐的小癩痢，啲東洋赤佬害……害得你沒了媽媽，又失了爸爸！」

忽然有一個哭泣的聲音——嗚嗚嗚嗚！孫老頭兒怔了一怔，看見在小癩痢後面的小獼猴，肩胛一聳一聳地在哭。孫老頭兒連忙走了過去，拉着小獼猴的手，溫柔地問道：

「呵！小獼猴，你也在哭麼？爲什麼呢？爲什麼要哭呢？」

小獼猴只是哭着，小癩痢用足全身的力氣，把喉嚨裏那塊鬧别扭的小石頭，嚥下了肚子，他才說道：

「他的媽媽不見了！」

孫老頭兒搖著頭，又嘆了一口氣，才慢吞吞地說：

「好孩子！不要哭吧！只要記着，永遠不要忘記，我們要報仇！」

於是孫老頭兒告訴小癩痢跟小獼猴，他的唯一的那隻大黃牛，也死在東洋鬼子的槍彈下了！爲了這，孫老頭兒接下去說：

「我要拚着我這條老命，也要報仇！」

啊呀！孫老頭兒也要報仇麼？那是再好也沒有了！好！我們大家一淘回家去吧！於是小癩痢就對孫老頭兒說：

「老伯伯！我們現在一淘回家去報仇好麼？」

「現在回家去報仇麼？」孫老頭兒有一點吃驚地說：「不！不！現在東洋赤佬在那裏殺人放火，我們回家去不是送死麼？好孩子！做事不要這樣魯莽，特別是打東洋赤佬。我們一定要想個妥善之計，一下子殺他媽的五十、一百！所以我們大人們，現在正在想法子，要武裝起來，組織游擊隊……」

啊呀！真是不得了！孫老頭兒也曉得武裝起來了啊！那真是要謝謝上海來的那輩先生小姐們了！沒有他們，我們跟孫老頭兒會曉得的麼？不過，「油鷄隊」這個名字雖然聽見過，不知道是個什麼東西？小癩

痢於是就問孫老頭兒道：

「油鷄隊是什麼東西呢？是不是吃的油鷄呀？」

聽了那話，孫老頭兒的兩隻小眼睛，不停地剝呀剝的。啊呀！小癩痢說的什麼話？孫老頭兒剝着眼睛，又去搔他的頭皮，他結里巴里地說道：

「游擊隊是打東洋赤佬的，完全是我們老百姓組織起來的。唔唔！小癩痢你——哦哦！還有你！小癩痢，你們兩個兒，不要現在就回家去，乖乖地跟着我，等到他們游擊隊組織好了，就去加入啊！是的，聽說東洋赤佬挺怕的就是游擊隊，所以我們要報仇，就要加入游擊隊！」

啊啊！那好多呀！要報仇！大夥兒一淘來報！那就要加入油鷄隊！好好！加入油鷄隊！加入油鷄隊！

小癩痢笑開了臉來！

小癩痢也笑開了臉！

他媽媽的！我們老百姓一加入油鷄隊，就可以殺他媽媽的東洋鬼子五十！一百！

好！加入油鷄隊！要報仇的，加入油鷄隊！是的，不做亡國奴的，加入油鷄隊！油鷄隊真正好，油鷄隊萬歲！

小癩痢快樂地跳了起來，對孫老頭兒說：

「老伯伯！我要加入油鷄隊！」

小獼猴早就不哭了，他也快樂地對孫老頭兒說：

「老伯伯！我也要加入油鷄隊！」

孫老頭兒那張白慘慘的老臉孔，立刻泛上一陣紅紅的血色，他笑微微地說道：

「好好孩子們！你們都是小游擊隊！」

哈哈！我們都是小油鷄隊麼？他媽媽的！東洋鬼子赤佬！你們聽見麼？我們都是小油鷄隊了呀！

二二三 回家去做小偵探工作

現在，小癩痢跟小獼猴都加入小油鷄隊了！小癩痢拍拍胸脯，對着自己家鄉的方向說：

「你媽媽的東洋鬼子赤佬！我是小油鷄隊了！你……」

可是小癩痢還沒有「你」下去，忽然有人在他的肩胛上，輕輕地拍了他一拍，笑着說道：

「小癩痢同志！你在發神經病了麼！」

小癩痢同志回頭一看，啊！是李國華小隊長同志呀！

哦！李國華從什麼地方來的呀？為什麼在他的名字底下還多了「小隊長同志」五個字呢？啊！是的，他

不是老早就離開小癩痢他們了麼？為什麼現在又來了呢？

哈哈！你的小耳朵拉拉長，聽好！聽好！眼睛也不要剝呀！

啊哈！原來係老頭兒說過，有人要來組織游擊隊，却不料就是香姑娘的爸爸那一幫人呀！哼！他們都

是油鷄隊哩！你想，神氣不神氣呀？

香姑娘的爸爸叫大人們加入油鷄隊；香姑娘叫婦女們加入油鷄隊；李國華呢？他就叫小人們加入油

雞隊。因此，小癩癩跟小獼猴都變成小油雞隊了！

「孫老頭兒呢？——是老油雞隊，大家都叫他『老油雞』，哈哈！不要看他年紀老，全油雞隊的伙伴們都敬佩他哩！大家都說：『全中國的老頭兒都像孫老頭兒，不是很好麼？』全中國的老頭兒要是都變成了『老油雞』，大家『咕』地一飛，飛到他媽媽的東洋鬼子國去，哈哈！那才好哪！」

可是——得啦！閒話快點少說說吧！李國華拍了拍小癩癩同志的肩胛後怎樣了呢？哈哈！因為小癩癩同志正說得得意之際，冷不提防被人一拍，所以駭了個大跳，回過頭去，一見是李國華，就連忙把左手舉到額角頭上去，可是一想：「不對！」於是連忙又把右手舉到額角頭上去，可是啊呀！兩隻腳却忘掉掉拚攏來了！唉！真是討厭，見了小隊長同志，要立什麼正呢？要行什麼禮呢？是的，做小油雞隊這些幹麼呢？

李國華小隊長同志看見小癩癩同志手忙腳亂他笑了：——哈哈哈哈哈！

小癩癩同志臉孔一紅，索性不立正也不行禮了他結里巴里地問：

「喂喂！李國華小隊長同志……（同什麼呢？啊！對了，是同志媽的都是些生米飯一樣的怪名字兒，吃也吃不進肚子的呀）……你作與嚇唬我的麼？」

李國華小隊長同志立刻停止了笑，走上前去拉着小癩癩同志的手兒，說：

「小癩癩同志要是你看到了東洋鬼子，你也拍拍胸脯，大聲叫道：——你媽媽的東洋鬼子赤佬！我是

小游擊隊呀！喂！小癩痢同志，這可以的麼？」

小癩痢同志把眼睛用力地剝了兩剝，右手搔了三搔他的癩痢頭，於是就說道：

「可……一定可以的……」

「不……」李國華小隊長同志叫了起來道：「不可以的！你如果那末一說，東洋鬼子赤佬就要把你抓去殺頭！唉！小癩痢同志！你以後不要粗里粗氣，憨頭憨腦。——這話我已經跟你講過一千遍了，是不是？」

「噴！做了小油鷄隊的隊長，作與吹牛皮的麼？我小癩痢同志記得再也清楚沒有了，你小油鷄隊隊長挺多給我說過十……十幾遍呢？……唔！對了，挺多十八遍，哪裏有那末許多，——一千遍呢？不過，不過，我小癩痢的確有點粗里粗氣，憨頭憨腦呀！媽的克——克服牠們！克服牠們！——哈哈！「克服」這個也是個怪名詞兒呀！不過，學習——唉！又是個怪名詞兒呀！學習起來呀！」

李國華小隊長同志又說了：

「小癩痢同志！現在聽說你們的家鄉已經有了傀儡的組織了！七爺做了維持會的會長……」

「喂！喂！慢慢點！慢慢點！生字米飯的字眼兒又來了。可是，李國華小隊長同志真是不作與，他只管說下去：

「小癩痢同志！我們想叫你跟小獼猴同志，明天立刻回家去……」

什麼叫我小癩痢跟小獼猴同志回家去麼？不要我們當「小油鷄」了麼？爲什麼呢？因爲我粗里粗氣麼？因爲我慫頭慫腦麼？我不是可以學習起來的麼？我可以學習起來變成一個好「小油鷄」的呀！啊！那末小獼猴同志爲什麼也要叫他回家去呢？

小癩痢同志就把小嘴巴一撇，憤憤地說道：

「我不回去！不回去！爲什麼要叫我回家去呢！」

李國華小隊長同志的態度，忽然嚴肅起來了，他拍拍小癩痢同志的肩胛，說道：

「小癩痢同志！我們要你跟小獼猴同志回家去，不是要你們去玩耍玩耍的，是要你們去工作的！曉得麼？」

一聽到「工作」這生米飯的怪名詞兒，小癩痢同志的精神立刻興奮起來了！啊是的，只要有「工作」爲什麼不好回家去呢？小癩痢同志就撇起他的小嘴巴，立刻變作笑微微的，他問李國華小隊長同志道：

「做點什麼工作呢？」

李國華小隊長同志點點頭兒，也笑微微地說道：

「去做小偵探工作！專門去探聽東洋鬼子。比如說：他們有多少人？他們的營盤紮在哪裏？他們的軍火放在什麼地方？他們要是調防了，那末調到什麼地方去？唔唔！是的，還有，當地的漢奸，像七爺，他做了點什麼

壞事情……總之小偵探的工作很多，你們先回去，我要你們做什麼工作，我會來找你們的。你們先回去不過，不過小癩痢同志！你萬萬不可以粗里粗氣，整頭整腦，要是你給東洋鬼子抓去了，你要被殺死，而我們也要沒命了！

小癩痢同志點了點頭兒，心裏非常快活。哈哈！回家去做小偵探工作好！回家去！現在就回家去！當然，我一定不會粗里粗氣，整頭整腦是的，要是我給東洋鬼子赤佬抓去了，我一定賴掉我是小油鷄隊，我會說：「我不是小油鷄隊呀！我好好人不做，為什麼要去做小油鷄呢？啊啊！我是個好小孩，不是小油鷄呀！」這樣，東洋鬼子赤佬一定不會殺我，並且會放掉我。

小癩痢同志快活地說：

「李國華小隊長同志……」

噢！作興的麼？我小癩痢話還沒有說完，你作興搶着先說的麼？可是李國華小隊長同志搶着說了：

「喊小隊長同志，或者李同志就得了！為什麼要喊李國華小隊長同志，那末一大串兒呢？」

好好！就喊你小隊長同志吧！於是小癩痢同志就說：

「小隊長同志要是我給東洋鬼子抓去了，我會賴，賴不掉，我就讓他們殺頭，我一定不會說出別人來

的！

李國華小隊長同志——啊，不是小隊長同志，他立刻拉着小癩痢同志的手說道：

「好好，這才是我們游擊隊隊員的精神呀！小癩痢同志！小獼猴同志！在大隊長那裏等你，大隊長有話要跟你們談哩。現在，你快點去吧！」

好！到大隊長那裏去！他媽媽的明天回家去！回家去做小偵探工作呀！

二四 一個哭的鬼子兵

小獼痢跟小獼猴回到家裏已經有了十幾天了！唉！小獼痢跟小獼猴的家都被東洋鬼子赤佬燒掉了！可是——不要緊！中國抗戰勝利了，咱們的破老屋有什麼希罕哪！咱們會建造起無數的新的漂亮的屋子來的呀！

唉！這和平的美麗的鄉村，現在，變成爲殺人的恐怖的地獄了！鬼子挺胸突肚，眼睛好像生在額角頭上，在燒燬了的鄉村中走來走去，拉着人就賊裏賊腔地問：「花姑娘有麼？」——「有你媽媽的！不要臉的東西！可是，唉！鬼子在不高興的時候就：「八格爺囉」地，亂罵人亂打人！——「好吧！你現在神你的氣，將來把你顏色看！是的，看你神氣到什麼時候呀？」

可憐的，那麵粉八因爲捨不得一間破老屋，沒有逃走，給七爺抓去了，報告鬼子，說他是油鷄隊。鬼子一聽是油鷄隊，就咬緊牙根，十幾個鬼子都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槍，這個一刺刀，那個一刺刀，可憐的麵粉八呀，就那末地給鬼子們刺死了！唉！狠心的七爺呵！將來咱們油鷄隊一到，捉着了你就把你抽筋剝皮囉！你現在狠，就狠你的去吧！

今天，小癩痢走在一條小河邊，想去找找小獼猴。一個鬼子，看見了小癩痢，就把兩隻眼睛笑成一根細線條兒，拉着小癩痢齷齪的手兒，結里巴里地講着中國話。

「小兒子！來！我有糖！糖！你吃！來來！」

「誰要吃你的臭糖呀？你的糖裏是有毒藥的呀！吃了！一定馬上會死掉！——小癩痢不理睬鬼子，回頭就要走。可是，啊呀！小獼猴來了，旁邊還有個「小兒子」，那是誰呀？啊呀！不是大毛狗是誰呀？哈哈！大毛狗沒有死麼？」

「大毛狗！大毛狗！」小癩痢快活地叫了起來，一邊就奔過去了。

可是後邊——

「喂！喂！小兒子！糖！糖！來！來！吃吃……」

「去你媽的！」小癩痢回頭來啐了鬼子一口，就又奔了過去。

大毛狗一看見小癩痢奔了過來，就也大叫大奔起來了。

「小癩痢！小……」

兩個人碰頭了，是的，學學上海人的規矩，大家來握握手吧！小癩痢拉着大毛狗的手，快活地叫道：「啊！大毛狗……」

「啊！小癩痢……」大毛狗也快活地叫道。

小獼猴也奔過來了，可是他的臉色爲什麼那末很難看呢？啊！你看，他那末鬼頭鬼腦地，輕輕地說：

「鬼子！鬼子！」

小癩痢回頭一看。——他媽媽的誰要吃你的臭糖呀？滾你媽的蛋！可是，那個鬼子真是不要臉呀！他非但不滾蛋，並且還追過來哩。唉！真是一塊牛皮糖呀！

鬼子追過來了，他氣喘喘地說：

「糖！小兒子！糖來吃！」

他的右手拿出一大包用紅絲紙包的東西，送到小癩痢的面前，又說：

「小兒子！糖吃！」

大毛狗的臉孔嚇得雪雪白，退後一步，拉着小獼猴。可是鬼子却笑嘻嘻地也對大毛狗跟小獼猴道：

「你們，你們，小兒子，吃吃吃糖！」

小癩痢對大毛狗跟小獼猴剝眼睛，又搖了搖頭。於是小獼猴又害怕又憤恨地說：

「不要吃！誰要吃你的——」

可是鬼子還是——

「不要緊！吃吃！」

「不要不要！」小癩痢惡狠狠地說。

可是，啊呀！你看呀！那鬼子顯出不高興來了，他巴巴的看了幾眼小癩痢。於是又結里巴里地說道：

「小兒子！不要緊！吃吃！你，你真像我的兒子，我的兒子也有，也有這個，這個的！」

鬼子把左手在自己的頭上點了點，意思是說：——他的兒子也有癩痢頭的呀！

小癩痢心裏頓時發起火來了！他媽媽的！你討我的便宜麼？可是，咦，奇怪了，那鬼子眼睛裏流出眼淚水來了！啊！唔！怎末啦！鬼子哭起來了！咳！咳！這，這算什麼呢？

鬼子一邊流着眼淚一邊說：

「唉！唉！我也是種田的，皇帝要我打仗呀！唉！唉！我沒法呀！唉！唉！我只得別離妻子，兒子，來打仗，來打仗了！可是，唉！我歡喜我的兒子，兒子呀！唉！唉！我不知道幾時可以看見我的兒子呀！唉！唉！小兒子！糖！糖！吃吃！吃吃！不要緊的！不要緊的！」

鬼子又把那包紅綠紙包的東西送到小癩痢的面前，說：

「小兒子！拿！拿！」

不知怎地，小癩痢拿了那包東西了。唉！唉！那鬼子的哭的眼睛多麼地像他的爸爸呀！啊！是的，七爺打了

爸爸，爸爸回來流眼淚，那眼睛也是那樣的，——那樣的可憐的呀！

鬼子見小獼猴拿了糖，歡喜得了不得。拍拍手，就蹲下身來，抱着小獼猴，香了香他的黃黃的，又瘦瘦的臉孔，叫道：

「唉！我的好兒子！」

鬼子又哭了，可是，鬼子忽然立起身來，又忽然一溜煙逃跑了。

「這，這是什麼意思呀？小獼猴看着手裏那包紅綠紙包的東西，眼睛裏，忽然也濕起來了。是的，我的爸爸呢？啊！我的爸爸不知道是死了還是活着呀？啊！是的，那鬼了原來不是自己要來打我們中國麼？是他的皇帝要他來打我們中國麼？唉！是多可憐呀！是的，他也有個兒子，他一定是很歡喜他的兒子的。可是，皇帝要他來打我們中國，他沒法，只得跟兒子分別！唉！他媽媽的！是皇帝害了他！可是，那鬼子爲什麼不打倒害他的皇帝呢？是的，他投降我們中國豈不好麼？我們聯合起來，大家一淘打倒那個害人精的皇帝！這樣，不是我們中國也好太平，那個鬼子也好回到家裏去，去抱抱他的兒子了麼？」

小獼猴在想呀想的，忽然大毛狗低低地咕嚕着：

「那鬼子實在可憐呀！」

小獼猴也悲慘地說：

「小癩痢！你還記得麼？李國華小隊長同志告訴我們的，東洋鬼子不是壞人，他們有的是做工的，有的是種田的，因為他們受了他們的皇帝跟財主們，還有什麼軍閥們的欺騙，所以來打我們中國的。我們要打倒的，是那個壞皇帝跟那些財主們，還有那些狗軍閥們，是的，小癩痢！這話一點也不錯，剛剛那個鬼子不是很可憐麼？唉！都是那個壞皇帝，跟那些跟財主們，還有那些狗軍閥們害人精呀……」

小癩痢聽到這裏，忽然舉起手裏的紅綠紙包的那包東西，狠狠地叫道：

「是的！打倒他們！打倒他們！是的，我記起來了！李國華小——不，小隊長同志說過的，我們要聯合東洋老百姓，一淘來打倒東洋法，（法什麼呢？）啊！是的，東洋法西屎帝呀……」

大毛狗剝剝眼睛，是的，李國華麼？可是，不對，李國華為什麼名字變得那麼長了呢？小什麼什麼子呢？唉！這末長，叫人怎麼記得清楚呢？

大毛狗正要問個明白的時候，忽然一陣鑼鼓的聲音響了起來。
啊！這是玩的什麼把戲呀？

二五 兒童親善大會

「噹噹噹噹噹噹！」

啊！是的，會不會香姑娘來了呢？可是，不會的，現在這裏都是鬼子，香姑娘是不會來做戲的！可不是，香姑娘是油鷄隊了呀！

那末，大概是玩把戲的來了把？

小癩痢，小獼猴，跟大毛狗，三個「小兒子」，正向銅鑼響的地方看呀看的當兒，忽然看見一個老頭兒。啊呀！那個不是抽雅片烟的教三字經的馬勿死麼？你看，他穿着一件青布長衫，哈哈！還穿了件馬褂兒。哦！噲！是的，還帶了頂西瓜皮帽哩，他冒着深秋的風兒，一邊跑着，一邊敲着銅鑼。

「噹噹噹噹噹噹！」

啊！馬勿死發癡了麼？啊！他忽然大叫起來了：

「小囤，快點來呀！快點跟我來呀！跟我來吃糖糖呀！」

啊！馬勿死是個窮鬼，是個小氣鬼，他哪裏會有糖呢？就是有了糖，他肯給人家吃的麼？可是現在他卻敲

着銅鑼，大喊大叫，叫「小囡囡」去吃糖了！

一看見馬勿死那種滑稽的模樣兒，小癩癩笑起來了：

「哈哈哈哈哈！」

他又回過頭去對小獼猴跟大毛狗說：

「喂喂！我們去看看好麼？」

小獼猴也在笑，大毛狗也在笑，他們一聽見小癩癩的話，就立刻點點頭兒，說：

「好好！我們去看看呀！」

於是，三個「小兒子」就拔腳奔去了。

馬勿死一邊跑，一邊敲着銅鑼，一邊還大喊大叫。三個「小兒子」奔了來，他的黃慘慘的瘦臉孔上，頓

時笑了開來。——啊呀，笑得多難看呀！真像個活鬼！他笑着對三個「小兒子」說：

「好好！小囡囡來來！跟我來！我有糖給你們吃！」

馬勿死說好話，於是又往前面跑了。他又敲着銅鑼，又大喊大叫起來。

沒一會兒，馬勿死的後面，就跟着大批的「小囡囡」。馬勿死的黃慘慘的瘦臉孔上，只是笑着，笑着

難看的笑！他急急地向城隍廟跑去。

一到城隍廟，啊呀！城隍廟的大門上，就橫着一塊白竹布，上面寫着幾個大字，可惜小癩痢不認得。他媽的一定要讀讀書才好呀！讀過了書，不是那些黑黑的字兒也可以認得了麼？唉！小癩痢也不認得，可是大毛狗却認得一個字，那個字兒是「大」字。

是的，那白竹布上寫的是什麼呢？

是寫着——

「兒童親善大會」

廟門口還有兩個鬼子兵站着，他們就拿着上了雪亮亮的刺刀的步鎗。馬勿死走上前去，就把西瓜帽脫了下來，聳起了兩隻肩膀，就——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地行起禮來了！鬼子兵却一動也不動，看看馬勿死一頭的白髮，只是神氣地微笑着。

馬勿死對兩個鬼子兵行過六個鞠躬禮後，就轉過身來，對一大批的「小囡囡」說：

「來！小囡囡！來吃糖！唔唔！不過，不過，先對這兩個爺爺行三個鞠躬禮！」

「對鬼子行鞠躬禮麼？不行！不行！不行！……」

小癩痢轉過頭去，小獼猴跟大毛狗道：

「我們不要進去！不……」

可是裏面忽然衝出五六個穿着破長衫的雅片烟鬼來，把一大批「小囤囤」們都趕進了城隍廟。小癩癩小狗獠跟大毛狗逃不脫，也被趕了進去！

一跑進城隍廟，只見在大天井裏，已經有許多的「小囤囤」們了。他們都規規矩矩地坐着，一聲也不響，好像和尚打盹似地。靠西邊搭着一隻戲台，戲台上坐着兩個鬼子，啊呀還有兩個「小囤囤」一個看去是鬼子囤囤，一個不是的，明明是西村的一個小鷹三呀！是的，他爲什麼也到戲台上去了呢？唉！這倒奇怪了。還有那，那個不是七爺麼？他媽媽的這個不要臉的漢奸，現在跟鬼子在一起，好看你能够活得多久？你媽媽的！我小癩癩就要殺掉你是的，媽媽說的：你搶去我們的田，我一定要奪回來！

戲台上兩個鬼子，一個在鼻孔下面有着兩撇八字鬍子兒，一個却沒有，他們凶狠狠地向戲台下的「小囤囤」們看着。啊啊！大天井裏還站着四個鬼子兵哩，他們除了肩胛上揹着鎗外，有一個還拿着一根鞭子。他媽媽的這是幹的什麼玩意兒呀！這那裏是叫我們來吃齋，這明明是來叫我們吃鞭子呀！

小癩癩他們都坐在後面，他轉過臉去對小狗獠跟大毛狗剝眼睛。是的，他媽媽的要是鬼子兵拿鞭子來打我們的時候，我們整天井裏的「小囤囤」們都聯合起來抗戰！看鬼子兵怎樣？

忽然滴鈴滴鈴地，搖起鈴來了。剛才衝出大門口去的五六個雅片烟鬼，還有那個馬勿死，一齊都恭恭敬敬地跳上了戲台。

這時候，那個不要臉的七爺却站了起來，走到戲台中央，向戲台下面的「小囡囡」們點了一點頭，他的微胖胖的紅臉孔上，忽然笑了開來，於是，他就說道：

「啊哼！啊哼！」

他媽媽的！這是說話麼？這是咳嗽，不這是放狗臭屁呀！啊哼！現在總算說起話來了！

「今天我們開兒童親善大會，哈哈！是多麼開心呀！自從大日本帝國的皇軍打到我們這裏來了以後，我們不是已經都過着好日子了麼？哈哈！這是我們應該謝謝大日本帝國的皇軍的……」

啊呀！你看呀！是多醜呵！七爺向那個有兩撇八字鬚子兒的鬼子行起禮來了。他媽媽的！不要臉的狗蛋！鬼子來了後，村上的房子也燒掉了。唔！是的，小癩痢的爸爸也不見了呀！唉！不知是活着呢？還是死掉了？可憐的，小獼猴的媽媽不是也給鬼子打死了麼？啊！是的，還有，還有那個金妹呀，也死在鬼子的鎗彈下！大家哭也來不及，大家恨也來不及，還開心麼？他媽媽的！七爺還要叫大家謝謝鬼子，還謝謝你媽的狗蛋……

小癩痢的眼睛裏，忽然濕起來了，忽然紅起來了。他恨不得跳到戲台上去，把七爺痛痛地打一大頓。可是這狗蛋的七爺，又說起話來了！

「我們小孩子，從今天起，應該好好地聽從大日本爺爺們的話，他們是很好的，他們是救我們中國的大恩人。你看，今天有一個大日本的小爺爺，他要來跟我們小孩子親善親善，是多好呀……啊哼！啊哼！」

……好了！現在我們請木木爺爺來致訓話，你們都要靜地聽！

那個有着兩撇八字鬍子兒的鬼子，叫木——木頭的，是不是呀？就立刻「萬篤萬篤」地走到戲台當中來，向戲台下面一百多個「小囡囡」們看了一眼。忽然，兩撇八字鬍子兒一翹，笑起來了！啊呀！凶惡的人笑起來也是很凶惡的呀！於是七爺跟雅片烟鬼們，都狠狠地拍起手來了。你看，有一個雅片烟鬼要拍不動手了。哈哈！還是給我回到燕子窩裏去吧，抽一洞雅片烟再來拍手吧！

那個馬勿死，一邊拍着手，一邊向戲台下的「小囡囡」們大叫道：

「喂喂！大家拍手！大家拍手！」

不要臉的！有些人果真拍起手來了！他媽媽的拍什麼手呀？不要拍！不要拍！——小癩癩在大家的掌聲中，叫了起來：

「不要拍手！不……」

可是一個拿着鞭子的鬼子兵走來了，凶狠狠地說：

「啥人嘩啦嘩啦！啥人嘩啦嘩啦！」

小癩癩立刻把頭轉了開去。他現在又看見戲台上的另一個鬼子，拿着一樣東西——那是什麼東西呀？啊呀！不要是什麼炸彈呀！要是向戲台下一攢，那末，啊呀！不是大家都完了麼？可是那個鬼子却沒有把那

東西向戲台下擲去，只是向拍手的「小囡囡」們一照，於是就咕噥了一聲，把那樣怪東西拿到胸口邊去了。

唉！那是什麼玩意兒呀？

你不曉得麼？告訴你，那是——拍照！

拍照是小癩痢不曉得的，就是小獼猴跟大毛狗也不曉得的，大天井裏的「小囡囡」們全都不曉得的！那個拍照鬼子把照拍好了，於是站在戲台當中的那個鬼子，就舉起手來，向大家亂搖一陣，就叫喊了起來：

「好了！好了！不要拍手了！」

啊呀！他是鬼子國的人麼？他的中國話爲什麼說得那末像呢？咳！咳！這是什麼玩意兒呀？可是他又說了起來：

「喂喂！小朋友們！你們都很好，所以我們大日本帝國很歡喜你們。你們都要聽我們大日本帝國的話，乖乖地，不要聽蔣介石的話。蔣介石是壞人，他跟共產黨要好，一齊來殺人放火……」

小癩痢的小心兒裏，好像有一顆炸彈！啊呀！要爆炸起來了！他媽媽的那個鬼子放的什麼屁呀？殺人放火的是你們鬼子呀！你們鬼子不來，我們不是太太平平地過日子麼？蔣介石，不是蔣委員長，他現在正領導我們全中國的同胞們在抗戰，他是中華民國的大英雄呀！他是挺挺講統一戰線的，他跟抗日的共產黨要好，大夥兒一淘來抗日救國。我們是聽他的話的，聽你們鬼子的話麼？呸！你想麼？我們要在蔣委員的領導

下，打倒你們！打倒你們鬼子！還有，殺盡不要臉的，叫鬼子做「爺爺」的漢奸們！

八字鬍子兒的鬼子還在說話麼？不要聽！不要聽你的屁話兒！是的，把耳朵掩起來，誰要聽你的屁話兒呢？小癩痢就把雙手掩起耳朵來，轉過臉去，對小獠跟大毛狗點點頭兒，他們就都把耳朵掩了起來！其他的「小囡」們，一看見他們把耳朵掩起來，也就學起樣來沒一會兒，有三十幾個「小囡」們都掩起耳朵來了！

可是，拿鞭子的鬼子兵走來了，鞭子在掩耳朵的「小囡」們的頭上揚了揚，啊呀，大家嚇得連忙把手都放了下來。小癩痢不放下來，媽的打就打好了！我無論怎樣也不放！可是——鬼子兵却沒有看見他。

又是不要臉的七爺講話了麼？是的，不要聽他！

可是這會兒却要聽聽了！哈哈！那個小鬼子來講話了！是的，結里巴里地，也要講中國話麼？

「我們……要好……小孩子……聯合起來……打倒……國民黨……打倒……共產黨……」

呸！打倒你這小鬼子！滾你媽的蛋！是的，我小癩痢也不要聽，是的，他們今天全來講臭話，放狗屁！

可是，這會兒也得要聽聽了！那個西村的小蘆三難道也要來講屁話麼？你聽他說道：

「剛剛那位大日本帝國的小爺爺……」

呸！呸！什麼小爺爺，我小癩痢也不要聽！——可是，唉！唉！就聽一聽吧！於是小癩痢就又把手兒放了下來，

只聽見那個小瘋三說：

「我們中國跟日本的小孩子，都應該聯合起來親善起來！打倒國民黨！打倒共產黨……！」

唉！不要聽這西村的小瘋三吃了鬼子的什麼藥了呀！也來亂放狗臭屁了麼？他媽媽的是的，「乘船是什麼意思呀？啊！是乘航船麼？不對的！聯合起來，大家乘航船麼？哈哈！這是什麼玩意兒呀？可是那個小瘋三怎末會曉得的呢？我小癩痢却不曉得！唉！真是笨！可是，要曉得幹麼呀？在他們的嘴巴裏說出來的話兒，一定都不是好話！一定都不是好話的！是的，誰要曉得你們的「乘船」呢？不要曉得！不要曉得！」

啊呀！什麼東西！打到戲台上去了一大包一大包的。啊呀！是紅紅綠綠的一大包一大包呀！啊！是的，一定是糖了！哈哈！馬勿死吹牛皮，說：「跟我來吃糖糖！」哦！原來是吃的鬼子的糖麼？啊！是的，我小癩痢不是也有一包的麼？可是，啊呀！沒有了！丟掉了！是的，誰要吃鬼子的糖呀？

那個小鬼子跟西村的那個小瘋三來分送糖了。他們的面孔上，笑嘻嘻的，一人分送一包，一邊分送一邊說：

「我們大家來親善親善！」

又是「乘船乘船」，乘什麼船呀？不是航船乘呢？不要臉的！誰要來跟你小鬼子「乘船乘船」呢？要麼你跟我小癩痢一淘來打你們的大鬼子，我才來跟你們「乘船乘船」——可是「乘船乘船」，到底是

什麼意思呀？是的，一定是屁意思！因為這是他們放的屁話兒呀！

是的，小獼猴大毛狗不要他們的臭糖！可是，鬼子兵拿着鞭子跟過來了。噢！真是不要臉！人家不要你們的臭糖，你們却偏偏要給人家麼？好好就拿着，等會兒到了外邊，就把牠丟到糞缸裏去！

糖分送好，於是那個八字鬍子兒的鬼子又走到戲台當中來，對大家說：

「現在大家站起來，跟我喊！」

於是大家站了起來，他就狠狠地舉起右手來沒命地喊道：

「打倒國民黨！」

「打倒你這大鬼子——是的，不喊，看你怎樣？」

「打倒共產黨！」

你想打倒共產黨麼？我偏偏不倒，我要學蔣委員長的樣子，跟共產黨要好，打倒你們，你們鬼子國嘍囉！

「中日兩國小朋友親善萬歲！」

他媽的！又是「乘船」不喊！不喊！

啊啊！真是謝天謝地，現在算開完會了！小獼猴大毛狗我們一到外面，叫大家都把糖丟掉！是的，東洋糖是吃不得的，裏面一定有毒藥！是的，誰要是吃了東洋糖，一定是亡國奴！亡國奴！

二六 小叛兵

又是過了十幾天，唉！光陰真是過得快極了！十幾天給我小癩痢利了兩剎眼睛就過去了！可是，我小癩痢做了點什麼工作呀？唉！真是難為情呀！一個「小油鷄隊」可以不做工作的麼？

是的，大前天的晚上，李國華小隊——他媽媽的又說錯了！是的，是小隊長同志來，哼！我們的小隊長同志真是一個有本領的傢伙哩，他打扮得真像個小鄉下人呀！他來問問我們的工作做得怎樣？我告訴他：「我們都不理采鬼子兵！」

可是，李——啊！不小隊長同志却怪起我們來了，他說：

「爲什麼不去理采鬼子兵呢？要理采的，並且還要跟他們要好！」

你想：這是什麼大道理呀？我一直聽小隊長同志的話兒的，可是這會兒却不聽他的話兒了！非但不聽他的話兒，我還想揍他一頓哩！可不是麼？跟鬼子要好，就是不要臉的漢奸呀！可是，我們的小隊長同志怎麼說呢？唉！他真是個有本領的傢伙，他問我小癩痢道：

「那末請問你小癩痢同志！你回家來是做的什麼工作呀？」

我氣憤憤地說：

「來做小偵探工作！」

他這時却笑微微地又問我：

「你不跟鬼子兵要好要好，你能够探得出他們什麼事情來的麼？」

啊！這不是我問死了麼？我只得巴巴的瞞着兩隻發紅的眼睛，什麼話兒也說不出來了！唉！他的話兒是對的，我們做小偵探工作，不跟鬼子去要好要好，那末不是鬼子的什麼事情都不曉得了麼？我們以後一定要跟鬼子兵去要好要好，並且還要跟西村那個小廬三也要去要好要好，因為通過他的關係，不是也可以探聽出很多的事情來的麼？哈哈！我小癩痢爲什麼想不出來，而小隊長同志却想得出來的呢？唔！是的，他是小隊長同志，當然要比我聰明得多了！我向他承認我的錯誤——是的，一個新中國的小孩子，一發覺自己已有錯誤的時候，就要承認，就要改過，一個「小油鷄隊」更加要有那種偉大的精神呀！我一承認錯誤，小隊長同志就快活得什麼似地，抱着我，叫道：

「小癩痢同志！小癩痢同志！」

媽的抱得太緊了！唉！我的身體很瘦，不要一抱就抱癱了呀！哈哈！小隊長同志放了我了，他說：

「你這傻小子！我們跟他們要好是假的呀！」

我點了點頭兒。小獼猴同志說：

「當然是假要好！」

大毛狗——啊哈！他現在也是小油鷄隊了！也跟我們一淘做着小偵探的工作了！他也點點頭說：

「是的，假要好！」

這一夜，小隊長同志就跟我們睡在一起，明天一大清早，他就起身去了……

「啊——嗚——」

啊呀！他媽媽的嚇死我了！誰呢？小獼猴回過頭去一看，媽的是大毛狗這小鬼頭。他自從加入了「小油鷄隊」後，好像吃了一百碗大肉麵一樣的開心。是的，大毛狗的爸爸跟媽媽，在這一次的劫難中，雖然都活着，不像我小獼猴，不見了爸爸；不像小獼猴，不見了媽媽！可是他們的房子却燒掉了！他的媽媽因為受了驚嚇，現在正病着哩！是的，加入小油鷄隊打鬼子，這不開心還有什麼是開心的呢？

「哈哈哈哈哈！你嚇麼你……」大毛狗拍着手，大笑特笑道。

「好好好！你嚇我，我終有一天也給你嚇一嚇嚇得你……」

小獼猴還沒有說完，却不料又有一大聲在他們的後面發叫出來：

「八格爺囉！」

接着是——

「哈哈哈哈哈！」

小癩痢跟大毛狗連忙回過頭去，他媽媽的是小獠猴呀！啊！你們統一戰線起來嚇我小癩痢麼？

一天，我小癩痢會給你們一個大大的嚇唬哩！

小獠猴一跳就跳到大家的跟前，說：

「喂！你們不去了麼？」

「到什麼地方去？」小癩痢有點詫異地問。

小獠猴正想說話，大毛狗却起來叫道：

「啊呀！我倒忘掉了，跟鬼子去掃營房呀！」

「這，這……」小癩痢「這」不下去了。唉！這，這，這真有點兒不高興呀！

「啊！我們現在就去！現在就去！」大毛狗叫呀跳地，高興非凡。

於是，大毛狗就拖着小癩痢跟小獠猴奔向鬼子的營房去了。

一奔到鬼子的營房前，看門的鬼子兵笑嘻嘻地問：

「喂！小支那！小支那！來做啥？來做啥？」

「來掃地來掃地！」小獼猴跳着叫着，並且還笑着哩。

大毛狗也裝着快活的樣子叫道：

「喂喂！阿里撲四，阿三撒水，哈哈哈哈哈！」

鬼子兵也笑起來了。——呵呵呵呵！像隻老鴨子的叫聲，是怪難聽的。小獼猴也想跳跳，叫叫，可是他媽媽的不知怎地，一見鬼子，心裏總是老不舒服，怎末還能够快活地跳，快活地叫呢？唉，裝是無論如何裝不出來的呀！可是爲什麼小獼猴跟大毛狗裝得出來的呢？

鬼子兵還在老鴨子似地笑：——呵呵呵呵！他忽然看見小獼猴不跳不叫，只是氣憤憤地呆着，於是就跑過去，在他的小獼猴頭上拍了拍，可是立刻把手縮了回去，在軍服上揩呀揩的，一邊搖着頭兒說：

「你這個頭兒壞來西！交關不干淨，是生的什麼東西？」

小獼猴的臉孔紅起來了。唉，都是爸爸媽媽不好，爲什麼要我的頭兒生獼猴頭呢？現在連鬼子兵也來取笑我了！唉，唉，唉！

「交關不干淨交……」

你媽媽的！你還要說麼？——小獼猴差一點要奔上去跟鬼子兵打起來了！是的！我小獼猴不要命了！可是，唉！小偵探是要跟鬼子要好要好的，這真是件天下世界挺挺難的事呀！

小癩痢耐着，不說什麼。這時，另外有一個鬼子兵走來了，一看見有三個小孩子，也就笑嘻嘻地說：

「喂喂！小支那來來！來掃掃！來掃掃！」

小獼猴立刻就跳呀蹦地跑了過去，大毛狗也跟了去，只有小癩痢却慢吞吞地，好像腳上有一千斤的爛鐵縛着，走不動路。

唉！唉！跟鬼子打交道，真是件難事兒呀！是的小隊長同志來，我一定要對他說：這小偵探的工作我小癩痢是做不來的呀！

想呀想的，已經走到一片大草場上了。啊呀！臭得很呀！都是鬼子馬撒的屎呀！啊！已經有許多「小支那」在掃鬼子馬撒的屎了，他媽媽的！西村那個小蘆三也在掃，你看，他多神氣哪！拿着柄鬼子掃帚，指指這邊，點點那邊，在指揮人家哩！

領小癩痢他們來的那個鬼子兵，就給了他們三把掃帚，說：

「小支那！好好掃！等等有好東西，是麵包，把你們吃！」

小獼猴又是跳呀跳地，大毛狗老是——阿里摸四，阿三撒水地叫着，那個鬼子兵聽見了，也就——呵呵呵地，笑起來了！

小癩痢越掃越發火，越發火却越想打鬼子兵了！唉！唉！這工作我小癩痢不要做。是的，給我一桿鎗，我要

放鎗！我要打仗！

大家掃好了地，鬼子就來發麵包，一個人一個麵包。大家都吃了起來，小癩痢不要吃的，誰要吃，鬼子的東西呢？可是，小猢猻跟大毛狗也在吃，你看，小饑鬼吃得多有滋味呀！小癩痢咽了口涎唾。他媽媽的這鬼東西很好吃的麼？唉！吃牠一口吧！小癩痢咬了一口，啊呀！甜甜的哩！唔唔！是的，吃光了牠吧！

有些人吃光了又去向鬼子討。唉！真是不要臉，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還要說阿里摸四，阿三撒水！小猢猻也去討了，大毛狗這小饑鬼當然是不肯放鬆的。他們都向鬼子行禮，都說着阿里摸四，阿三撒水！小癩痢不去討，是的，跟鬼子行禮是多不要臉呀！

小猢猻跟大毛狗一邊吃着麵包，一邊走過來，他媽媽的他們都變壞了！是的，告訴小隊長同志說：小猢猻跟大毛狗現在投降鬼子，做漢奸了！

小癩痢不理睬小猢猻跟大毛狗，他轉過身子去。可是大毛狗挨近他的身邊，輕輕地說：

「你忘記了麼？我們是假要好呀！」

小猢猻也挨近去說：

「我們吃鬼子兵的麵包，跟別人吃鬼子兵的麵包是不同的呀！我們是要去探聽事情呀！」

唉！你們的話都是對的！我一定要跟小隊長同志說：我不要幹這臭工作，我要放鎗！我要打仗！

大家吃好了麵包，有一個鬼子兵就走過來，拍手對大家說：

「喂喂！小孩子現在排好隊，我們來體操！」

他媽媽的鬼子兵會說中國話的麼？你聽，這個鬼子說得多像呀！

大家都排好了隊。小癩痢沒精打采地排在大毛狗的前面。鬼子兵又抬起手來說：

「你們都是中國的好孩子，應該學習體操，學好了體操，去打倒蔣介石去打倒共產黨……！」

他媽媽的鬼子的嘴巴裏總沒有好話的。是的，他們給我們麵包吃，他們笑嘻嘻地待我們，原來要我們

學習體操，替他們打仗麼？不！我們不要體操！我們不要中鬼子兵的毒計呀！

小癩痢全身的血，像火一樣地燒起來了！他忽然跳出隊伍來，大聲叫道：

「不要體操！不要體操！不要中鬼子兵的毒計呀！他們要我們去打仗！打我們自己人啊！不要體操！」

一聽見學習體操是要替鬼子去打仗的，許多小孩子都駭怕了，大家就媽媽呀爸爸地立刻逃走了。

那個會說中國話的鬼子兵非常憤恨，立刻奔了過來，把小癩痢一把抓着了，嘴巴裏罵着：

「八格爺囉！你是小叛兵！小叛兵！槍斃你！槍斃你！」

說呀說的，就把小癩痢抓進鬼子兵的營房裏去了。

小癩痢跟大毛狗都非常地吃驚。啊呀！小癩痢這下子要沒有小性命了！那個鬼子兵不是憤恨地說：

「槍斃你槍斃你」麼

二七 八個漢奸殺頭

那個會說中國話的鬼子，把小癩癩抓進了營房，叫小癩癩坐在一隻大椅子裏，然後，他轉過身子去，像去尋找什麼東西似地。

小癩癩一坐在椅子裏，氣喘得很厲害：——阿呼阿呼地。他媽媽的！你要殺我？我好！我不怕！可是，唉！從此以後，我再也不見小隊長回去了！還有小獼猴跟大毛狗，唉！唉！只有這！我小癩癩有點兒不高興呀！

可是那個鬼子拿了一包紅紙紙包的東西，走到小癩癩的跟前，用着非常溫和的聲調兒說：

「喂喂！小孩子！這糖，糖！很甜的，很甜的！吃了包你開心！開心！是，拿去！你以後不要囉哩囉亂說話！你要曉得，我們大日本帝國是挺挺好，挺挺歡喜小孩子的！我們教你們小孩子體操，不是要你們去打仗，是要你們的身體強壯！哈哈！身體一強壯，力氣就大了！力氣一大，不是就可以去打倒壞人了麼？是，是，現在中國挺挺壞的人是誰，你曉得麼？我告訴你：是蔣介石！是共產黨……」

吓！吓！你又來了！你又來了！挺挺壞的是你們鬼子！是叫你們爺爺的不要臉的漢奸啊！是，是，不要聽。

不要聽你的屁話！是的，你的臭糖我小癩痢也不要吃！不要吃！

那個鬼子正又要說的當兒，忽然營房外邊傳來一陣急驟的喇叭聲音，接着是一陣「踢踢踢踢」的腳步聲。一個鬼子奔了進來，帶着哭一樣的聲音，絲絲沙沙地說：

「唉呀！唉呀！又要開拔了！又要開拔了！」

小癩痢轉過頭去一看，啊呀！那個不是硬要送我糟吃的鬼子兵麼？是的，那末大的年紀，還哭過哩。唉！唉！是他們國度裏的皇帝軍閥們要他到中國來打仗，因此，他不得不跟他的兒子分別！是的，他的兒子像我也有小癩痢頭哩……

那個會哭的鬼子兵還是絲絲沙沙地叫着：

「唉呀！唉呀！」

會說中國話的鬼子就跟那個會哭的鬼子噉哩括拉地講了幾句東洋話，於是，就向營房外邊奔去了！——哈哈！他把小癩痢放在營房裏幹麼呀？

那個會哭的鬼子兵團團地轉了幾個身，忽然看見小癩痢，他「啊呀」地叫了一聲，就呆呆地站停下來，好一會才跳到小癩痢跟前，捧起他的有着鼻涕的臉孔，亂吞一陣，於是就叫着：

「啊呀！我的兒子！我的兒子！你爸爸又要出去打仗了！打仗了！呀！」

他就措了鎗，跌跌踉踉地奔出營房去了。

啊呀！沒有人了！我小癩痢爲什麼不逃呀？啊！是的，快點逃呀！——於是小癩痢就逃出了營房。是的，逃到什麼地方去呢？啊！是的，快點到小隊長同志那邊去，告訴他，說鬼子兵都去打仗了！

於是小癩痢就奔呀奔的，沒命地奔着，奔得氣喘也不過來。可是，不關！還是要奔！奔死就奔死好了！

哈哈！奔到了！小隊長同志也找到了！小癩痢連「立正」行禮也都忘掉了，只是對着小隊長同志喘着氣叫：

「快，快，快，快，快……」

啊呀！「快」不下去了！小隊長同志的臉孔上，表示出很驚惶的樣子，對小癩痢說：

「喂喂喂！你，你靜一靜，靜一靜說。啊！究竟是什麼事情呀？啊！快點說呀！說呀！」

啊哈！小隊長同志的話說得多麼矛盾呀！既然說「靜一靜說」而又說「快點說呀」可是小癩痢不怎樣才好，他只是：

「快，快，快，快，快……」

唉呀！「快」不下去了呀！

小隊長同志非常地焦急，拉着小癩痢問：

「不是鬼子兵來了？」

小癩痢只是搖著頭：「快快快」地，又「快」不下去了！唉！他媽媽的把氣忍一忍住呀！好！二！三！——
唔！哈哈！氣忍住啦！小癩痢就一個字一個字地說了出來：

「我——們——那——邊——的——鬼——子——兵——都——走了——走了——」

「走了麼？走到什麼地方去了？」哈哈！小隊長同志這才透了一口氣。

「不，不曉得，聽他們說，又去打仗了！」小癩痢的氣這時才算平定下來。

小隊長同志於是對小癩痢說：

「好！你在這裏站着，我去報告大隊長同志去！」

小隊長同志就別轉屁股奔去了。小癩痢深深地透了一口氣，就把身體向泥地上一橫。哈哈！躺一躺呀！
啊呀！是多舒服呵！

可是他媽媽的李國華小——唔，不對，可是，不管他是的，他為什麼還不來呀！我小癩痢却等不及了！
唉！你看我氣也不透了，是的是的，背上的汗也不濕了！這可見我已經等了長長遠遠了！

可是，小隊長同志還不來！

可是——啊呀！來！

哈哈！小隊長同志也喘着氣他說：

「快，快，快，快，快……」

哈哈也「快」不下去了麼？

小癩痢骨碌地跳了起來，報復地說：

「喂喂喂！你，你靜一靜，靜一靜說。啊……快點說呀說呀！」

李——不，小隊長同志一下子就把氣忍住了，他說：

「小癩痢同志你說的話是真的，小獼猴同志也來報告了啊！是的，快點去！快點去！我們的隊伍要開去，開去捉七爺了呀！」

什麼？去捉七爺了麼？哈哈哈哈哈！他媽媽的！今天一定會捉住了！好！小隊長同志走走哇！

哈哈哈哈哈！你看呀！一羣鄉下人平常拿着鋤頭扁担的，可是現在，拿着鎗了！是「油鷄隊」了！是的，這些鎗不曉得從什麼地方來的呀？可是，管他呀！是的，去捉七爺這不要臉的漢奸呀！

好哇！走得快一點呀！再走得快一點呀！不要給七爺逃走呀！

哈哈哈哈哈！現在走到了！把七爺的房子也包圍起來了！是的，有些勇敢的「油鷄隊」衝進七爺的房子裏去了！可是沒一會，那些「油鷄隊」又回出來，大叫道：

「七爺逃走啦！」

什麼？七爺逃走了麼？這叫東洋鬼子「爺爺」的大漢奸逃掉了麼？這叫麵粉八來放毒藥的，後來又把麵粉八害死的老王八蛋逃走了麼？他媽媽的！怎末會給他逃走的呢？他難道生了「順風耳朵」跟「千里眼」的麼？他難道已經聽見我們「油鷄隊」要來捉他了麼？唉！他媽媽的！捉不住這老王八蛋，我小癩痢不要命了！

大家正在憤恨不高興的時候，忽然大毛狗飛也似地奔來了。他一邊奔，一邊叫：

「你們是油煎蛋麼？」

是「油鷄隊」，怎末叫做「油煎蛋」了呢？哈哈！你大毛狗要吃「油煎蛋」麼？

可是大毛狗已經奔到「油鷄隊」中來了，又大聲叫道：

「快點快點！七爺要逃走了！他要乘船了！」

這時，「油鷄隊」裏跳出來一個大個兒的，啊呀！這不是香姑娘的爸爸麼？他對大毛狗說：

「是真的麼？好！你帶領我們走！」

大毛狗就回頭又奔了去，大夥兒的「油鷄隊」也跟着奔了去。小癩痢只是嫌自己的腿太短。他媽媽的！我小癩痢的腿要是一長，不是一脚就好跨到七爺的屁股上去了麼？

幾百隻脚在地面上飛呀奔地，沒一會兒，已經飛奔到河邊了！哈哈！你這不要臉的漢奸，這會兒你是再也逃不脫了呀！

七爺早已逃到船上去了，船也已經離開河邊了！可是「油鷄隊」奔到河邊，就——砰砰地開起鎗來！一邊大聲叫道：

「搖船的快靠岸來！」

有幾個「油鷄隊」拿了鎗，就卜通卜通地，跳到河裏去，嘩啦嘩啦，就游起水來了！

好哇！他們爬到七爺的船上去了！哈哈！七爺的船靠近岸邊來了！

香姑娘的爸爸真是條好漢，他右手拿着手鎗，就跳到船上去，後面還跟着幾個「油鷄隊」。

好哇！這不要臉的大漢奸被捉住了！哈哈！你看，馬勿死也被捉住了！真不是好漢，是王八蛋！是東洋鬼子的兔崽子！你看，縮着頭像豬鬃一樣地叫着，被「油鷄隊」捉上岸來了！

「打倒漢奸！」

「殺死漢奸！」

岸上的「油鷄隊」們都大聲地叫起來了！他媽媽的小癩痢奔了過去，大聲叫道：

「殺死漢奸……呀……呀……」

大隊「油鷄隊」於是又向村子回去。到了村子裏，老百姓們也都跟着來了。香姑娘的爸爸站在一堆瓦礫堆上，大聲叫道：

「現在捉到八個漢奸，請老百姓們公決，怎樣處置他們呀？」

「殺掉他們……」

「殺掉他們……」

「馬上殺掉他們……」

「殺……呀……」

香姑娘的爸爸把手舉了起來，又大聲叫道：

「好好現在一定遵照大家意見，把他們全體鎗斃！不過，今天我們能够捉到漢奸，這大功勞我們一定要歸到三位小朋友！第一個是小獼猴，第二個是小獼猴，他們沒命地來報告我們，說鬼子軍隊已經開走。第三個是大毛狗，他來告訴我們那八個漢奸的逃走！我們不做亡國奴的同胞們！我們全要學學這三位小英雄，誓死抗日，誓死除奸！只有抗日除奸，才是我們老百姓的出路！才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出路！現在，請大家跟我來喊口號：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撲滅不要臉的漢奸！

「撲滅不要臉的漢奸！」

——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日！

「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日！」

——中華民國萬歲萬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萬萬歲！」

小癩痢的喉嚨也喊破了！他媽媽的喊這樣的口號才有勁兒呀！像那天在大廟裏喊的那些狗屁口號，只有鬼子漢奸才喊得有趣哩！

香姑娘的爸爸於是又大聲地對大家說：

「同胞們！現在我想起來了，我們爲節省子彈起見，那八個漢奸，決定用大刀殺死！」

「好……哇……殺……頭！」

於是七爺馬勿死等八個不要臉的漢奸，就拖到田裏去了。他們全都嘩啦嘩啦地叫着。馬勿死——吓你不死的麼？可是今天要殺你的頭了！是的，誰叫你做漢奸的呀！——他像隻被打斷了腿的狗兒，汪汪地哭叫着：

「青天大老爺呀！饒我一條狗命呀！」

七爺只是叫着：

「我再也不敢做漢奸了呀！」

可是你已經做過漢奸了呀！你媽媽的你現在喊叫有什麼用呢？

小癩痢已經找到小獼猴跟大毛狗了，三個人手拉手地，非常快活地，一淘跟到稻田裏去，看漢奸們殺頭！

到了稻田，八個漢奸就跪在田裏。於是有一個大漢子，手拿着雪亮的大刀，一個一個地，把漢奸們的頭兒都砍掉了！

老百姓們全都鼓掌歡叫：

「好……哇！」

小癩痢也叫着他叫呀叫地，忽然哭起來了！啊啊！媽媽！我們的仇報了！唉！可是，你媽媽呢？啊！還有，還有，爸爸呢？

「好……哇！」

是的，哭不是好漢！李國華，小隊長同志說過的：沒有爸爸的，不要哭，只要努力報仇！沒有媽媽的，也不要哭，也只要努力報仇！是的，把鬼子打倒了，國家救了，哈哈！什麼仇不都報了麼？那時候，中國就是我們的爸爸！中國就是我們的媽媽！

小癩痢正在那末想呀想的當兒，忽然人叢中有人叫道：

「小癩痢！小獼猴！大毛狗！」

啊！是誰呀？是誰在叫呀？

二八 重要的文件

是李國華——啊！不是小隊長同志呀！

你看，小隊長同志是多神氣呀！他一搖一擺地走過來了。可不是麼？要是沒有咱們「小油鷄隊」，會曉得鬼子兵隊開走的麼？會抓得到七爺馬勿死……這批不要臉的王八漢奸的麼？不要瞞咱們的年紀小呀！中華民族的復興，咱們小孩子的功績可也不小呀！

「啊哈！小癩痢同志！小獼猴同志！大毛狗同志！啊哈！你們，你們真正英勇！真正英勇！啊哈！啊哈！啊哈……」

喂！不要「啊哈」下去了！再「啊哈」下去，當心你的下巴兒會掉落的呀！小癩痢同志搔搔他的小癩痢頭，可是，啊！把小癩痢頭也搔痛了！唉！真是他媽媽的！誰叫我生着一頭的癩痢頭的呀！害得現在個個人都叫我：「小癩痢！小癩痢！小癩痢！」

搔痛了小癩痢頭，却把要對小隊長同志講的話兒也都忘掉了！小癩痢咽了口涎唾，正想要開口的時候，小隊長同志却又「啊哈」地說了：

「啊哈！是的，大隊長同志說的，你們都是小英雄了！我們全游擊隊的同志們都曉得你們的名字了！你

們是——小癩痢同志！小獼猴同志！大毛狗同志！啊哈！啊哈！啊哈！……」

啊哈！小隊長同志今天爲什麼要這樣地快活呀！老是「啊哈啊哈」地，「啊哈」下去了！可是，啊哈！咱們鄉下小孩子，今天做了件了不得的大事，不要「啊哈啊哈」的麼？

啊哈！啊哈！……

大家都「啊哈」起來了。

啊哈！是的，以後一定要做出些更加出色的工作來！讓全國的同胞們都來「啊哈啊哈」！啊哈！是的，咱們「小油鷄隊」一定要比他們「大鷄油隊」更加努力，更加英勇！這樣，大家一定又會「啊哈啊哈」了！

啊！鬼子兵是挺挺沒用的傢伙，你看，殺掉他們的王八漢奸「兒子」，已有幾個星期了，可是他們却想也不想來報報仇，儘讓咱們大大小小的「油鷄隊」們，住在這兒。

啊哈！咱們讀書，是小隊長同志教我們的，是「a. b. c. d.」。海海！這不是外國字，這是咱們中國的新文字。唔唔！唸起來可真便當呀！一個多月，咱們不識字的「小油擊隊」同志們，就能够看新文字報紙了。哈！咱們不識字的鄉下小孩子識起字來了！嗨！這還了得！咱們識得了字，咱們就懂得了大道理。什麼大道理？就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後，大夥兒來建立個獨立幸福自由的三民主義共和國！

哼！你們不要說咱們鄉下小孩子笨呀！咱們實在也是聰明得很哩！咱們全都會做戲了！也是小隊長

同志教我們的小隊長同志是咱們的導演。——嗨！什麼是「導演」呢？不告訴你，你曉得麼？——如果不曉得，就比不上咱們鄉下小孩子了！哈哈！

咱們學會了做戲，就到四鄉去做給老百姓們看。老百姓們看了咱們的戲，他們都明白：要想生活得好，一定先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跟可惡的王八漢奸們！

大家瞧，咱們讀書做戲，鬼子却不敢來放一個屁！鬼子是沒用的傢伙，聽見咱們「油鷄隊」的名字，就嚇破了膽了！

咱們「油鷄隊」——啊！不是「游擊隊」！是的，咱們「游擊隊」全跟老百姓要好。其實，咱們就是老百姓呀！

哼！哼！你現在却不能看輕小癩痢！他做戲做得挺挺好；他唱歌也唱得叫人血膊里的血兒，都沸沸地滾起來，他會寫：

Dadu Rihuan diguozhuj

Dadao wangba xianglan

Zhūngxua Minguo wansu Wanwansu

他懂得新文字，就是像一堆一堆的「牛糞」的「老文字」，他也能够認識得百把來個。嗨！大家都

稱贊他，說是一個挺挺括括的「小鬼」呀！你說「小鬼」是個壞名字麼？不是個了不得的好名字！聽說八路軍中就有不少的「小鬼」，打東洋鬼子比誰都要起勁，他們是「標準小鬼」，大家都要學他們的樣；就是——也要做個了不得的「小鬼」！小癩痢學得挺像，因為他是個挺挺抗日救國的「小游擊隊」呀！

不過，他也有缺點：就是粗裏粗氣，一點也不肯細細心心的。他一碰就要撒脾氣，罵人：「他媽媽的」！可是，他說：「我一定要克服這種壞脾氣！」

這天，小癩痢從大廟裏——啊呀！這大廟現在是「游擊隊」的隊部了！——走出來，他拿着一把小手鎗。嗨，他也學會了開手鎗了。他記得在開第一鎗的時候，他的手臂震得發麻。可是現在，不了，「砰」！子彈射出去了。他媽媽的！一定要打死一個臭鬼子！

他跨出大廟的門口，可是小隊長同志從後面奔過來，一把拖着他：

「喂喂！小癩痢同志！你你，來來，大隊長同志要你，要你去！有一件工作，重大的工作要你去做，要你去做哩！」什麼？大隊長同志要我去麼？並且還有一件重大的工作要我去做麼？他媽媽的！老是讀書做戲，可真不夠勁兒呀！是的，重大的工作是不是「開火」呢？嗨，「開火」是挺挺有味兒。「砰砰砰」！子彈從鎗眼兒射出去，鬼子兵就號叫了，鬼子兵就逃掉了！哈哈！砰砰砰！

小癩痢同志就立刻回轉身去，跟了小隊長同志，一淘奔到大隊長同志那裏去了。

大隊長同志正在跟小獼猴同志跟大毛狗同志談着話，一看見小獼猴同志來了，就急忙忙地問：

「喂喂！小獼猴同志！你木塞港認識麼？」

「木塞港麼？啊！這不是我的外婆家麼？哈哈！大隊長同志！我認識的！我認識的！」小獼猴同志快活地說着。

「啊呀！」大隊長同志跳起來了，他撲到小獼猴同志的跟前，他媽媽的幹麼呀？要駭死人了！大隊長同志快活地叫了起來：

「你真的認識麼？」

他媽媽的！我小獼猴同志幾時騙過你大隊長同志了呢？木塞港是我的外婆家，抗戰之前，媽媽常常差我到那邊去的。是的，我的舅舅很兇，要打我的，說我這末大的小孩子了，還要拖鼻涕。還說我生了一頭的癩痢頭，叫人看了真要打噁心！——他媽媽的！你小時候還吃過屎哩，難道你就忘記了麼？這是媽媽告訴我的。現在算你年紀大了，就神氣我麼？他媽媽的！是的，我爲什麼不認得呢？

小獼猴白了兩白大隊長同志眼睛，不快活地說：

「是我外婆家會不認識麼？」

大隊長同志就把小獼猴同志抱了起來，說道：

「你，你，你不快活了！唉！小癩痢同志！誰說你不認識呢？」

可是你剛剛不是說：「你真的認識麼？」怎末現在又說：「誰說你不認識呢？」他媽媽的大隊長同志怎末會說出前後不對頭的話兒來了呢？

於是，大隊長同志就把小癩痢同志放下地來，從衣袋裏拿出一封小小的信壳兒，態度馬上變得很嚴肅起來，他說：

「有一件重大的工作要你做，就是把這封信送到木塞港去，在天未黑之前一定要送到的，否則，就要，就要……」

「就要」什麼呀？快點說出來呀！可是，大隊長同志說話是挺挺不愜意的，「就要」不下去了，忽然又轉了個彎兒說：

「你不認識香姑娘麼？」

香姑娘麼？他媽媽的！怎末不認識呢？你不是用鞭子惡狠狠地打過她的麼？——不過，現在我小癩痢聽明了，是的，那是做戲，不是真的打香姑娘！他媽媽的！我那時還當是真的哩！

小癩痢同志點點頭說：

「怎末會不認識呢？」

「那再好也沒有，她住在木寨港的一個小學堂裏。是的，那小學堂你曉得麼？」大隊長同志的眉頭忽然皺了起來。

「這，這倒不曉得了！——可是，不好問的麼？我會問舅舅的，不，我不問舅舅這壞坯子，我會問外婆的。」

小癩痢就把那意思告訴了大隊長同志，大隊長同志於是就把那個小小的信壳兒交給了小癩痢同志，他又說：

「小癩痢同志！你做成功了這樁工作，嗨！嗨！嗨！……」

大隊長同志又「嗨嗨」不下去了，只儘把大姆指在小癩痢同志的鼻子前翹了起來，翹呀翹的，於是就把話兒又轉了個彎，說道：

「是的，你把小手鎗放在這裏，不要帶去……」

什麼？把小手鎗不要帶去麼？不行的小手鎗是我的小性命呀！我要帶去的！我要帶去的！可是大隊長同志說下去道：

「路上碰到鬼子兵，抄出手鎗來，你的小性命丟了倒不要緊，可是……」

「可是」什麼呀？怎末又「可是」不下去了呀！唉！你看，你看，他的話兒又在轉彎了：

「你一定不能帶去的！出了毛病可不是玩的呀！」

小癩痢同志沒法，是的，大隊長同志的命令是要服從的，他倒底是大隊長同志呀，把小手鎗交給了大隊長同志吧，可是小癩痢說道：

「要還我的呀！」

「當然！當然！要還你的！」

小癩痢同志轉身要走了，可是大隊長同志一把又把他拉住了，說：

「把文件放在腳底下是的，如果給鬼子捉住了，就把文件吃到肚子裏去，不要給他們！小癩痢同志這點要特別——特別注意呀！否則，事情就要壞了！咱們游擊隊要完了！」

啊！這小小的信兒原來有那末大的道理麼？唔！是的，一定不給鬼子拿去，於是，小癩痢同志就把那小小的信兒塞到了襪子裏去。

他轉過頭去對小獼猴同志跟大毛狗同志伸了一伸小舌頭，把鼻子縮了縮，裝了一個小鬼臉。小獼猴同志也還了個小鬼臉給他。大毛狗同志却舉大隊長同志的樣兒，把大姆指向他翹了一翹。

小癩痢同志去了，可是大隊長同志在後面說道：

「小癩痢同志！不要粗里粗氣呀！這是件重大的工作呀！」

他媽媽的！我老早把粗里粗氣的缺點克服了是的，我要快點去呀！你看，太陽快要落山了！啊！是的，要

在天未黑之前送到的呀！

小癩痢同志就在路上奔了起來。可是，啊呀！給小石頭兒絆了一腳，他媽媽的差一點兒跌一交呀！是的，不管他奔吧！可是，唉！那小小的信兒是那末重要，放在腳底下，不是要踏破的麼？如果踏破了，那末是好的呢？啊！是的，拿出來吧！還是拿出來吧！

小癩痢就躲到稻田裏去，把那小小的信兒拿了出來，把牠捏在手掌裏。啊呀！這鬼東西可真小呀！一捏就給捏得看不見了！哈哈！是的，還是捏在手掌裏的好，不會被踩破了！

小癩痢於是鑽出稻田，又奔了起來。

奔呀奔的，他媽媽的！怎末還沒有奔到木寨溝呀！唉！天快要黑下來了！他媽媽的！快點兒奔呀！

小癩痢沒命地奔着。可是忽然後面有一隻大黃狗追來了！

[Wang Wang Wang]

小癩痢回頭一看，啊呀！他媽媽的那末大的一隻黃狗麼？好好！你來！你來！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小癩痢就站停下來，拾起一塊泥塊，向大黃狗摔去。哈哈！給摔中了！他媽媽的！你還要追來麼？啊！你又追來了麼？啊！是的，再拾一塊大泥塊，他媽媽的！摔死你這畜生！啊！不得了啦！又來了一隻大黑狗了！他媽媽的！天要黑下來了！唉！跟狗打什麼仗呢？是的，跟鬼子打仗去！是的，還是逃吧！

兩個鬼子兵就丟下了小癩痢，走開去了。

小癩痢軟軟地坐在地上，呆呆地望着那兩個走去的鬼子兵。

「噢！這，這是怎末一會兒的事呀？」

「這是咱們「游擊隊」的「文件」呀！怎末會變成你們鬼子家裏寄給你們的信了呢？」

「啊啊！這，這倒到底是怎末會兒的事呀？」

「唉！天是在黑下來了喲！」

二九夜襲

難道那封信真是鬼子家裏寄給他們的麼？

那末，我的「文件」呢？

啊！是的，一定是掉在跟大黃狗大黑狗打仗的地方了！啊！這，這，這倒到底是怎麼會兒的事呀！唉！這都是我小癩痢「粗里粗氣」不「細細心心」的大缺點呀！唉！唉！克服它！克服它！

可是，那「文件」不知會不會給人家拾去呢？

天不是在黑下來了麼？

那「文件」是重要的東西呀！要是丟了，咱們「游擊隊」不是就完了麼？

一想到這裏，小癩痢軟軟的身體裏，不知怎地，忽然來了一股很大很大的力氣。他打從地上跳了起來，一股勁兒地向剛才跟大黃狗大黑狗打仗的地方奔去了！

哈哈！一奔就奔到了。

小癩痢向田岸兩旁尋呀尋的。

哈哈哈哈哈！在一塊大泥塊的旁邊，不是那小小的自信亮兒麼？他媽媽的，都是大黃狗跟大黑狗那兩隻畜生跟我搗的蛋呀！否則我老早到了木寨港了！他媽媽的，怎末鬼子兵的家信也會掉在這裏的呢？唉！真是危險哪！差一點咱們「游擊隊」完了！是的，做工作是一定要胆大心細的呀！我小癩痢一定要克服那粗里粗氣的大缺點！

小癩痢把「文件」捏在手掌裏，哈哈！不是正好麼？不得，剛剛那鬼子兵的家信捏在手掌裏，不是大了點麼？哈哈！「文件」呀！我的心肝兒寶貝呀！你又在我的手掌中了呀！

是的，這下子不要再捏在手掌裏了！還是聽大隊長同志的話，放到腳底下去，要是「文件」破掉了，誰叫大隊長同志叫我那末做的呢？

小癩痢把「文件」放到腳底下去後，就沒命地奔向木寨港去了。

哈哈哈哈哈！木寨港到了！

是的，到外婆家去，問一聲：「喂！外婆這裏的小學堂在哪裏呀？」外婆要問三話四，我會說：「先告訴我，那小學堂在那裏，我再跟你瞎七搭八！」要是舅舅打起我來的話，哼！我可不怕他了！我也要跟他打過明白！是的，我小癩痢要是理屈，什麼人都可以打我的！可是別人家不講道理，要打我，我可也不客氣，你一拳，我就會給你一脚！他媽媽的！舅舅要是不講理，亂打人，好吧！咱們擺開陣勢，那麼來打一仗吧！

小癩痢想呀想的一邊把衣袖捲了起來正想撞進外婆家裏去的時候忽然外婆家的門「啣呀」地開了。

「啊呀！不要是舅舅出來了呀！」

「可是，不是舅舅呀！」

「啊呀！這，這是怎末會兒的事呀！我小癩痢在做夢麼？啊啊！站在我小癩痢面前的，從外婆家裏出來的，

不是我的爸爸麼？」

「啊啊！你看，爸爸也呆住了，他老是對我小癩痢看着，有點不想信似地，揉了揉眼睛。啊呀！爸爸撲向小癩痢去了一大把就把小癩痢抱了起來，快活地吻着他，快活地叫着他：

「啊啊！是我的小癩痢呀！啊啊！小癩痢！你現在是個小游擊隊了！是不是？」

「噢！爸爸怎末會曉得我是小游擊隊的呢？噢！這，這真是怎末會兒的事呀！噢！

「爸爸！你怎末會曉得的呢？」

爸爸把小癩痢放在地上。啊呀！你看，爸爸滿臉都是黑鬍子了！哈哈！爸爸變得像個外國人了！哈哈！

爸爸也笑了起來，說道：

「是香姑娘，是香姑娘告訴我們大家的！」

「啊！什麼？是香姑娘？啊！我倒忘掉了，我的「文件」不是說要給香姑娘的麼？」

小癩痢連忙問爸爸道：

「爸爸！爸爸！香姑娘麼？香姑娘在什麼地方呀？」

小癩痢就一屁股坐到地上去，脫掉鞋子襪子。唉！這，這是怎末會兒的事呀？爸爸看得奇怪起來！

啊！小癩痢在發瘋狂麼？這末冷的天氣，脫鞋子，脫襪子，爲的什麼呀？

可是小癩痢却把「文件」拿了出來，立刻站起來對爸爸說道：

「爸爸！爸爸！我要把這東西給香姑娘。是的，要在天未黑之前給香姑娘。爸爸這是重要的文件呀！」

爸爸楞了一下，啊呀！原來小癩痢是負有重要的使命來的麼？爸爸就連忙對小癩痢說：

「小癩痢！快點穿好襪子跟鞋子，我來陪你到香姑娘那裏去！」

小癩痢就穿起襪子跟鞋子來。可是他奇怪起來了，是的，爸爸爲什麼會認識香姑娘的呢？

「喂！爸爸！你怎末認識香姑娘的呀？」小癩痢抬起頭來問。

「啊！這，這麼哈哈！小癩痢！我自從那夜跟你逃散後，我差一點兒被鬼子兵抓去殺頭！後來我經過許多

危險，才逃了出來。聽見大家說：加入游擊隊打他媽媽的鬼子兵！哈哈！我就加入游擊隊了！後來，香姑娘到我們的隊部裏來，我就曉得你是個小游擊隊，並且，還曉得你的工作做得很努力，哈哈！小癩痢！我真快活，我對

同志們說：我沒有白養小癩痢，小癩痢工作得很好……」

是的，爸爸！我小癩痢襪子跟鞋子都穿好了呀！啊啊！天快要黑下來了！我們快點去看香姑娘吧！啊啊！爸爸呀！你也加入游擊隊了麼？那末，你也是我的同志了！是的，爸爸同志！怪不得你認識香姑娘。哈哈！哈哈！

「爸爸同志！我們快點去找香姑娘吧！」小癩痢快活地拉着爸爸同志的手，道末說着。

爸爸同志也快活，答應道：

「啊！小癩痢！我們快點去找香姑娘吧！」

爸爸同志跟小癩痢同志就奔向香姑娘那裏去了。

香姑娘正跨出小學堂，小癩痢同志看見了，就嘩啦嘩啦地喊起來：

「香姑娘同志呀！有重要文件呀！」

香姑娘同志站停下來，一看是小癩痢同志，就立刻快活地叫道：

「啊呀！是小癩痢同志麼？……」

小癩痢奔到了香姑娘同志的面前，就把那「文件」交給了香姑娘同志。

哈哈！哈哈！他媽媽的現在心裏覺得輕快得多了！唉！唉！不要看輕那「文件」哩，它有一千斤重，老攔在我的心頭上，現在把它交給了香姑娘同志，頓時輕快得多了。哈哈！哈哈！我小癩痢完成了一樁重大的

工作了呀！

香姑娘同志看着「文件」忽然跳了起來道：

「好好好好！」

噢！噢！什麼哪？唉！真的。那「文件」裏不知是說了些什麼話兒呀？小癩痢正想問，可是香姑娘同志

對小癩痢同志說：

「小癩痢同志請到裏面來坐坐吧！」

說罷，香姑娘同志就奔到裏面去了。

爸爸同志就過來陪了小癩痢同志走進了小學堂。在一間課堂裏，他們坐下來，大家就談着闊別後的一切情形來。

不一會兒，軍號「嘟嘟嘟」地吹起來了，爸爸同志拉着小癩痢同志，一淘奔到草場上去。

草場上，立刻聚集攏很多的游擊隊同志們，大家排好隊，香姑娘同志對大家說：

「同志們！今晚上我們要去夜襲！鬼子們有許多軍火放在離這裏二十里左右的朱家鎮，這是一筆很大的軍火，我們已經約好了四圍的游擊隊同志們，在今天晚上圍攻朱家鎮，奪取那筆很大的軍火同志們！現在我們快點吃夜飯，快點準備起來。各小隊的同志們都在小隊長同志的指揮之下，不要擅離部隊！同志

們！假使奪取到了那筆很大的軍火，我們附近的游擊隊是立刻可以擴大了……」

啊！原來是這樣麼？原來是要去奪取鬼子兵的軍火麼？這，爲什麼大隊長同志不早點告訴我呢？的，大隊長同志是挺挺小氣的。你看，香姑娘同志多大量呀！她對着大家不是告訴出來了麼？

可是，不管他！今晚上打鬼子，我小癩痢一定也要去打的呀！嘩！開火是我小癩痢挺挺開心不過的事，是，開火！開東洋鬼子兵的火！

小癩痢正在開心的時候，忽然想到他的小手鎗在大隊長同志那裏，他就發起急來了，他連忙拉着爸爸同志的手，說：

「爸爸同志！給我一把小手鎗，我也要打鬼子去！」

爸爸同志對小癩痢同志看了一眼，問：

「你會開手鎗的麼？」

他媽媽的！你爸爸同志看輕我小癩痢麼？不是吹牛皮，我開起手鎗來，要比你爸爸同志開得正確哩！小癩痢同志就不高興地對爸爸同志說：

「爸爸同志！我開小手鎗是拿手好戲！我本來有一把小手鎗的，現在放在大隊長同志那裏。是的，爸爸同志！今夜是打鬼子，我一定要去！你一定要給我弄一把小手鎗來的！」

爸爸同志點了一點頭，答應了小癩痢同志的要求。

散了隊，爸爸同志就領了小癩痢同志到了香姑娘同志那裏，爸爸同志對香姑娘同志說：

「香姑娘同志！你不曉得麼？這位小癩痢同志就是我的兒子呀！」

噢！爸爸同志作興的麼？我小癩痢要你給我弄一把小手鎗呀！不是叫你來對香姑娘同志說我是你的兒子同志的呀！

可是香姑娘同志却高興地叫了起來：

「啊！哈！小癩痢同志是你的兒子麼？啊！你真光榮！小癩痢同志工作得很好呀！」

「是的，是的！」爸爸同志儘是彎着身體，快活地說：「所以，他，啊！這位小癩痢同志，聽說今夜裏要去打鬼子，他很高興。可是，他，這位小癩痢同志因為沒有小手鎗，是的，他的小手鎗放在大隊長同志那裏，沒有拿來，所以，他要一把小手鎗呀！」

結里巴里地，爸爸同志總算說完話了。小癩痢同志對香姑娘同志說：

「香姑娘同志！給我一把，你不曉得麼？我開小手鎗是拿手好戲呀！」

香姑娘同志拉着小癩痢同志的手，稱讚他道：

「小癩痢同志！這次夜襲如果成功，你小癩痢同志的功績可真大得了不得呀！啊！是的，你要小手鎗

麼？好！我一定給你一把，給你一把！

說罷，香姑娘同志就轉身到一隻大櫃子的旁邊，拉開抽屜，就拿出一把小手鎗來，交給了小癩痢同志，並且還給了他許多的子彈。

「小癩痢同志！一顆子彈打倒一個敵人呀！」香姑娘同志微笑着說。

「一定的！一定的！」小癩痢同志把小手鎗玩弄了一會。

爸爸同志跟小癩痢同志，就別了香姑娘同志。是的，夜襲的時間快點到來呀！……

唉！咋末還不到來呢？

小癩痢同志心裏非常焦急着，其他的同志們心裏也焦急着。是的，他媽媽的時間一到，大夥兒往鬼子兵那裏衝去！啊！軍火就可以奪取到了呀！

啊啊！夜襲的時間快點到來呀！

到了！現在，夜襲的時間是到了！

啊啊！是的，同志們！英勇起來，往前面走，輕輕地，不要弄出一點聲音來，讓鬼子兵一點也不覺得。是的，同志們！輕輕地，要英勇地，往前面去呀！

夜，墨墨墨的黑游擊隊同志們都分散着，跨着輕快的步子，向着朱家鎮進發！

哈！

小癩痢同志是跟着爸爸同志在一起，小手鎗緊地握在他的右手裏。他媽媽的要去開火了！哈哈

爸爸同志！咱們來比賽一下，看誰勇敢？看誰開鎗開得準？

小隊長同志發下命令來了，是這末輕輕地：

「同志們！朱家鎮到了！大家臥倒！」

他媽媽的臥什麼倒呀？衝過去不好麼？可是小隊長同志又說了：

「同志們！現在前進呀！」

唉！衝的前進才有勁兒呀！爬的前進有什麼趣味呢？

可是，這是小隊長的命令呀！唉！真是沒法呵！爬，又不是蟲兒，爬什麼呢？

大家爬呀爬的，爬進了朱家鎮。這時候，東北方忽然起了鎗聲了。

「砰砰砰砰！」

小隊長同志立刻站了起來，聲音也變得興奮起來了：

「同志們！站起來！跟着我！向前向前！」

他媽媽的這才有勁兒呀！小癩痢同志站了起來，握着手鎗，跟着小隊長同志，英勇地向着前面衝了過去！

啊！朱家鎮忽然燃燒起來了！朱家鎮在火光中了！

「砰砰砰砰」

啊！是多麼美麗的聲音啊！

像潮水一樣地，朱家鎮的四面都是游擊隊同志們的脚步了！

小癩痢同志只是跟着小隊長同志往前奔着。是的，爸爸同志！來呀！咱們來比賽一下呀！小癩痢同志回過頭去，正想喊他爸爸同志的時候，忽然「砰」地一聲，一條火光打從小癩痢同志的頭上飛過。小隊長同志立刻發下命令：

「散開——臥倒——」

可是前面的黑暗裏，忽然「噠噠噠噠」地，鬼子的機關鎗吐出一條條的火紅的舌頭來了！

小癩痢同志的小手鎗還只開出第一顆子彈，他的全身忽然覺得一軟。啊呀！怎末啦？為什麼腳步提不起來了呀！噫！這，這是怎末會兒的事呀……

小癩痢同志倒下地去了呀！爸爸同志恐怖地叫了一聲：

「小癩痢！」

可是沒有了小癩痢的回答。

啊呀！小癩痢着了鬼子的機關鎗子彈了呀！啊呀！小癩痢——小癩痢呀！

「噠噠噠……」

爸爸一志咬緊了牙關，忍着了眼淚。是的，讓我瞄準着前面，把鎗口對着那個搖機關鎗的鬼子好——

「砰砰！」

啊哈！機關鎗的聲音停止了呀！爸爸同志快活得什麼似地，站了起來，把步鎗舉得高高地，大聲喚叫道：

「**同志們！衝過去呀！**」

爸爸同志忘了他的兒子小癩痢同志了，他跨過小癩痢同志，一直衝向前去！

有幾百隻腳，跨過了小癩痢同志，向着鬼子放軍火的地方衝去！

可是小癩痢同志倒在血泊裏，什麼也不知道。

三〇 一個中國的小英雄

唉！小癩痢有沒死呀？是的小癩痢不要死呀！中國還用得着你呵！你的小手鎗還沒有打死過一個鬼子哩！唉！小癩痢呀！你不要死呀！

可是，小癩痢沒有死，不過，他很危險，他的小小的身體，中了五顆鬼子兵的機關鎗子彈。那天晚上，鬼子兵全部被游擊隊殲滅，那筆大量的軍火，就完全落在游擊隊的手裏！

一天亮，游擊隊的同志們就四散退出朱家鎮。爸爸同志沒有戰死，他把快要死的小癩痢同志背着退走。游擊隊同志們都說：

「這次夜擊的成功，小癩痢同志功勞第一！」

是的小癩痢同志是不能讓他死的。同志們用盡力氣，把他運到後方一個規模很大的傷兵醫院去，並且特地囑咐醫生說：

「無論如何，儘可能地，要醫活小癩痢同志！」

醫生們把穿進小癩痢同志身體中的五顆子彈帶取了出來，可是因為他流血過多，因此要輸血。

聽到了這個消息，游擊隊的同志們，個個都願意為小癩痢同志輸血。小猢猻同志跟大毛狗同志，特地從隊部裏請了假，趕到醫院裏去。他們都爭着對醫生說：

「我願意為英勇的小癩痢同志輸血！」這是小猢猻同志向醫生的哀求。

「不！我願意為英勇的小癩痢同志輸血！」大毛狗同志把小猢猻推開了這樣說。可是醫生對他們搖了搖頭說：

「唉！你們都太瘦了！是的，你們也缺乏血呀！」

小猢猻同志跟大毛狗同志，一聽見醫生那話，心裏立刻悲傷起來。可是正在這時，外邊衝進兩個人來，大聲叫道：

「我願意輸血！」

「我願意輸血！」

啊呀！這兩個人是誰呀？——你猜猜看，猜得對，給你一千分！

哈哈！你們一定猜不着的呀！

好！告訴你：

一個是蘭生哥！

那末還有一個呢？

還有一個麼？好！索性也告訴了你們吧！

是小癩痢的哥哥呀！

他們怎末會曉得小癩痢要輸血呢？

原來他們都是游擊隊，聽見說有這末一個英勇的小英雄要輸血，都從部隊裏請着假趕來。

是的，蘭生哥自從被炸彈炸傷後，就被擯到傷兵醫院裏醫治，醫好了後，他就加入游擊隊了。在那個部隊裏，他碰到了小癩痢的哥哥。

爸爸同志一看見闖進來的是他的大兒子跟蘭生哥，快活得什麼似地，就叫住了他們。

「啊呀！是爸爸呀！」小癩痢的哥哥驚叫了起來。

蘭生哥也出乎意外地開心起來了。

爸爸同志告訴他們：

「是小癩痢受傷，是我的好兒子受了傷了呀！」

小癩痢的哥哥一聽見爸爸同志的話，更加快活起來了，連忙奔到小癩痢同志的牀邊，哥哥搔起頭皮

來，輕輕地說：

「啊！我的弟弟！是你受傷麼？啊哈！我有這末一個英勇的弟弟麼？」

蘭生哥也跟着說道：

「小癩癩麼？真是了不得呀！哪個同志不曉得你的名字呀！我怎也料不到會是你的！我認爲世界上生癩癩頭的人多着哩！却不料就是我們的小癩癩呀！哈哈哈哈哈！」

小癩癩的哥哥也說：

「我也料不到會是我的弟弟的，我還以爲是另一個生癩癩頭的孩子哩！哈哈哈哈哈！」

於是，他們都向醫生請願，他們都願意爲小癩癩同志輸血。

醫生檢驗之後，說：

「蘭生同志可以輸血的！」

啊呀！這下子蘭生同志是多快活呀！蘭生同志正蹦蹦跳跳的當兒，忽然看見小獼猴同志跟大毛狗同志，他很詫異地問他們：

「啊呀！你們怎末也到這裏來了？」

小獼猴同志跳了跳說：

「我們難道不好來的麼？」

大毛狗同志也不高興地說：

「我們是來爲小癩痢同志輸血的，可是……」

可是還沒有「可是」下去，蘭生哥同志却驕傲地笑了起來說：

「哈哈！你們這末瘦瘦的，也要來爲小癩痢同志輸血了麼？真是……」

真是你媽媽的！算你身體強壯點，神氣我們麼？……

不過，只要小癩痢同志的命有得救，誰的血都是一樣的呀！

經過蘭生哥同志輸血後的兩星期，小癩痢同志就好起來了。爸爸同志還在服侍他，心裏非常快活。

「喂喂，小癩痢好起來啦！」

「哈哈！爸爸同志好起來啦！我多快活呀！他媽媽的！挺好明天好，我要歸部隊去呀！啊！是的，同志們筆記我麼？」

爸爸同志點了點頭，輕輕地拍着小癩痢同志的肩胛，微笑地說：

「我的好兒子！」

小癩痢同志也微笑地說：

「我的好爸爸同志！」

這時候，病房外邊忽然響起一陣子的腳步聲，跟着就走進一大批的人來。
「啊呀！是大隊長同志，香姑娘同志，還有，李國華小——啊呀！不對！不對！是小隊長同志；還有，小獼猴同志；跟大毛狗同志，還有，不認識他們了！」

他們都來幹什麼的呀？

他們都來探望小癩癩同志的！

小癩癩同志要撐起身來，大隊長同志立刻趨前拉着他道：

「小癩癩同志！你不要起來！你躺着躺着！」

於是大家都走到小癩癩同志的牀前，大家都笑着說：

「小癩癩同志！你好起來啦！」

小癩癩同志只是快活的笑，他望着大隊長同志，忽然記起了一件事，是的，問一問大隊長同志呀！於是，小癩癩同志就問了起來：

「喂！喂！大隊長同志！我的那把小手鎗沒給我丟掉麼？」

大隊長同志笑了起來，說：

「沒有沒有！」

一邊，回過頭去，對一個陌生的人說道：

「劉同志！你看！我們的小英雄受傷在牀上，還不忘記他的小手鎗呢！」

被叫着劉同志的那位陌生先生，就走到牀前去，對小癩痢同志說：

「啊啊！小英雄！我是報館裏的新聞記者。是的，請問你的尊姓大名呀？」

唔唔！你新什麼呀？唉！你是什麼地方的人呀？我小癩痢聽不懂你的話呀！

小隊長同志於是就解釋着說：

「小癩痢同志！這位先生問你姓什麼？名字叫什麼……」

我姓什麼？名字叫什麼？啊呀！這，這可不曉得了呀！小癩痢同志的臉孔就紅起來了，他輕輕地說：

「我叫小癩痢！」

唉！這個名字可真難聽呀！

可是那位先生又問起來了：

「你要小手鎗做什麼呢？」

一聽見小手鎗，小癩痢同志的精神立刻興奮起來了！他坐了起來，乾脆地回答道：

「打鬼子呀！他媽媽的！我的傷一好，大隊長同志一定要把我的小手鎗給還我的呀！我不怕，我要跟鬼

子打過明白他媽媽的鬼子請我吃五顆子彈，我可要請他們吃五千顆子彈呀！他媽媽的！聽的人全都笑了起來。

那個姓劉的傢伙跟小癩痢同志拍了一個照，於是，大夥兒的人都向小癩痢同志告別了。房間裏，又只留下爸爸同志一個人。

忽然，小獼猴同志跟大毛狗同志奔進來了，他們每個人的衣袋中，掏出五隻又大又紅的橘子來，放在小癩痢同志的枕頭邊。小獼猴同志說：

「小癩痢同志！我們剛剛忘掉給你！」

大毛狗同志也說：

「小癩痢同志！橘子很甜哩！老百姓聽見我們要來慰勞你，就托我們帶來這又紅又大的十隻橘子。」他們立刻又走了，可是他們走不了幾步，又回過頭來說：

「小癩痢同志！快點好起來！我們在部隊裏等着你呀！」

「好好！我明天就來！我明天要好起來了！」小癩痢同志揮着手叫道。

爸爸同志老是笑着。是的，爸爸同志有個好兒子呀！爸爸同志說：

「小癩痢！等你一好，我也要歸部隊裏去！這會兒，我要加入到你們的那個部隊去了！」

「啊！真的麼？爸爸同志這多麼好呀！可是，爸爸同志！你要打我麼？」小癩痢說到後面，有點怕起爸爸同志來了。

爸爸同志笑了一笑，說：

「你工作得不努力，我就要打你呀！」

小癩痢同志點點頭，說：

「好！可是，你工作得不努力呢？」

爸爸同志搔了一搔頭皮，眼睛巴的巴的向小癩痢同志看着。好一會兒，爸爸同志才說：

「我工作得不努力麼？那末我給你打，好麼？」

小癩痢同志笑起來了。

「哈哈！沒有兒子打爸爸的呀！」

爸爸同志也就笑起來了。

一個星期後，小隊長同志又來了，腋下挾着一張報紙。他走到小癩痢同志的牀前，把報紙攤開來，指着一張照片，問小癩痢同志說：

「喂！喂！小癩痢同志！你看，這是誰呀？」

小癩痢同志撐起身體來，捧着報紙，仔細地看着，不禁大叫起來：

「啊呀！這不是我麼？哈哈！爸爸同志！你快來，快來聽呀！我在報紙上了呀！哈哈哈哈哈！」

爸爸同志走來一看，啊哈！他的兒子在報紙上了呀！

怎末會在報紙上的呢？

小隊長同志告訴他們說：

「上星期來的那個姓劉的傢伙，他原來是報館裏的新聞記者。這張照片，就是他拍的。唔唔！是的，還有，這裏把小癩痢怎末加入游擊隊，平常在游擊隊中怎樣努力工作，以及怎末受傷的經過，受傷了後又是怎樣的英勇，都詳細詳細地記在這裏哩！」

小癩痢同志只是捧着那張報紙，看呀看的。忽然看見照片右邊，有幾個大字：

「一個中國的小英雄！」

他快活地大叫起來：

「啊哈！小隊長同志！這幾個字我認識的！我認識的！我唸給你聽好麼？」

小隊長同志點了點頭。於是小癩痢同志唸起來了：

「一個中國的小英雄！」

小癩痢同志唸好後，轉過頭去問小隊長同志道：

「小隊長同志唸得對不對呀？」

「啊！很對！很對！」小隊長同志拍拍手說。

「那末，是誰呀？」小癩痢同志問。

「就是說你呀！」小隊長同志說了後，就看着小癩痢同志。

「說我麼？我是一個——個——中——國——的——小——英——雄——麼？」小癩痢同志快活極了！

「啊呀！小英雄！哈哈！哈哈！是的，凡是抗日救國的小孩子，都是中國的小英雄呀！」

小癩痢同志拿着報紙對小隊長同志說：

「小隊長同志！這張報紙送給我好麼？」

「好好的，我特地帶來給你的呀！」小隊長同志說着。

大家又談了一會兒，小隊長同志就告別了小癩痢同志。

小癩痢同志目送着小隊長同志走出病院的房門，他忽然想念起部隊來了。唉，是的，快點好起來呀！快點好起來呀！我小癩痢要歸部隊去呀！

可是，小癩痢同志到底是好起來了！

有一天，醫生走來對他說：

「親愛的小英雄！你可以出院了！」

「真的麼？我可以出院了麼？哈哈哈哈哈！這不是說，我可以歸部隊去了麼？哈哈哈哈哈！」小癩痢同志真是快活得再也說不出什麼來了！

「親愛的小英雄！我非但把你的重傷醫好了，並且，我還把你的癩痢頭也治好了！從此以後，你不再是一個小癩痢了！你將是一個小英雄了！」醫生一邊說着，溫善地微笑着。

小癩痢同志用手去一摸他的頭兒，啊呀！那些可怕的癩痢瘡都沒有了！哈哈哈哈哈！我不再是一個小癩痢了！他媽媽的是的，抗戰一定也要把中國的癩痢瘡都抗掉才好呀！

小癩痢同志謝過醫生同志後，就跟着爸爸同志，一淘出院。小癩痢同志就對爸爸同志說：

「爸爸同志！走得快一點！我們不是可以早一點歸部隊裏了麼？」
爸爸同志依了小癩痢同志的話，他們就很快地往部隊裏走去了！

後記

小癩痢總算給我寫成了！

這一個月來，我好像做了一場大夢。本來我好好地在看報紙，可是忽然打從報紙裏跳出個小癩痢來，跟着，小獼猴，大毛狗，也都接連地跳了出來，使我再也無心看報下去。於是，我只得把報紙丟了，想着我今天所要寫的一章來。

我當過近乎十年的小學教師，抗戰把我這生活給結束了。然而，我還是時刻地念念不忘於小朋友。抗戰爆發後，我看不到一本比較進步的兒童刊物，當時的心理，說來並不是我的誇大，我好像很替上海的小朋友們擔憂。我眼看成人的讀物，接一連二地湧現在市上，而兒童的讀物呢，却只有薄薄的一本。

國軍撤退後不久，上海的文化界又形活躍了，然而潛回竟連蕪薄一本如「中國兒童」也沒有了，後來總算有「好孩子半月刊」的出現，可是因為開本小，又因環境的關係吧，所以內容並不見得十分出色。（現在改爲兒童讀物，在上海所有的兒童讀物中，可說是最好的一本了。）那時我就私下裏想：如果能在

一家外商報紙上每星期闢出一欄作爲「兒童週刊」那不知是多麼的好呵！

可是，我這願望後來竟被實現了，那就是譯報每星期出一期「兒童週刊」。「小癩癩」就在那時連載起來的。不管小癩癩是成功或失敗，然而小癩癩的完成，第一得感謝譯報的兒童週刊。

我記得很清楚：每當譯報的兒童週刊星期六下午要發稿了，我總是在當天的上午寫成一章。在寫的當時，我好像又回到過去我在小學校裏開「週會」時跟小朋友們在一起講故事一樣：在我的眼前，坐着一百多個抬起着頭，張開着嘴的小朋友們，靜靜地聽着我講。我當時是又快樂，因為我又跟小朋友們接觸了；但也悲哀，因為我想起抗戰前，在虹口我自己創辦的小學校裏的那一百多個天真活潑的小朋友們，他們會熱烈地要求我講過故事的，現在不知是怎麼樣了？是的，他們會不會看到我的小癩癩呢？

親愛的孩子們……

我雖悲哀，可是我總帶着快樂的眼淚寫了下去，因為明天一清早，將有比一百多更多幾千百倍的小朋友們，會來看我這小癩癩了！

在譯報的兒童週刊上，小癩癩共登載了九章。因爲譯報編輯方針的變動，兒童週刊給停刊了。我當時帶着莫名的哀傷，回家來把十二期的兒童週刊翻個不停，當看見「小癩癩」三個美術字在我眼簾前閃動的時候，我好像看見小癩癩這個憨頭憨腦的鄉下孩子向我使氣地噘着嘴巴，揉着眼睛。是的，小癩癩是

哭了！

我當時下了個心願：一定要在最短期內寫完牠！我於是把寫作小癩痢的大綱，從抽屜裏拿出來，細細地想，改動着。我抬起頭來，對十二期的兒童週刊，正在哭着的小癩痢瞥了一眼，我對他說：「不要哭！喂！不要哭！」

可是，隔不一天，我接到某書局要我編四本中級的戰時國語讀本。爲着生活，我只得戀戀不捨地把小癩痢擱在一旁，我開始編起書來了！

一個半月後，書編好了，可是接着却病了起來。對於小癩痢完成牠的雄心，早已是由淡漠而澆沒了！可是在某一個晚上，我翻讀「高爾基文學論集」中的一篇「論蘇聯的文學」中有一段話却深深地感動了我，這段話是這樣的：

「尤其新人的增長，特別明瞭地表現在兒童身上，但是兒童却完全被拋棄在文學的注意力範圍以外，我們的作家彷彿以爲描寫兒童和給兒童寫讀物是降低自己的品格了。」

高爾基又說：

「我以爲，爲父親的已開始漸漸地留心兒童，這並沒有說錯的。我看來，這是很自然的，因爲在人類有生以來，兒童初次成了真實而有力的價值——父母的勞動所創造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繼承者，

而不是變親的銀錢、房屋、家具的繼承者了。」

我倒並沒有，並且也從不會管到有些作家們「以為描寫兒童和給兒童寫讀物是降低自己的品格」的。我却從高爾基上述那些話中，看出我們在這次抗戰中的中國的兒童，是怎樣英勇地表現出了他們的「真實而有力的價值」來。例如：「孩子劇團」、「新安旅行團」和活躍在八路軍中的「小鬼」以及全國各地的小朋友們，他們都是為了祖國的獨立自由和幸福，有的從事於救亡的宣傳，有的從事於組織民衆的工作，有的竟至在前線直接跟敵人血戰，有的是在敵人的後方打游擊……比起在都市中那些醉生夢死終日在燈紅酒綠之中消度時日的所謂大人們，他們的精神是多偉大呵！他們非但是他們父母的一代的鮮血所創造的新中國的繼承者，他們簡直是跟他們的父母的一代一樣，是新中國的直接的創造者呀！

是的，我們可以把他們完全拋棄在文學的注意力範圍之外麼？雖然中國現在是在抗戰中。

我既然並沒有，並且也從不會管到有些作家們「以為描寫兒童和給兒童寫讀物是降低自己的品格」的，那末，我為什麼竟不把小癩痢寫下去呢？雖然我的小癩痢不一定是成功的作品，爲着種種原因，或寧可說是失敗的作品，可是我却不能顧到這些了。老實說吧，（我不怕別人的訕笑，會說我未免有點近乎誇大，）高爾基的話使我感到慚愧，使我的良心受到感動，我願終身爲小朋友們寫作！

可是小癩痢一定是失敗的作品，我是感到無限的痛苦的。在寫小癩痢的過程中，我眼看從某書局中領取來的稿費，除了還債寄點錢給鄉下母親醫病，並替自己醫病外，剩下來的祇有四十幾塊，然而，却又一天天地在少下去，少下去了！我悲憂着，可是我還是咬緊着牙關寫，寫，寫在自己三個小孩子的吵鬧中寫，在後房那個性急的女人的罵小孩打小孩的吵鬧中寫，在二房東以及鄰家的無線電播音機中播送出來的五花八門的雜鬧聲中寫……是終於給我寫成了！當我把寫成的小癩痢的原稿紙用線穿釘起來的時候，我幾乎哭了出來！

是的，是因為從窮困雜鬧中我寫成了小癩痢，所以我特別地愛護牠！更因為我第二次動筆來寫牠的時候，我的良心曾為高爾基的珍貴的話感動過，所以我更加特別地愛護牠！然而這却並不是「癩痢頭的兒子自己好」！

說的話是太多了，這並不是我愛好嘍舌，實在，一寫好小癩痢，我的感動是太大了！我祈望讀者們以及愛好的朋友們給我一個嚴正的批評。

一九三八年大除夕之夜。